

有陶明齋最知名

卷十五

永樂二年上以百夷新附命製信符及金字朱牌頒給
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緬緬甸車里老撾六宣慰司干
崖大候里馬茶山四長官司澗江一安撫司以及孟良
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其製以銅范信符五陽文
者四陰文者一以一合四俱相符陽文分刻文行忠信
四字而陰文則兼刻之乃作批文勘合底簿自一號至
百號止其號之字則車里以車字緬甸以緬字各編底
簿而發陰文信符及批文勘合百道本館注官發底簿
等子布政司其陽文信符及批文百道則藏之內府凡

朝廷遣使齎賜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
簿然後遣人送使往命土官比同陰文信符及勘合即
如命行其信符之發初發文字次發行字周而復始又
製朱牌鑲金字敕書其上諭之其文略曰敕土官爾以
楚人慕義慮大小臣民假朝廷差使需索特命禮部鑄
信符付爾凡調發及當辦諸事須憑信符乃行如越次
及比字號不同與有信符無批文有批文無信符者皆
詐也其禽之至京處以死罪至勘合百道凡軍民疾苦
及奉信符所辦諸務與貢獻方物俱填寫勘合與司比
號而書之底簿然後司官亦遣官同齎奏聞若邊疆機

事徵發調遣從三司官會同計議已經承行則亦填寫勘合奏聞如例毋忽

初孟連屬麓川平緬宣慰司其後屬孟定府永樂四年設孟連長官司以刁派送爲長官而孟定土知府刁名扛本平緬頭目與派送等夷派送連服屬不屑遂于其子懷罕入貢時上言孟定孟連比肩族無統轄統轄未便遂改隸都司而促瓦散金二長官司亦以土官註甸入請不屬之麓川平緬而屬之都司順夷情也其後漢處甸長官自思以所屬隨安戍貢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本司無有仍須向臨安買給未便因願改隸他府廷議除其稅而仍不改隸上從之

車里爲倭泥貉獠蒲刺黑角諸蠻雜居自昔不通中國元將兀良吉剌伐交趾經其部降之置徹里總管領六甸洪武十七年設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以土官刁選答爲宣慰使永樂改元刁選答內侵酋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遣使詰責悔還所酋及地入謝會八百者乃八百大甸初附設二軍民宣慰使司以刁招徐刁散爲二宣慰使而選答惡之遣頭目攬線思奏請舉兵攻二宣慰不聽選答死子刁更孟襲職刁更孟死子刁霸漢幼叔父刁怕漢請誓鼎州事俟刁霸漢長還

之謂之借職既而刁怕漢亦死怕漢妻恃勢請以女土官借職不許密召前夫子刁弄冒爲遲答孫請襲職竟于永樂十五年襲宣慰使而以刁更孟之弟刁雙孟爲土同知十八年雙孟惡刁弄旨強反厭已事多掣用乘蠻人不服奏言弄暴民民無甯居乞別設治所分其眾因設靖安宣慰司而以刁弄爲車里宣慰雙孟爲靖安宣慰相抗弄大患日興兵事讎殺先是永樂末布政司水差劉亨徵差發銀千車里誰弄派取諸部銀預輸之官應免常年差發而每年徵輸仍不免至是益甚宣德三年承差洪溢來徵銀蠻人大訐謂刁弄賣己自隔遂聚眾佐雙孟逐弄弄不敵投之老撾洪溢乃奏稱車里宣慰刁弄與靖安宣慰刁雙孟讎殺棄地投順他族請差官察治招撫上令黔國公同三司按問會刁雙孟死子刁霸供襲靖安宣慰而刁弄亦死老撾于是刁弄母乃具言兒弄爲承差劉亨所賣預科差發銀而復徵之蠻人不平故兒弄奔老撾貸資思以償民乃不幸蒙霧露死矣又不幸蒙惡聲兒弄賣未嘗棄地亦未嘗與雙孟讎殺投他族三司乃上狀罪亨等而更孟之子刁霸羨亦年長遣土目召哀入貢并請襲職上命霸羨襲車里宣慰而以霸供爲靖安宣慰如故九年刁霸供上言

靖安卽車里舊地但以析作二治致起爭端今請仍合
爲一歲貢差發悉如舊例以杜後患上從其請遂革靖
安宣慰司合之車里而以霸供霸義並爲官慰遣使齎
信符敕書文綺賜之傳至嘉靖間緬甸侵車里車里附
緬然有二宣慰其在大車里者應緬在小車里者應漢
至萬曆中官軍大征緬宣慰刁橋猛畏之乃始貢象進
方物并一應差發如故是後無附緬者

高思弄楚雄士官高政女也永樂中政朝行在會成祖
北征昭皇帝監國召政語悅之陞知府且命其子孫世
襲同知政卒無嗣其妻請承襲知府許之既而妻又卒

宣德五年政女思弄來朝仍以承襲知府請上命襲同
知時楚雄同知無士官例吏部據例覆上曰皇考有成
命何可沒也乃特設土同知一人而以思弄居之楚雄
之有土同知自思弄始也

思弄旣爲楚雄土同知于宣德六年進貢自卸冠帶作
士婦裝騎象入影義門觀者爲之繪土婦貢象圖及思
弄所配土舍刁賢死賢弟刁浪兒請收思弄爲妻思弄
不服懇之布政使李榮榮初命隨齎幣暨見思弄頓改
其語謂同知命官也豈有命官爲他人據有之理無已
或官夫弟無妻者則任本官擇有之然此爲官有非有

官也于是誤兒想無妄思弄仍得收復兒有之榮當留
思弄飯臨更衣思弄裏皮脂約味已髣花桶裙將履織
衣榮遂謂之曰聞靈俗官姬必刺艾旂于兩臂有之手
曰無有也指袖出雙臂示之然後徐收袖而束以花綳
容止秩然思弄嘗赴部部問官何名曰思弄曰官何以
思弄因改思龍然蠻人稱思弄如故云

宣德三年設車里靖安鹽井巡檢可以通事王敬爲巡
檢五年又設廣邑州置土官知州同知以阿都魯爲知
州莽寒叔爲同知先是金樹廣邑寨本永昌副千戶阿
千所居千嘗奉朝命招生蒲五千戶有功至是千遣孫

阿都魯同蒲人莽寒叔阿類詣京修貢且乞于廣邑置
州使阿都魯代已掌州事以熟蒲并所招生蒲屬之報
可又設孟緬長官司及滇灘木縛雷傍哈邱墀磨孟倫
五巡檢同時景東府奏所轄孟緬孟梳二寨僻遠屢被
外寇乞并孟梳于孟緬設長官司授把事姜嵩爲長官
以隸景東歲增貢銀五十兩而茶山長官司奏所轄夷
民悉居深山獨以滇灘當小茶山瓦高之衝寇常出沒
請以通事段勝爲巡檢置司滇灘以鎮之又南甸州奏
其地先被蓋川所侵頗朝廷威力服之倘不置官司以
正疆界恐侵奪未厭乞于木縛雷傍哈邱墀磨孟倫各

置巡檢司上從其言又設金齒軍民指揮司騰衝州置
土官知州時騰衝守禦千戶所土官副千戶張銘言本
所遠在極邊每以麓川仇殺驚擾夷民乞設州治置官
吏與騰衝守禦千戶所相兼守鎮撫許之卽以張銘爲
騰衝州知州

八年設騰衝州庫扛關庫刀關庫勒關古湧二關并南
甸州賴邦哈九浪莽孟洞八巡檢司先是騰衝州奏本
州路通麓川緬甸人民多逃徙差發貢獻時有誤舊
設四百夫長隸騰衝千戶所故庫扛關五處皆軍民兼
守今四百夫長已隸本州而所守者止居民未便乞于

諸處置巡檢又南甸州奏其與麓川接壤舊十二百
夫長在騰衝千戶所故賴邦哈諸處亦軍民兼守近以
麓川侵擾軍民不守者十餘年今朝廷已諭麓川邊所
侵地惟恐再見侵據與逃徙未絕乞于本州賴邦哈九
浪莽孟洞三處亦各置巡檢司以土軍楊義趙得趙榮
三人爲巡檢皆下所可議可如議又設臨安府海底威
楚州播孟二巡檢司先是臨安府轄畚甸長官司奏河
底路通車里八百諸長官司自洪武中曾置官渡船以
濟往來今軍民逃逸出境詐稱使者逼令乘載往往被
害且厭河劫盜多有乞置巡檢司以故把事袁凱之子

聘爲巡檢威楚州亦稱其地與車里接境累被各土官
縱賊攻掠插孟當其衝乞置巡檢司以扼中劉禱爲巡
檢從之

初瓦甸長官可言曲石高松坡馬甸其地山高林深寇
盜出沒乞置巡檢司以通事楊資楊中范興爲巡檢下
三司及巡按御史審勘至是奏以爲便遂置三巡檢司
命資等爲巡檢資于曲石中于高松坡與于馬甸

大侯長官司土官刁奉罕奏大侯蠻民復業者多歲納
差發銀二百五十兩按前永樂中灣甸鎮康二長官司
以民多復業歲納銀各百兩俱陞爲州今納銀已倍于

昔而復業日增請得援二州之例上願行在吏部嘉其
撫綏竟從其請至八年南安州鄉老言本州俱係羅羅
和泥烏蠻頑獷成性向無土官蒞治之多致流移并差
役賦稅俱難理辦近因本州缺官委琅井土官巡檢李
保暫署州事保甚善撫綏民流皆歸此真良牧也倘能
陞本州土官幸甚行在吏部尙書郭璉以非例不從上
曰卿但知守例而不知爲治在願民也遂以保爲南安
州判官時緬甸宣慰昔得以所轄當蕩地饒欲殺其頭
目新把的而據有其地新把的遣子莽只朝貢具懇其
事且乞置司授官庶免侵殺遂於東倘地置東倘長官

司而以新把的爲長官既而鈕兀五隆二寨亦以其地
與和泥蠻近其酋任者陀比朝貢至京皆奏其地近蠻
請設官授職以總其衆乃遂併五隆于鈕兀設鈕兀長
官司而以任者爲長官陀比爲副九年命改瓦甸長官
司不隸金齒而隸都司以瓦甸目把刁怕賴等言本司
離金齒最遠而去都司實近因改隸焉

瀾滄衛有力些賊每聚衆殺人燒廬舍宣德初緬甸招
網巴罕入貢賊奪其貢物而射死其子同時有順甯雄
摩一十五寨蒲羅夷賊倚山出略殺死順甯千夫長阿
茂并土丘等上命都督沐昂發鶴慶順甯土漢官兵分

剿二賊俱平之

永甯蠻寒矢不刺非于宣德四年糾合四川鹽井衛土
官馬刺非殺宋甯土知府各吉入合去官軍撫諭之已
命卜撒襲知府職矢不刺非復殺之已命卜撒弟南八
又襲而馬刺非據永甯節卜上下三村逐南八大掠夜
白尖住促卜瓦諸寨事聞土命雲南三司撫矢不刺非
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鹽井衛諭馬刺非還所據村寨
事遂寢時爲語曰土官數奇逢兩刺非

永昌千戶所千夫長刁不浪班攻剿諸

撫曩壁

奔金齒而據有其地宣德五年黔國公沐晟與三司官

遣使招諭刁不浪班懼罪盡遷所據地復歸田居且常
差如故已而八百大甸土官刁招散遺貢方物且奏波
勒諸蠻嘗以土酋土雅兵入寇殺人掠貨乞發兵進討
上不聽但敕使諭之且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
里而波勒土西土雅皆未嘗歸化吾安能勞中國之人
爲遠夷役哉

永樂初甯遠州土同知刁吉罕奏稱其本州所轄猛慢
七寨爲安南所奪且鹵其墻及女去而徵差發銀于諸
寨上遣禮部遣使諭安南王胡查令還所奪并不許私
徵差發已而臨安亦以地鄰安南每被盜黔國公沐晟
奏請駐民兵于梨花舊市立營冊使與臨安官軍相兼
守已復陞梨花舊市柵爲臨安衛中右千戶所願印給
冠帶如例至宣德中甯遠州復爲安南所侵掠刁吉罕
告急廷議調官兵委都督沐昂討之上諭昂曰蠻夷調
詐未可知也往爾兄征南嘗調徵甯遠土兵七千竟無
至者而反助黎利爲逆今安知其非仇殺而輕役我也
其察實以爲進止毋忽

麓川一名白夷在金沙江南與緬接壤元時思氏居之
洪武中三將軍下雲南思倫誦降授麓川平緬宣慰司
使未幾思倫叛逐景東知府俄陶大殺掠西平侯沐英

討平之已而思倫與土目刁幹孟相殺上命沐春何福
進討何福擒幹孟因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屬
雲南而以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焉永樂元
年改設孟養木邦爲宣慰以刁木旦爲宣慰使廢思倫
舊職而木旦爲緬甸土官那羅塔所殺兒子刁賓玉以
土同知典宣慰事然又阻于緬寄居金齒者有年正統
初思倫子思任性桀黠善兵每大言復祖父遺業至是
乘雲據麓川略孟養地傍及孟定灣甸南甸潞江并攻
陷騰衝而自稱曰法法者夷王號也四年敕黔國公沐
晟爲征夷將軍討之并諭木邦宣慰罕門發協力會剿

師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截江拒守師不得渡初思
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思任質晟府晟兒子畜之至是
晟遣使諭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而賊將緬
檢數挑戰時左都督方政爲前軍怒甚請攻之晟不可
政不勝憤獨率其賊下夜渡江擊走緬檢破船斬首二
千餘級獲象三十餘遂與其子瑛部將顧勇等乘勝深
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蠻兵大集政以旂牌乞晟
援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久之以少兵往復不進政
知晟無援意遣其子瑛還而身與顧勇陷陣死事聞晟
自知不免以冷水攪酥餅啖之發疾卒上乃敕沐昂代

嚴討賊而思任益橫犯景東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
孟賴諸寨降孟連諸長官司昂抵隴把以糧乏引歸喪
其參將張榮于芒市下部切責昂乃條攻取之策請兵
十二萬分三道進下廷議廷臣多言不可而王振用事
欲示威四裔乃于六年春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
同兵部尚書王驥監軍曹吉祥率湖廣四川廣西貴州
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征之陞爾賜金兜鍪細鎧弓矢
蟒衣以行遇賊大侯州解其關遂至金齒分兵二道徑
抵上江會大風縱火焚柵斬賊數萬級賊將刁放戛刁
招漢俱死生擒刁門項等賊敗走保險驢等益麾兵入

破連環七寨于沙木龍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
死者十餘萬思任棄妻走緬甸會維摩州蠻韋郎羅作
亂自稱廣新王驥復擊之遁安南安南人截首來獻驥
遣京論功土賜宴於奉天門進蔣貴爲侯而封驥靖遠
伯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餘陞賞有差時思任旣遁而
其子思機潛匿孟養復求撫乞守故地朝議謂首惡未
擒餘孽復熾命王驥再鎮雲南驥同蔣貴督兵征緬甸
索思任父子緬甸約往取驥難之郭登請行由金沙入
緬緬首卜刺浪來會願驕蹇登折之緬叩首聽命登還
其國相緬刺割以大金樓船載思任來獻時熾登功者

別遣登守沙壩刺劄至江不見登徘徊驟擊驟擊縹焚
其舟刺劄復持思任去而思機亦遁驥乃遣千戶王政
諭縹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刺浪喜縛思任及其屬
二十人付政政遂斬首函獻京師以卜刺浪長子銀起
莽爲孟養宣慰而思機與弟思卜尙潛據其地銀起莽
不能有也十一年改麓川爲隴川設宣撫司于隴把以
土目恭項爲使降敕赦思機思卜罪令其來朝不至時
沐昂卒兄子儼襲爵又卒斌又襲屢敕之進兵終不能
克十三年復議征麓川求驥與平蠻將軍宮稟副將張
軌田禮方瑛等統兵十五萬并調木邦緬甸南甸干崖

隴川諸兵自騰衝整師由干崖抵金沙駐哈罕二渡時
賊棚西岸緬甸陶孟備船二百餘爲梁官軍從梁渡一
鼓破之擒斬數千里賊走保鬼哭山立大寨三小寨七
每寨設巨棚數重官軍乘勝縱擊之連破諸寨棚殺賊
殆盡而思機思卜仍遁乃班師留方瑛守雲南敕緬甸
宣慰卜刺浪孟養宣撫銀起莽捕思機思卜而蠻人復
擁思任少子思陸攻茶項走之仍據孟養地具言緬人
不能撫民眾願仍立思氏永當差發時兵力已疲且度
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許以曾目得部勒諸夷居孟
養如故而無官職且不許渡金沙江一步立石江上誓

日石爛江枯爾乃得

枯漢

然其時有猛密襲罕弄事

猛密本木邦部落明初設木邦車里孟養緬甸諸軍民

宣慰而木邦在六慰中分土最遠猛密十三處皆在其

內時有陶孟司

案陶

孟者守猛密陶孟土目稱猶漢

稱巡檢也其地有碑城而無樓櫓倚南牙爲險而環以

摩勒金沙二水所產瓜果蔬與中國同獨寶井多利

木邦宣慰罕樸者利寶井所有特以愛女襲罕弄妻司

罕罕樸死孫罕竈立嗜酒好殺襲罕弄自恃始行思奪

襲結族人與爭不得景泰中興兵侵木邦逐罕竈據之

傍略麓川孟養諸地自稱大娘子其子思樸

案思樸明史作思兩

稱宣慰每以金寶結內敵自立爲守臣所扼不得行成

化初南賓伯毛勝守雲南貪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

木邦而大監錢能直就徵其地自是義罕弄益怙勢縱

橫無忌十七年黔國公沐琮以剽聞襲罕弄大禮會大

學士萬安倖用事有劉寶玉者江西人也通猛密調襲

罕弄曰無憂萬閣老權而貪陰結昭德宮與皇親萬喜

最厚盜賂以重寶而陰持之時兵尙書張鵬請用兵安

與劉珣執不可雖安邊息兵其言甚可聽而不知其以

私阻也既而安遣官出撫使劉大夏往啖以美遷大夏

辭不行適副都程宗以憂歸卽起復偕譯使蘇詮往至

雲南大言猛密宜開設眾驚賊廵撫吳誠有難色宗叱之曰一何佞汝敢與內廷抗耶誠倉皇不知所爲發疾卒宗乃率領守及三司會勘杖木邦詆民而犒曩罕弄使者時曩守謂曩罕弄富出迎既而不至且請曰我婦人不能遠涉願都堂就我宗乃踰南牙山就見又請曰我見都堂須有坐宗乃命坐曩罕弄坐定互譚良久已而笑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彌倍大象矣甯能復納之大象胞胥中乎宗曰然遂別立猛密宣撫司以思樸爲使開設衙門徑隸布政司與木邦抗安閭狀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侍郎進南工衙書而思樸奪木邦地逐罕窆如故去治五年罕窆迎婦孟乃蹙思樸奪之據其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答落放卓孟信蠻等罕窆不得遷依住孟乃蹙者三年趨撫張誥遣參政毛科副使荆茂詣猛密曉以利害思樸猶不服乃遣參政方守僉事周鳳等督理糧餉參議黃東山副使趙炯等督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兵共趨蠻遮思樸度不能抗引去罕窆始得歸廷議謂罕窆雖返故土然思樸未悔罪委官召思樸出見與罕窆歃血盡還侵地而思樸終抗命且復稱兵圍蠻遮蠻遮求援不能應於是孟義思陸請自効刺思樸

先是思陸既受約于官不過金沙江一步然豪僧夷中
較昔尤甚居常快怏必欲復故職會成化中太監錢能
鎮雲南思陸乃以祖母珠帶及諸珍物俱能召見設
飲食親與相對思陸益自負及宏治改元詔以金牌信
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雖廢而兵部失檢偶以舊
號頒給思陸遂以牌符呼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矣
諸夷信之遂略取傍小邑自廣至定請剿思陸而諸夷
競傳猛密畏思陸兵當從思陸請參政毛科以爲然遂
請于總兵鎮遠官檄召之未至思陸遣人賂思陸思陸
不受曰吾破猛密則實將焉往而而賂爲科等聞其語

蓋言乃約木邦爲內應而木邦罕罕亦密遣夷目陳思
樸可掬之狀會副使趙炯與科會騰衝而參議黃東山
則先之隴川儲糧科欲急爲功合罪人納贖米及徵澤
江土舍侵用厥例銀犒軍促調孟養兵孟養兵至其領
兵者爲大陶孟倫索過金沙江指飛鷹笑曰我曹猶此
也得食卽食其不爲人使明矣科聞大愠值科營失火
營燬狼狽移屯不能軍且飢甚日採芭蕉心食之遂引
退而孟養兵無意戰將取道于崖徙去思樸遂遣兵躡
之孟養敗然思樸終以勢不敵遣土目曩方請事頗獻
象一雙謝罕罕仍備方物入貢科喜方自以爲功而鎮

趙委副使荆茂及黃東山往驗且受其請奏錄茂東山
及炯科功而以科營失火使封爵科不平奏辨功過炯
以茂東山功在己上賦詩十二章以進上惡之罷科炯
官而孟養則從此違誓渡江大攻猛密取巖莫貞章請
寨撫諭不聽會罕空死于罕烈哀宣慰職年幼不能自
立欲借思陸兵報猛密思陸遂自稱宣慰阻山四出黔
公沐英案英賢
命作威上三策上大征中雕剿下撫諭詔姑用
下第遣參將盧和統官軍同參議郭緒副使曹玉詣思
陸開諭思陸馳命渡江去時鏗悉請暫于騰衝接官軍
堵守錫思陸名目冠帶朝議不許婦姑初諸夷以仇殺

侵奪各土酋下鎮巡按勘鎮巡遊官徧歷諸夷各伏罪
還所侵地會思陸已死其子思倫與木邦罕烈各入貢
思倫約罕烈擊輝擄其宣慰莽紀歲語具緡甸誌於是
紀歲子莽瑞體仇殺并孟養有之而思氏遂真當是時
木邦罕烈與猛密思樸子思涅仍爭地不決朝議以橫
莫猛母十三寨土地遼闊輸成不能守莫若分其地仍
屬猛密管食歲徵差發銀一千兩而割孟乃寨仍歸木
邦未果既而木邦猛密俱入緡見緡甸志孟乃寨不詳
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醜其嫡兄祿仁而
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平之

事聞上命革蒙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爲新安守禦千
戶所調臨安衛中所官軍戍之十六年潞江安撫司土
官安捧奪其從弟掩莊寨三十八所掩屢訟于官不報
并遂集夷兵圍掩寨縱火屠掠掩母子妻妾及夷民男
婦死者八十餘人因據有其地鎮巡聞狀乃統官軍誘
執之捧尋死于獄上命仍戮尸梟市其子詔及黨連皆
斬

獨勒州十八寨夷人爲民害有阿寺調勿者交通甯州
土舍祿世僧達于正德十五年相約稱亂都督李劉洙
以同上命巡撫何孟春巡按陳察討之擒寺斬勿併俘

其黨一千七百餘人先是甯州故有土官知州職專

捕至州事則流官知州掌之武宗嗣位土官僉倖惡其

礙已乃誅理案選字上疑
當有對字罷革流官至是祿世爵以叛

故論死世爵倖子也乃復設流官調通安州知州堅昂

補之前祿氏土知州竟罷廢焉

廣南府知府廖鉉遷漳臨安以府印令土同知儂仕英
子添書護之添壽死家奴賊朋竊其印并經歷司印以
逃旣而歸印于族叔儂仕祥所時仕英親弟任獬例得
入襲迎把李福請追仕祥印與仕解而仕祥不許遂獻
地與泗城州土官岑接與之連媚日謀構兵滅仕獬家

亡何任祥亦死其子琳乃以府印送接而經厯司即則
肅弟瑄獲旨之巡撫王懋中廉得其狀調兵往問瑄懼
還印于通判周適會承差李志聰道經泗城接調周官
兵虛實志聰張皇之且曉以順逆利害接亦懼遂以府
印還志聰時所調兵甫至境連道班師廷議褒憲及志
聰而治錢擅離與守巡失撫之罪至瓊接抗命既已輸
服姑勿問詔可于忠武公瑄尋甸武定舊督設士知府成化中尋甸安晟死兄弟爭
襲巡撫王恕與黔國公沐瑄請罷尋甸土官改流官知
府而武定如故正德初武定阿英者以賄通瑾襲知府

改姓鳳氏嘗言有軍功當破例陞布政司右參政仍理
府事擁眾擊吹迎入布政司堂上任不許乃就司儀門
上任而去先是陞參政時請乞金帶禮部覆無例上復
破例令賞鍍花金帶一束至是快挾手把所束金帶曰
安用是遂蓄異志尋死于朝明襲朝明有叛賊火頭吾
孟才告之官巡撫唐確奏請從鶴慶諸例改流官知府
而朝明董金十二萬入賂錢甯事得止嘉靖六年尋甸
知府馬性營徽差發銀繫馬頭安銓妻于獄簿比裸下
體笞之銓怒召眾亂略嵩明州由楊林木密攻尋甸將
搶知府報怨而知府已遁乃殺指揮王昇唐功于戶郭

彬去時參政黃昭道副使周奎統官軍討之大敗于是
巡撫傅習急調土司兵援剿而以武定鳳朝文統兵千
餘守廠江朝文者朝明弟也先是朝明有叛狀欲改流
未果朝明死子詔幼當襲其妾瞿氏請護即朝文息之
嘗召眾與安銓往來且銓妻被笞者又鳳氏也至是據
廠口運攻武定陷之殺同知袁俸知州秦繼等一十三
人合銓兵二萬于會城西北門外聲言鳳詔母子已就
戮朝廷且盡剿武定蠻寨激諸蠻叛廷命兵部尙書伍
文定統禁兵出征未至接察徐瓊議調各土兵與衛兵
協剿已敗朝文于會城會鳳詔同母瞿氏皆督兵自會

城出諸蠻望見詔錯愕爭投詔降朝文知事去絕普渡
河走官兵追及又敗之乃取道雷益思奔東川土舍輔
祐斬其首而銓眾尙盛復歸據尋甸列寨數十官兵分
哨連破之至必古老寨銓突圍將走芒部爲土舍祿慶
所殺文定至部署而還當是時武定雖亂然尙設土官
如故而其後有鳳繼祖者

鳳繼祖卽鳳朝文養子也初鳳朝明死其子鳳詔以幼
襲令詔母瞿氏護印而鳳詔又死繼祖名阿倫至是遂
更名繼祖欲以奪襲而瞿氏不許請從土婦襲職例令
詔妻索林承襲復使索林又娶婦爲後襲計旣而瞿氏

有外行與索林稍嫌隙繼祖乘間走京師獻金納指揮
級揚言襲武定知府得朝命舉揚具與馬冠帶以歸土
人不知者附之如鶩遂囚繫羅氏而逐索林巡撫赦宗
慶討之不克會易門土縣丞王一心反與莊戶李向陽
土巡檢王行道等聚眾數萬人自稱混天大王以普文
爲軍師攻州縣而繼祖應之且與尋甸土賊蘄遮共拒
官軍復誘索林與講解襲殺其火頭鄭竝等七十人出
富民羅次大掠分遣東川營長阿科等攻曲靖尋甸時
赦宗慶已罷新撫呂光洵以工部侍郎奉命至與黔國
公沐朝弼布政使鄒運參議盧蔽疑副使張天復統土

官李爵等兵由馬頭井龍分道攻入搗其巢擒斬賊首
李向陽而密從間道進兵趨尋甸攻破五寨擒蘄遮及
王行道等乃與鄒連盧蔽疑張天復議築武定城建守
禦千戶所而繼祖復連姚安高欽據鐵鎖箭仍出四掠
朝弼議招撫光洵不許復以旌牌調土漢官兵剋期集
武定分爲四哨令土官儂文舉等各以險隘入而監以
諸司且移檄川貴巡撫各舉兵應大敗賊眾于武定之
西關繼祖奔乘勝焚其巢追及于會理州阿五賊寨圍
之土官陸紹先土婦安素儀先登斬高欽及賊首二百
餘級繼祖乃領兵萬人分哨衝營紹先與指揮盤珠鑿

戰陣斬賊三十餘級賊大敗墜崖投澗死者無算光洵
令紹先以計撫繼祖頭目者色令領兵趨賊寨四面圍
伏而以健兒隨者色入帳中斬繼祖首并火頭木大才
等數十人光洵乃自至昆陽計擒王一心梟之因請改
士設流降姚安武定二府土官襲本府經歷不得統領
軍務而除易門土縣丞職上安輯六事曰培流官曰立
學校曰更驛傳曰移巡司曰置捕館曰遷州治光洵以
功進尙書餘賞資如例而于晃鶴慶廣西尋甸姚安武
定諸府皆流官焉三十五年武定酋阿克有馬頭四十
八人而鄭舉稱首標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
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
舉惡其無厭乃與阿克等攻破府城殺指揮金守仁千
戶王應爵等男婦四百五十餘人時陳典以入賀在會
城賊擁推官白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進公移請
以冠帶印信給阿克圍城三日復分其餘賊四出焚掠
沿村鎮市所至殘滅盡殺諸老穉而抽其壯者爲賊鎮
巡不得已從圍城給印緹與之去攻元謀和曲諸城未
一月陷一府三州四縣時尋甸土目大理保楊禮結火
頭招補阿白者色及土婦海沖爲亂攻破嵩明署印知
事李性先乘印逃遂殺吏目常宗孝學正龍旌由楊林

還尋旬後殺指揮諸藩裕等會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
駐曲靖調需益安紹慶土兵自嵩明追賊尋甸屢戰屢
捷三十六年三司官亦分道追賊而鄭率等已西破祿
豐知縣蘇賜力戰死已而諸路兵大集擊賊斬其家屬
十一人阿克鄭舉逃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
克鄭舉獻軍前并其黨鄭文鄭宗舜而參政楊俊臣亦
率廣南僮兵擊敗海冲等奪還嵩明諸州印信副使羅
希益斬楊禮楊成俘其孥于是尋甸武定賊一時俱平
天啟中武定吾必奎以從征功受官既而反連陷祿豐
廣通諸縣進攻楚雄府破之副使楊畏知牙筵金滄統
官軍追剿生擒吾必奎伏誅乃留畏知駐楚雄爲諸蠻
鎮畏知後以附永明死南甯中

元江那中洪武初歸命投世襲土知府嘉靖三十年那
鑑以爭襲殺土知府奪其印璽聚數千人流劫郡縣遮
撫石簡督兵進討鑑詐降請赴軍門而親帥勁賊與左
布政使徐樾抗戰樾至元江鑑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輒
死師少却鑑乃縱象騎直趨樾軍殺樾遮按趙炳然以
狀聞詔奪簡官而責黔國公沐朝弼令戮罪殺賊朝弼
調土兵大剿鑑敗自殺遂革土官收印令臨安衛指揮
一人往署之然其印猶藏那氏每文移指揮取印必以

夷兵蜂擁送印至環伺之署訖復擁去萬慰中土舍那
天福孳兄自立卽監孫也

老撾近安南成化十六年安南王灝以兵攻老撾連破
二十餘寨殺二萬餘人逐宣慰使諸蠻震動先是太監
錢能貪黷密以文幣良馬易灝珍寶因與灝往來互市
灝嘗遣使入臨安大理假爲商賈貿易其地至是蹂躪
近邊間有窺內之意朝廷飭將吏隄防而論灝還國灝
聽命去旣而灝復以兵六萬再攻老撾值老撾有備敗
歸死者二萬餘灝大憤自將兵九萬繼之復爲滿刺伽
所躡覆其軍死者三萬灝憤且漸得疾去十八年車里

宣慰報交兵數萬駐老撾界土八百所報亦如之未幾
又去嘉靖中老撾宣慰刁攬章入告言安南應襲長子
光紹爲叔父所逐出亡老撾欲調象馬送還其鄉而在
臣恐敢邊蠻請邊臣義無私交倘構陳有形其患巨測
當勅責攬章以私納之罪而遣光紹歸國詔從之

嘉靖十四年安南叛人武嚴威武子陵等亡命居雲南
邊界水尾州與八寨長官司副長官瓏徽教化三部長
官司土舍張澤交通已而安南國人捕二武急移文入
寨二武疑瓏徽貳已誘執之鬱國公沐紹勛及撫按官
奏請勅府縣衛所所在防守遏其豕突而遣使布朝廷

威德以取回璫徹并寬張澤等以私通之罪上是其言
後璫徹還而武嚴威等亦遁去餘竟勿問

猛密產寶石武宗朝錢能出鎮每歲採辦至嘉靖初猶
然迺按劉泉疏止之不聽時猛密曾思與猶在也年一
百歲凡採辦例必先應官府然必與商賈貿易每一往
五六百人其屬有地羊寨在猛密東往來取道所必經
者寨中男婦皆黃睛黧面類鬼剪舊銅器聯在之纏兩
足固以爲飾然工幻術能易人心腎手足致死卽馬牛
亦然時以採辦者多人有強索其食者既去腹痛死已
而所乘馬亦死剖之則馬腹皆土石也思眞嘗剿之又
殺數千人不得絕至是復議剿以兵少中止思眞一百
十歲死

麗江土官木得在元爲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功
授世襲土知府凡徵調征討皆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從
征思任亂有功後以居西陲能捍吐蕃每有征調但輸
軍餽免其出兵沿八世木增值北勝構亂以兵擒首逆
進秩已九邊軍興助軍二萬已又以嚴工助一萬褒之
乃復條陳十事下部議可進三品秩乃老子懿襲萬曆
中有弟兄三人長名木公文名木么三名木么長卽土
知府也三人皆好禮有名願善取金其法每雨過輒令

所在犁其地伺之及及雨耨而雜拾皆金矣特拾金皆
輸之官民間匿銖兩皆死嘗貯金數十庫餽人每餽以
千計人謂之木公金云其地近西名狗西番

姚安鐵鎖箐本獠種前代無內附者宏治中稍稍歸命
間隸之姚安姚州諸土同知所領無專屬至嘉靖中始
專屬姚安高氏遂稱姚安鐵鎖箐會逆酋鳳繼祖反姚
安有鈞黨祖者統箐賊出犯蒙化爲繼祖應及繼祖敗
後他一切勿治箐以漏網反跡羅思爲亂是時寶川大
姚各寨環箐錯列有所謂赤石崖煙輝古底烏龍壩大
波耶你甸楚鵬各左木茶刺羌浪金巨俄打喇小茶喇

喇摩歪密直只虱直諸酋率引箐賊爲鄉導其地有所
謂薄刃嶺鷲過愁者皆懸巖大箐天險可恃以故慄笑
無顧忌有火頭羅思者與白夫長羅勤快善火頭漢言
渠魁也勤快蓄異志而畏羅思等不發會巫人李仙子
挾幻術至箐謂思曰箐中饒王者氣當今有赤手搏漢
大制南仲者豈君子思應聲曰吾而不王誰當王者矣
時勤快方治毒弩藥矢聞思言亟貽思與謀思乃與勤
快羅革等十人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有南仲立爲
冲天鐵面十大王拜楊桂三爲相子撮爲將軍造符鑄
印遂起兵隆慶六年瀾滄兵備周汝德徵兵討之無功

都御史鄒應龍遣將楊州鶴潛至三姚偵諸羅狀三姚
爭徒詆訴諸羅不道州鶴返命會臨江特猱攻激江城
殺府吏奪印諸部洵洵都御史乃決策進剿陽召所司
令勿擅興師卽興師當先犇狻且必俟冬春瘳消而後
請期當是時姚安知府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史都
御史問剿賊事汝允曰羅會已悔罪宜罷兵都御史亟
應曰諾旣而語裨將胡瀚曰太守豈以賊爲眞可撫耶
太守揀史與賊故等夷官遣人邀賊黨來謁謂爲馳撫
索賞去一旦上官移檄令持斧逐捕輒先告賊賊遁逃
夷官借捕亡命報仇指示仇常劫人有姦賊滅出夷官
手但借證實仇者非夷官與賊分姦滅去凡所請皆詐
吾欲使瀚爲謀者往慮無因乃令繪二圖分勸善戒惡
狀令瀚持往盡得其虛實卽令前軍軍安甯駕言使永
昌而密遣人以羽檄徵武定直御兵由紅古底喇叭筭
入攻鐵鎖預以器械盛囊中陽爲估商旣已十道出然
後下令行昆陽晉甯安甯諸郡以觀水利郡中尙鼓吹
開闔如故而都御史已徵賑至洱海驟臨赤石崖由俄
打喇經毋喜勝賣諸寨自將中軍而以副使湯仰軍大
姚僉事田汝弼軍賓川征南將軍沐昌祚軍威楚各與
直御武定兵應乃召匠建坊山閭手書之曰平賊嶺遂

齊瀚等攻阿甯喇喇鮮摩烏只直蘇朵喇膩姑寨次何
頭鑾戰直破鐵鎖誦道兵皆集爭先陷陣斬首五百級
捕獲生口七百餘人羅思羅革走山洞死餘賊保雞足
山鷄鵲郎官軍又破之生擒李仙子羅勤快等大搜諸
營下土官莊莊人縛爲相楊三桂將軍子撒來獻乃破
蝗螂古底江郎小插郎曾諸籌盡平事闕賞賚有差先
是箚中多幻術能令人入鴛迷惑且技巧男婦舞雙刀
上下山如蜚及執李仙子試之果能役巫鬼預言吉凶
常夜易軍中檢卒以亂刁斗勤快亦能令屋瓦作滾石
聲驚人當其破鐵鎖時裨將盧雲入箚中見一白衣人

持弓立巖上雲追之忽上樹不見軍中望之者以爲猿
云時赤石巖增設判官一人專以逐捕爲事而分鐵鎖
箚外甸羅奈朵喇只直蘇只摩膩姑他俾披章各排紅
古直黑雞直的務喇俄打喇各左屬雲南赤石巖蝗
螂古底龜山屬北勝縣都署如初
納樓普沙自從高皇帝征伐積勞賜沙爵副長官使食
邑于納樓茶甸遂爲納樓茶甸副長官司四傳至普星
以叔父普顯食三山北寨使備交南紅衣黑脚諸關星
死子安在裡裡顯乃南安欲害之朝廷論顯罪當死會
赦徙貴州旋復逃歸奪瓦喇孔及五畝水塘二寨嘉靖

初安卒子銓嗣顯復殺銓奪印而去銓子崇正幼與其母訟諸朝顯與子普宗又坐法徙騰而宗妻遺腹生阿乃請得食乃竟察及崇正長襲官阿乃亦長據乃奄倚紅衣黑脚諸險慨然曰瓦喇孔五畝水塘吾大父食邑也不與崇正崇正訟之竟不與于是相仇殺會俄人記察阿烟突隊三百人藏匿祿谷崇正密召至主魯寨而以酋長易冤宰之阿乃亦召黑脚交南諸蠻兵並為亂竊是時曲在阿乃未幾阿乃死可罷兵崇正欲盡并從弟崇新崇順寨令車昂李朝鳴引記來等擊新等思奪其地不克值臨安衛經恩鄧鏗僕李英亡命納樓崇正召興讓陰賂千金一聽英所為英復引俄人阿桃阿契七百人擊破巴燕嶺罪肯寨殺阿賣等崇新亦帥酋長別者電王廷相阿寫等引交兵五百人擊破羅白俄賈法克諸寨殺略刁搏俺他等崇正憤甚復引俄兵擊破打娘多寨殺落雷等會萬曆改元下令逮捕諸亂者先遣材官騎士馳交兵出境乃襲捕崇新崇順白亨白辭王廷相阿龍等十餘人而臨安亦捕獲車昂李忠等並繫之獄已復逮崇正不至御史按之急始就吏竟坐法兒子俱襲而吏議以崇順不與亂謀乃出順令其子五官保並食別者電寨餘殃死獄中李英聞順出怒復引

僂兵擊破別者電殺刀博等明年僕復令李英趙春擊
破別者電殺索順其妻楊氏及五官保蓮芭蕉英乃
據宗恰孟弄以爲險守將楊州鶴出戰不利別將楊守
廉復調喬甸兵轉戰復不利都御史鄒應龍會征南將
畢沐昌祚統武定新化兵四面攻擊大敗之生擒李英
阿桃夾習輪朗寧等會僕死英等亦死應龍予告去僕
人阿六矣登乘間出殺賂御史郭廷梧等議以僕攻僕
立調廣南土舍僕文舉往捕果生得記來阿烟矣兌阿
六矣登及賂阿郎榜等而餘黨悉平其後紀平僕功謂
應龍撫御失宜與其官其他邊將楊守廉等皆以要功

設覈坐市死聞者冤之

緬甸古朱波地漢通西南夷謂之揮唐謂之驩宋元至
明則謂之緬以其道里之遙遠也其族不一種呼十緬
有所謂得楞子阿瓦如猛別難會普瀚洞吾擺古者而
繁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間遣
將軍兀良吉禡擊破之建邦牙軍至高皇帝二十六年
緬王南述來朝明年置宣慰司以其長卜刺浪爲宣慰
使卜刺浪緬王稱也緬人呼王爲卜刺浪王之妻爲米
潑刺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孟冬北至猛鴉去滇
南二千二百八十里由金齒蒲縹過怒江踰高良弓山

取道麓川經蠻牛莽港蒙叟汎金沙江至緬境有城郭
廡舍金銀寶玉且饒鹽利王出入乘象馬有文書其行
軍者名錫刺善火器置烏槍獸弩錫刺每持兵在前則
眾荷供具隨之故軍行五六萬戰者不滿二萬永樂二
年緬酋那羅塔來朝那羅塔者卜刺浪長子也詔使襲
宣慰而更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古
刺底馬撒蒞定爲十宣慰司至五年緬酋馬者速復來
朝馬者速者卜刺浪次子也初卜刺浪分緬地使那羅
塔管大甸次子管小甸暨卜刺浪死那羅塔盡收其土
地人民有之而逐馬者速馬者速往依速睹嵩土官板

詳爲警瑁至是來朝蘇其帖而論復小甸以從爰命詔
諭那羅塔使悉還土地資產既而緬人與孟養才木曰
仇殺被行人張洪持節往正其罪那羅塔遣使乞宥許
之十五年建緬甸館于京師宣德二年宣慰新加斯與
木邦仇殺而死子弟皆潰散緬酋父老共推大頭目莽
得喇權理其地而繼人使之達請莽得喇襲宣慰使五
年薩川思任及緬甸莽得喇各遣使上言木邦罕門占
據其地黔國公沐晟論還之至正統中麓川思任遁緬
酋書王驍定西伯蔣賁索思任于緬而許以地緬乃獻
思任并其妻子賫徒板寨等詔詳麓川誌中宏治元年

緬甸來貢且言安南侵其地二年遣編修劉啟諭安南罷兵而其後有莽紀歲者爲木邦罕烈孟養思倫所殺當思倫罕烈之擊緬也既殺莽紀歲而瓜分其國緬人赴闕訴不報嘉靖六年始命永昌知府嚴時泰往勘時孟養尙強思倫夜縱兵鼓譟焚驛舍時泰等僅以身免乃別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時有寶金牌于戶曹義併爲所殺值安風之亂不遑問其事也莽紀歲有子生于雪中其母有允滿室因名瑞體少產匿洞吾母家洞吾前養爲己子既長與養母通洞吾以死瑞體妻養母而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一名探古濱海與佛郎機

鄰古喇曾兄弟爭立瑞體和解之古喇德瑞體爭產馬割地爲獻受其約束號瑞體喇喇華言公道主人也瑞體乃舉眾絕古喇糧道殺其兄弟而併有其地台緬僧有妖術者歸之樹海岡七十自衛諸蠻畏之尊爲金樓白象主當是時滅緬者木邦孟養而與緬相抗者猛密也猛密思烈子思奔思禱相爭奔訴于瑞體瑞體殺奔僞立思烈次子思混改名思忠而假途于混以掠孟養卽留土目卓吉據其地既而卓吉爲奔塔猛乃僞別混所殺瑞體破猛乃執別混卽欲入寇內地時朝議用總兵官沐朝弼請已于蠻哈設兵防緬瑞體覘有兵

運去故事土司襲替皆勘實請命于朝隆慶二年木邦
土舍罕拔遣使告襲官吏有索賂者拔怒與弟罕章集
兵截旅途使漢人不得通會乏鹽乞于瑞體瑞體憐之
五千筮拔感緬而志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諾瑞體致謝
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鐸白象關錦珍貝香藥甚
夥遂約爲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
里之謬而于是向之爲緬緹者今且臣類矣歸江安撫
線貴聞之亦投瑞體日謀聚內侵且遣使召隴川多士
甯士甯不從旣而土甯爲岳鳳所殺鳳隴川稱弄也會
干崖宣撫刁怕舉死罕拔請瑞體襲干崖干崖下則隴
川多忠幼而新立可乘勢取之瑞體卜于緬僧吉其子
莽應襄悍而狡謂瑞體曰隴川干崖雖無主路遠難取
迤西思箇地廣兵強世讎殺倘我遠事川崖而乘虛襲
我此敗道也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夫迤西木邦在
我肘腋若迤西不爲我有尙望能出三宣侵永騰乎瑞
體然之借拔兵一萬令自取干隴而已率兵侵迤西迤
西思箇出應敵相持不決而隴川岳鳳見其主幼陰欲
據其地亦齎重賂投緬拜爲父蠻莫土目思哲亦迎降
緬緬納爲義子乃調緬兵萬餘爲疑兵出入于緬甸迤
西界上率制思箇復檄罕拔兵會岳鳳隴川襲多忠萬

歷元年緬兵至隴川多士甯妻罕氏木邦女也力不能
支懷印信搗二子多忠多孝并二女及姪罕朝光潛奔
永昌當事不能救仍遣罕氏還隴川罕拔素疑朝光欲
爭襲木邦宣慰惡之至是鳳見罕氏同朝光還遂貽書
拔請爲拔除朝光并戮罕氏拔喜令罕章罕難等助之
夜襲罕氏罕氏攜二女走于野鳳執之斷其右臂奪其
印并擒殺朝光而生送二女于緬多氏族屬殘殺殆盡
鳳遂受緬鐸據隴川乃與罕拔思哲定盟必執思混下
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時僞爲錦囊象函貝葉緬文稱
西南金樓白象主并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中多恃護

之詞皆鳳所爲也而罕拔則恃新勢召干崖刁怕舉弟
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并汝兄宣撫昔爲汝嫂
可據干崖以臣緬怕文挾二子奔詣同知薛衛守備李
騰霄懇言拔欲怕文肖漢事緬妻嫂滅姪無天理怕文
世愛國恩願與戰次日方戰適瑞體遣子應裏喇酌率
眾二十萬分戍隴年間救以其兵驟臨之怕文潰奔永
昌而衛與騰霄俱退去拔遂取干崖印令罕氏敗罕
氏卽拔妹也且與緬鐸令罕氏以女士官臣緬而召蓋
達副使刀思管雷弄經歷慶元相佐之給貝葉符令同
守干崖以防中國當是木邦蠻莫隴川干崖諸夷俱已

附緇而逸西猶未決也金騰副使許天琦遣指揮侯度持檄招諭逸西思箇乃刻木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莽陡喇率眾拜之以卜向背而莽陡喇木壁地思箇乃受諭與瑞體抗時瑞體大發兵攻逸西思箇告急會天琦已卒署事副使羅汝芳知其事犒思箇使者給空劄許以世襲令先回待援而募商人饋入緇者予金給令往密伺其虛實來報於是檄近緇諸夷說以內向依期援逸西遂調漢土兵馬躡至騰越思箇聞援至喜甚立令土目烏祿刺送領兵萬餘絕緇糧道於阿瓦寨且督大兵伏夏撒誘緇兵入截其歸路然後自衝其前而請援兵自隴川尾擊之緇大敗會糧絕撤金易合米屠象馬削木刻草以爲食疫癘大作死者如邱山瑞體請和不許時水兵開江中石閘衝潰緇舟而近緇諸夷如景邁猛聲密受汝芳檄者各驅勁卒聽指使值大計諸道入覲者恐軍興阻行移書請同事合文止援因汝芳不聽遽揚巡撫謂兵連禍結失馭夷之道不便撫臣王凝馳檄止汝芳汝芳接檄投地大罵然已無可如何思箇力既疲援不得發岳鳳偵知之暗集隴川兵二千兼程援緇導瑞體由閉道遁去思箇力追之且追且殺緇兵生還者十不一二然而已失事機矣五年巡按陳文燧上

謂經理然與時宰相抵牾事亦寢六年廷議遣使將迤
西所俘瑞體兵象循以金幣諸物送還瑞體瑞體不謝
七年永昌千戶辛鳳奉使買象於猛密猛密曾思混即
向瑞體所立改名爲思忠者也時亦臣緬執辛鳳并軍
伴送瑞體會瑞體修佛事遣使持檳榔葉緬文送鳳回
是年瑞體復率兵象侵迤西報夏撒之怨思箇以無援
敗奔將之騰越中途爲奴郎都等執送瑞體瑞體殺之
盡據迤西地八年巡撫姚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論緬阿
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引先年蔣賁王曠征麓
川事瑞體不語及言罕拔岳鳳不法假緬力擾漢地瑞
體佯應曰吾不知也居旬日趨阿烏還十年岳鳳傾緬
兵襲破干崖土婦罕氏久臣緬今復奪其印俘之無何
莽瑞體死于應裏嗣

當岳鳳罕拔之臣緬也爲瑞體招附諸夷拒中國沒已
成勢願鳳心忌拔常謂拔於瑞體不應至是賊應裏殺
拔併木邦地時拔子進忠守木邦應裏遣弟應龍代之
拔孽子罕鳳與取馬舍人罕皮謀共擒進忠獻應龍乃
以濟甸州景宗眞爲鄉導進忠於噠哩江進忠挈妻
子內奔兵象從者不十一餘悉俘於緬緬兵入姚關十
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孕婦以卜男寇永昌女寇順

隋腹破得女攻順甯破猛淋寨指揮吳繼助千戶祁維
垣死之是年冬又攻蓋達副使刁思定求救不應程盡
賊破妻子族屬盡爲所擄當是時于崖刁怕庚雷弄廖
元伯遮放刁洛恩南甸刁落憲蓋達刁思定皆陷於緬
給事楊文舉先爲保山令稔知緬事上便宜七事詔下
兵部議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
綬爲騰越游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爲永昌參將各提
兵五千赴援副以土兵應夷亦西會孟養猛密蠻莫離
川兵於猛卯東會車里八百孟良木邦兵於猛炎大併
衆入犯姚關綬與千龍大破緬兵於攀枝花地斬宗眞
罕皮首乘勝追招罕招色所向無敵其捷奏有名地者
曰蓋達曰隴川曰喃路曰魚刀山曰朋麻曰猛林曰南
甸曰黑猛弄曰大窩蒲曰章拜箐曰蘆子山曰猛淋峽
曰黃連關曰夾象石曰小隴川曰西山曰六庫阿曰戛
陽曰遮放其捕獲土目有所謂賴眞線乖從拍講線曉
喇啤喇亥喇斷波曉波猛喇喇啤貴欠院怕瑞喇怕喇
衣老成喇喇喇立喇莫喇應吉項年者而行開紀功有
名則土同知高承祖土懸丞楊如積土舍者繼榮土勇
小羅姐李八婢土婦安素儀等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
四月斬首萬餘拔復蠻地三千里乃復用補人爲偵探

以計擒招罕招色於三尖山獲罕度妻朽妾博招罕妻
羅送獄於是縋子龍率兵出隴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
會莽灼瑞體弟也聞官兵至大懼糾猛密思忠積莫思
願詣縋請降既而灼行至巖朴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
能決勝敗不爽每出兵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是聞
不應應裏乃以灼子乃篤改名思斗莽肘者守阿瓦而
岳鳳騰願行閉深悔縋不足恃乃遣姪岳亨妻刁幼子
喃歇先請降縋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之一斬陪臣
首二追罕氏于崖印三獻偽幣四運被虜男婦五招徠
迤西鳳初出縋所給鐔無干崖印不許既而復遣于縋

馬送罕氏金牌敕書及緡賂象馬然後詣軍門請罪時

劉世曾等謂鳳有心計欲借之以招諸夷議處之金沙
江上游許不死故當時猛哈思化迤西思威木那罕鳳
皆殺縋使詣縋降進忠亦集其餘眾來奔會六月焙母
縋謂官軍必不前縋乃率緡甸土舍莽永順蠻莫蠻酒
阿線養凱換旦猛莫遮思嚙得猛密所部五章蠻弄允
莫入外猛撞光腦遮傲錫跋猛廣猛炎東蚌小猛養暗
諸夷兵不避暑先登斬首捕獲無算奏捷陞賞時諸
夷尚背多視岳鳳爲去留故縋欲暫假責效俟事平正
法而當事日索獻俘而不之察也十二年冬征南將軍

沐昌祥等樞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莽庶孽嬰得皮一人致京師上御皇極門受之祭告如例於是諸夷解散噶裏思順阿瓦莽承順猛密思忠錫跋思奇進西思威俱先後遁去仍投應裏詔讓琿等調劉天俸爲將軍而應裏得意令酋長喇緬臘塔達等帥阿瓦遮放兵分屯遮魯哇喇麻哈夏陳補魯熱勒紀哈猿喇爽博薛等城而自以精兵留密堵且札呵瓦江以爲險天俸帥指揮楊棟等擊破遮魯哇喇諸城直逼阿瓦江緬見漢兵至驚潰乘勝斬殺生獲緬目多曩長等拓地二千里金騰兵備李材上其事時在陣多土兵不知取級旣而復往

屬蓋且報數多參錯御史蘇鄭劾李材冒功截蠻酋首當緬兵雜以我兵瘴毒死者殫覈其數仍不合軍書多欺罔上怒逮材天俸俱下獄法司屢上狀原罪不報時材與天俸前後上書大抵謂執緬酋大朗長散奪者臣也從進西戶瓜章罕巽頂之請遣杜斌破遮浪者臣也而謂秋毫無所捕則當時孟乃孟革猛義戛撒是誰捕獲這些猛戛黑安都六是誰安插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遁又瘴毒居恆尙不能往來豈有兵爭之日諸商得洋洋鼓棹而行使臣冒殺如臺臣所言者如以爲割屍抵級則士卒當暑以疫癘死者約五百人

卽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墜道左何至數月後
猶聚屍一方尙無腐朽以待臣剖劊乎且夷賊自報在
密堵城殺賊泄泄別在遺補城殺賊者別者在大別養
寨殺喇瓦在夏廩補魯熱城殺喇過在麻哈城殺喇別
故未聞夷商有名氏者上終不省論棄市其後以他事
出獄先是思忠等歸命時朝命嘉其義以思忠爲猛密
宣撫思化猛哈同知思順蠻莫安撫比信符至而思忠
等已復叛緬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該司
卽至是應裏攻猛密罕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從子思
仁奔猛廣而猛密失猛哈思化復進奔蠻莫據之罕送

率其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問罪思化之讖巡撫蕭彥密
令撫夷同知溱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化壘化稽顙聽
命且云奴有助逆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蠻草
從之十七年孟養會思眞爲緬所擄其秤弄思達奉思
眞妻來歸給以冠帶令思達佐思眞妻守孟養而思達
乘亂自立爲宣慰唐諸部夷諸部夷引緬兵至聲言還
思眞殺思達妻妾同知溱文昌率思達思昏寄蓋西緬
遂破孟拱僞署堵罕於孟養襲罕於孟拱而去而攻猛
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奔雅益而猛廣亦失十九年
應裏欲乘勝至騰永祭告墳墓率猛別阿瓦糾堵罕燕

罕兵象圍蠻莫思化告急時思箇遽進西侵猛密以雍
會爲部落依壘弄洞吾聲援而緬復助之征南將軍徵
諸夷兵趨蠻莫多俘獲至那莫江接戰會天炎官軍行
不前裨將萬國春選鼓騎二百伏等練上下令夜舉火
縛諸炬於樹人執三炬植二炬地下高岡鳴金鼓喊呼
震天緬望見火光如槍卒至類十餘萬眾反踵遁而我
兵追之俘斬無算時給事張應登上書條緬事謂騰永
去京師三千里而進一應土司請襲者縣道不與勘給
但經駁覆動二三十載乃令土舍管事彈凌眾暴欲其
部不亂難矣夫諸部分布原聽調度今策緬事者尙言
暹羅國在緬後牛哇喇在緬旁當約令擾之而我得中
邀鶴蚌之勝况姚安鶴慶景東北勝蒙化羅次之屬皆
近部也夫得楞素有積忿阿瓦久懷不利加之以木邦
猛廣猛羅蠻莫猛拱猛養迤西新被仇殺而不因之以
檄結諸夷令自相攻擊此爲失策至若各直省有正副
總戎兩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會宜改騰永參
將爲副總戎其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遷轉之例當降
其體統以運同官行同知事鄧子龍往謂猛邦可屯今
羅葛絲莊在三宣鼎足之中度道里北去騰衝南甸南
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盡達東去小隴川輕騎俱可一

日至獨去芒市二日耳誠付子龍以屯而招遠人以墾
田編爲令甲願占籍者聽其自便復做王驥故事凡武
職有納粟百石者許陞級予應以爲屯費乃救軍中善
造火器者爲一營歲時監造土司喧寨不得以金銀什
物爲常例錢著爲令則糴事可效不用是年應裏遣使
等毋海弄查齋員葉頌文求通而思仁復叛殺緬先是
思仁隨罕烘奔猛廣時有甘線姑者思忠妻也思仁乘
思忠投緬於奔行時悉嫂線姑即欲得之以爲妾而罕
烘不許至是罕烘與線姑及線姑子思禮皆奔隴川而
思仁奔雅益率兵象犯隴川欲擄線姑去會隴川宣撫

多思順有構弗克寔懼中國問罪乃同丙剽歸應裏
裏僞署思仁於猛密而罕烘思禮復奔芒市二十一年
應裏欲以允塞守蠻莫思仁乃以猛密兵及猛拱堵罕
孟養瓊罕集眾三十萬象百隻擁送允塞據蠻莫思化
敗走墨等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道內犯
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類一入杉木籠並出隴川
多思順不敢奔猛卯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出駐永昌
先懸重賞購思仁頭乃以參將王一麟攻捕哈指揮錢
中選攻上關守備張先隆攻打緬中軍盧承爵攻哈噉
左右大斬獲遂克復蠻莫追之躡等練賊殺甚僅以贏

兵數大馬數匹遺道左而伏其勁者於菁崖中俟官軍
過出擊之官軍遂不敢窮追而返時御史李本固倡設
關屯計而用寶成之策八關於騰衝之邊曰萬仞曰神
設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
關設一守備戍之而募閩人黃義使暹羅約與得楞夾
擊緬緬初以猛卯多俺爲鄉導寇我東路至是遣木邦
罕欲擒多俺殺之以絕其黨於是築平麓于猛卯大興
屯田會是時邊事旁午糧不給運米石寸金而值不與
故銳意興屯三宣之內以營兵任屯其他非營兵而願
屯者聽二年小成免其賦三年大成始十一而賦之是
年緬督思仁寇蠻莫大敗之斬其衆丙測二十六年車
里老撾刁舊猛刁怕猛等入貢而耿馬罕們灣甸景從
眞鎖康刁悶枳蓋達刁思權皆修貢事獨孟養思壽以
來歸爲緬所擄檄各土司合救之緬潰去先是緬遣孟
越孟艮及土舍刁派漢等乞款貢詔賞應裏及子景邁
荷賊拍詔銀兩使其赴騰衝來領復申之禁令曰毋陽
順陰叛毋交貢子犯毋報怨思化其敕思化亦曰毋絕
緬賈道而緬竟違詔至是思化子思正乘多思順之喪
襲隴川擄其妻罕氏三十年阿瓦襲罕與木邦罕拔子
罕蓋俱率兵討思正當事者殺正以止其兵三十一年

喪罕罕盡亦入貢緬勢頓衰而暹羅得榜復連歲夾攻緬殺緬長子莽機搃搃古殘破自此緬不敢內犯然蠻莫擺古洞吾等練諸近緬部終先後附緬如初至崇禎末蠻莫思羅爲緬屬守巖木河會明亡永明王僭號僞永南徙與黔國公沐天波等走蠻莫思羅使告緬緬使人迎之且傳語述萬曆時事并出神宗璽書索今蒙合之差一分以爲僞天波出己印相比無差始服蓋自天啟後緬竟絕職貢無可考驗故也時天波與蒲縷謀乘閒走戶臘二撒不果遂入緬居阿瓦對江阿瓦卽緬會所居城也永明從行者皆分給土人爲奴惟眠王子八

十人遁暹羅去八月十五日爲緬朝會節各寨俱至暹天波等行禮天波不訕同官馬吉翔李國泰輩歸而恥之道經永明妃弟王維恭家索酒飲維恭有蠻妓黎心令出歌舞黎心泣曰此何時尚作樂耶吉翔怒搃之會永明將僞西甯王李定國以兵素永明敗緬兵於洞武赫碎及瑞羊岳遲抵南鳴喇江屯洞怕別將白文選屯象廳各去緬城八十里以無船將造船于馬得狼井角緬大恐謀殺永明以絕望值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慮諸蠻不服欲示威集兵殺永明從臣沐天波以下四十二人然後出兵與定國戰定國以十二舟濟師風發

選五舟急引還屯黑門坎文選還北走迎

大清軍于錫泊歸命定國走景線復走猛臘道病死而
緇火縛送永明王于

大清軍前請降時同降者有孟良孟定木邦蠻莫猛密
孟養諸有名部皆緇屬

者繼榮羅雄土官也父清爲知州見營長妻美殺營長
奪之生繼榮十四歲卽持刃逐殺清潛大驚欲置繼榮
死終以其母故不忍假爲就學錮池室實囚禁之隆慶
中清老無子乃釋繼榮出使替職繼榮據州遂逐父父
訴之鎮撫鎮撫救繼榮迎清清歸繼榮陽事之實則囚

禁如他日囚己狀且別囚其嫡母隆氏而徧烝父妾有
沙氏者不肯從經死潛密過土日者希訴鎮撫繼榮覺
殺者希會萬曆九年大調羅雄兵征緬繼榮將行恐留
清爲難遂執潛時蓋土知州安世鼎世絕其妻安素
儼典州事亦提兵赴調繼榮見素儼大悅遂請合兵宿
其營姦之且陰倚密益兵力得自助而越州土舍海現
其寡嫂資氏有殊色繼榮夙與逆至是出師卽頓兵其
家織淫至數夕方去知州越應奎憤甚白兵備謀匿兵
資氏壁擒繼榮繼榮脫走繼榮自以爲不容于眾且陰
恃兵力遂聚黨占鄰土不輸站馬強淫諸夷婦無道先

是繼榮生時有異徵及生廣額大鼻雙目如鳳兩手垂
過膝嘗曰吾以此三肘揮斥天下足矣至是妖僧王道
妖道楊五郎見繼榮貌大奇請依繼榮繼榮喜過望乃
鍊丁甲祠鬼殺處妾豐旗鼓號爲神兵且鬪場演戰象
募諸士兵別檄馬卜古犇諸部諸部多應者蜀水西隆
有義本繼榮外家畏禍且恨繼榮囚辱母隆氏不應當
是時聯安普安臨元諸兵備統士兵甚嚴而巡撫劉世
曾巡按李廷彥並移檄諸道防不測繼榮乃以阿朶阿
古李志明等各提兵壁法郎偏頭龍甸羊街子諸處攻
破陡坡鴨子塘六涼新土舍沙東土婦資氏奪其軍築
石城于赤龍山寨高插天廣六十里建龍樓鳳閣於其
中而圍以羣寨其下有龍潭九口險不可越料諸軍妻
若子盡質寨上繼榮營壁樹黃纛笛吹日幸羣寨注諸
軍妻諸軍妻無敢抗者十三年巡撫劉世曾遣副使程
正誼僉事鄭璧爲將軍調諸士兵甯州祿華詰岢峨祿
志貞師宗隴勝水西隆有義窟益安紹慶越州資氏尋
伺木遇春路南番騰雲秦世文新化並同春武定侯世
功亦佐沙騰蛟令裨將劉繩萬整劉紹理郭九疇李延
之等統之並馳赴普鮮營自撒馬發兵攻赤龍寨斬阿
姑捕爾隆氏資氏海氏賊渠楊達孝妖道楊五郎等進

政善得龍及陀木舌星諸寨斬王追張道俘獲男婦及
降賊一萬七千四百人器械什物無算追奔至阿拜江
隆有義所將卒斬繼榮捷聞賜劉世曾沐昌祚舒應龍
程正誼祿華誥等調蘭靖衛中左所置羅雄改名定雄
建城設流官知州敕者繼仁續者氏後給以莊田一切
簿書獄訟盡屬流官而是後有必六

必六生曾羅種居羅雄自繼榮滅後必六襲繼榮別寨
暗據其妻小隆氏且以召辰時羅雄初城知州何倭甫
赴任以土舍者繼仁繼者氏兵衛稍弛必六乃壁大莊
寨與電速阿非速理阿擺阿五得六人挾四姓寨反萬

歷十四年破羅雄州殺土舍者繼仁及土目李本忠田
承賓等而執知州何倭驛丞張雲錦二人將出城會沙
人三百人從他寨還聞州城急馳州觀必六謂其援州
也大怒合兵殺沙人百人沙人奔追之至河上復縱擊
沙人滿水死殆盡時必六兵少諸夷惡沙人死無故不
直無附者而電甸人柏林等謀移兵討必六必六懼乃
挾倭爲質強倭佯移檄大府謂沙人反破州賴必六擊
賊賊驚州走倭見待罪必六軍請給必六等冠帶旌其
功而後治倭以失守之罪時臨安兵備文作曲靖兵備
金從洋知其詐請興兵討賊都御史劉世曾止之卽日

給冠帶然祇給必六電速二人使諸賊自猜忌於是購
士曾邱文奎諸瓊風必六入謝必六遣阿吉詣軍門世
曾厚賚之必六喜乃與文奎晏文奎密飲諸監門值天
大風雪寒甚令候易夷服匿諸瓊家夜出走江上江上
軍伺援者皆夜至衛候開道至曲端而世曾已預遣副
將李存忠參將蔡兆吉守備張先齋等統甯州越州水
西霑益尋甸亦佐諸土兵及馬蓬古猗沙夷攻大莊寨
破之斬必六阿五得生擒阿東阿卓等攻都官二硬寨
破之生擒方俗阿恕者洗等攻阿邦至大箐還擊自破
普拖破之斬阿擺等攻色屋阿野遮西七黑安革本外
破之斬阿塞等其捕獲生口及斬級俘齒牛馬器械無
算上賜沐昌祚文作及土官祿華誥等世曾先有諭賜
告於是改羅雄州爲羅平調維摩州黃宇以回知行羅
平事何倭視維摩

順甯與大侯接壤皆藩蠻也順甯土知府猛氏大侯土
知州奉氏世爲婚姻萬曆中順甯猛廷瑞與兄猛思賢
爭襲相攻殺而大侯奉教奉學兄弟亦然學嘗與教分
州治各設官署稱上下二衙雖教居上衙學居下衙顧
相抗無次第有司雖知之亦不問而廷瑞者奉學壻也
二十五年廷瑞興兵攻思賢奉學助之巡撫陳用賓疏

請征剿而以僉事李先著參將吳顯忠統兵攻城搗其寨廷瑞急請降先著不許令擒奉學自贖廷瑞乘間遁觀音山顯忠追及之連破數寨斬奉學於陣而執廷瑞送軍門誅之事聞改設順甯土官爲流官知府而改大侯州爲雲州設流官知州伊坐先著縱賊罪論死未幾順甯猛麻與奉赦子奉光奉學子奉棊請復土職統矣堵十三寨莽抗等復構兵叛二十八年用賓復遣顯忠調土漢兵征之未幾平之

孟定舊名景麻洪武十五年置孟定府正統間知府刁祿孟爲麓川所侵遠徙他部會木邦舍目罕葛以從征功靖遠伯王驥令筦食其地嘉靖間木邦罕烈侵孟定奪知府印私令舍人罕慶筦食之是爲耿馬萬曆十二年官軍克耿馬復以罕葛之後罕合爲知府十五年始給新印合死子榮襲榮死子貴襲崇禎末孟定屬緬甸明亡永明僞將李定國索永明於緬駐兵孟定合元江土兵攻孟良兼與緬戰而孟定以畏緬不少助定國乃徙去

臨安阿迷州普覺本東山營長宣德中以東山多寇設巡檢司命普覺爲巡檢給以印旣而以他事坐廢正德二年巡撫吳文度奏廣西緝虜王弄山與阿迷接壤盜

出沒仍令普覺後普納復繼前職給以冠帶然或設或廢無定制至天啟中有普名昇者爲馬者哨哨頭者安之亂每奉調從征有功巡按傅宗龍題授阿迷土知州既而驕甚崇禎五年御史趙洪範按臨安名昇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謀巡撫王伉列奏請檄川貴兵會討黔鎮商士傑布政周士昌擊名昇敗之進圍阿迷名昇恐陽使人約降而陰以重賄誘吾必奎吾必奎者元謀士知縣也其先吾氏襲知縣以罪久廢必奎在奢安論功復官與沙源普名昇結納名昇被圍使謂必奎曰君不聞冤死狐悲之語乎阿迷平行及元

謀矣必奎然之時必奎在調中先登與名昇接戰陽敗走官軍辟易遂大潰士昌轉戰死軍閩兵部然明遇責仇起覺與洪範俱被逮名昇就撫沙驢恣益甚會總督朱爰元自貴至攝之以威不敢動爰元去跋扈如故廣西知府張繼孟甫到官昌言曰名昇人傑願守法人自疑之耳爲牒移臨安道經阿迷從來移牒過阿迷名昇必拆觀繼孟故爲獎勵語謂名昇可大用不宜過激名昇大喜欲一見繼孟會繼孟謁兵備使赴臨安名昇陰遣人道候繼孟繼孟預戒從者至阿迷當訪知州去及至睡驚不得請遂踰州治繼孟怒立撈從者咨嗟曰此

行甚急當速赴而州公又必欲會如何乃先置驛騎使
之俟而獨以數騎回阿迷名昇使還已聞繼孟撈從者
狀及見繼孟乃大喜過望跪起迎坐方進茶繼孟謂曰
聞公善毒人果否名昇大驚曰如公者方恨殺身無以
報何爲是言易亂請先繼遂從繼孟手取甌一仰而盡
繼孟遂告別名昇苦留之不得曰兵備有事俟回痛飲
未晚也繼孟疾馳凡三易馬至臨安而名昇追騎將及
遽入賊免是時名昇死以名昇易甌時繼孟已撈毒鬼
閉而名昇不知也已而必奎聚眾反連陷武定祿豐楚
雄諸州縣時甯州土知州證永命石屏州土目龍在田
俱與必奎名昇及沙源從征著名而二人者曾奉勸進
襄陽從總理熊文燦擊破流賊革里眼射塌天子雙溝
文燦留軍前殺賊文燦敗二人乃罷歸至是黔國公沐
天波檄之統土兵會剿茂擒必奎當是時名昇妻萬氏
本江西寄籍女也役而淫據其眾役使諸小夷選部下
壯而美者更番侍帳中會沙源與名昇往來其子沙定
海定漢定洲三人者皆與萬通萬欲於沙氏兄弟中擇
其一爲贅壻而嫌定海稚魯駕言闔其兄弟名曰天定
而明配定洲因欲定海潛配之名昇有子曰服遠恥萬
所爲與萬分寮居定洲并竊殺服遠而併其地時張獻

忠已陷蜀定洲思據瀕值必奎之變定洲赴調既至而
必奎已擒定洲遂稱亂定洲之客定洲曰定洲
方定洲之赴調也沐天波實主之定洲怨言曰何爲役
我會好人跳希之余錫明通天波金無以償錫朋常入
土司營誇天波家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顯嘉張國
用袁士宏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
未出見定洲率眾謀而入白曰焚劫天波由小竇西遁
時蘇永命在城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府留討賊
天波疑羅誘已殺之其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
之金井巷皆舉火自焚死定洲乃盡得沐氏所有盤踞

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鎮瀕而執故關臣
王錫袞綱之傳檄州縣祿永命與龍在田俱引所部去
萬時居阿迷問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
投誠既至見定洲揚揚尙簿警蹕建旗纛晨夕節鼓與
王侯等乃大喜問天波所在因決策追天波至楚雄時
楚雄爲必奎新破金滄副使楊畏知奉調至楚雄楚雄
留之及見天波將合力計守禦未具畏知乃曰公在楚
賊必以全力聚攻聚攻城必破公何不西走永昌使楚
得爲備賊卽西追恐楚蹙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
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

畏知乃遣人給之定洲去遣其黨王胡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甚慘畏知乘間撤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陣消陞檄調土漢兵守之定洲聞祿永命各固守不敢至永昌至是恐畏知截其歸路急遣兵攻楚雄雖百攻不下值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龍畏知賊謂已死及烟散畏知端坐如故囚相驚爲神畏知伺賊閉輒出奇兵擊賊所殺甚夥久之賊引去復東攻石屏不下遣攻甯州祿永命戰死於是遠東稍稍定乃復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統大營一環城挖濠爲久困計會張獻忠死其義兒童可旺案明史諸書作

孫可

率殘兵由堪義入黔詐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

民久困沙亂望其來迎之不知爲賊也定洲解楚雄圍去禦於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旺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據城池官署法禁苛切較昔尤甚既而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府而可旺自率兵西出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破執可旺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矣與爾共扶明如何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忠偽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攜婦女可旺皆許之卽折箭對誓乃以書諭天波如畏知言天波亦歸省而李定國之徇臨安者定洲部自李阿楚

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置礮礮發而城陷屠之殺城中官民於城外白場合七萬八千餘人斬獲不與焉初意定國破臨安必襲阿迷取定洲乃僅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攻破晉甯而屠其城并屠昆陽是與歸化殺數十萬人且盡殺臨安所獲婦女數千人於路是時迤西以畏知在軍危屠戮而定國逸東之殺與獻忠同乃旋師會可旺當是時定國借可旺及艾能奇劉交秀四人皆獻忠義兒稱四王拆呈貢昆陽二城礮石及倉城民居萬間造四王府於滇武場而尊可旺爲國主置六部官鑄與朝通寶銅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可旺欲示威嚴下令同儕獨定國抗顏忽縛定國於滇武場聲其罪杖之百命定國取定洲以贖罪定國雖憾之願相奉久無如何遂承命行初定洲歸屯兵俱革屯與萬氏分險守且私通安南借其援以自固會其目有湯嘉賓者連定洲就營飲宴定國偵知之率兵圍營凡相拒數月出降遂械定洲萬氏等數百人盡殺之而徇定洲

與萬氏剝其皮市中

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存目提要

附錄

蠻司合志十五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

已著錄是編皆紀明代土司始末凡湖廣一卷貴州

二卷四川四卷雲南四卷兩廣四卷亦其修史所餘

之彙也 卷十五卷二圖傳手書繪圖合議官中凡具

圖通全書其源流要義等目詳列

人譯其文由中

西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四

雲南叢書

趙壽題

雲南備徵志卷十六

文獻考

王崧編纂

上海

原任山西武鄉縣知縣

故實十六

庭間錄略

吳三桂字月所先世由徽州至高郵州流寓遼東因家

庭間錄略

吳朝劉德撰

而敢戰嘗逐一騎射之驕墮地佯死三桂下馬取其首

騎揮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斬其首攜之以歸

總監高起潛

三桂大喜曰真吾兒也上其功得優敘自

此累遷總兵官鎮甯遠

崇禎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自秦犯晉所至皆破畿輔
大震 二月初二日薊督王永吉請撤關外四城謂前
後屯失守甯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且
寇氛日迫三輔震驚宜撤甯遠令吳三桂統邊兵守山
海關卽京師有警關門之援可旦夕而至也 三月初
五日討三桂平西伯諸捷甯遠之衆入援京師數十萬
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十七入關二十日至豐潤聞變
還師山海關傳檄遠近討賊復仇招集潰散及唐通等
降兵約二萬人以衆寡不敵爲慮有進乞師策者遂遣
副將郭雲龍楊坤孫文煥請兵於 大清時和碩睿親

王多爾袞

行九稱攝政王

征西師次翁後得三桂請大喜許諾

四月十三日自成命牛金星居守率劉宗敏等以精
兵數十萬衆東擊三桂并挾永王定王及吳巖以行十
八日賊兵犯關城圍之數匝三桂堅拒守遣人趣 大
清援兵睿王彙程進自成潰敗 五月初七日 大清
封三桂平西王

順治二年三桂率師入陝西尋由西安駐漢中

三年流賊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
等由黔入滇盡收雲貴之衆勢復大震窺川陝

七年可望使白文選攻遵義殺王祥又聲殺楊展之罪

使劉文秀王自奇擊袁韜武大定擒之

八年可望留兵守川西

九年二月三桂偕定西將軍墨勒赓自漢中發兵分東西二路入川屯川南 四月孫可望使劉文秀白文選張先壁寇四川 十月大敗劉文秀於保甯初三桂取殺州都統白含貞取重慶白文選犯重慶含貞及總兵白廣生被擒文秀犯敘州三桂以其勢盛不敢戰比臘圍三桂於陣中數師都統楊坤力戰救免三桂奔綿州劉文秀席勝鋒由嘉定直犯成都追三桂於保甯至梓潼劍閣總兵嚴自明回軍力戰先壁張先壁先壁敗退

入文秀軍袁韜武大定亦退軍亂遂大敗奔潰

十五年春三桂請南征初張獻忠死餘黨推孫可望爲長受約束獨李定國稍與之抗可望惡其倔強嘗以事杖之百定國恨甚定國字一人綏德州義讓里棘鍼人爲大勇幹剛直目不知書有昆明人金公趾者知其可勦取世俗所傳三國演義時時爲之誦說定國樂聞之已遂明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武侯定國大感悟謂公趾曰孔明何敢望關張伯約之所爲不敢不勉自是益與可望左壬辰歲入廣西不復稟命可望遣馮雙鯉襲之定國覆其軍乙未歲定國攻廣東新

會爲平南王尙可喜所敗退走南甯時承應在安隆可望患定國之入安隆也遣關有才等以精甲四萬扼之田州定國嬰城有才收其兵丙申歲至安隆率承應入雲南丁酉歲可望大舉擊定國其部白文選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等密與定國約陣而不戰俾定國全力擊中軍以故可望舉軍皆沒定國使劉文秀追可望文秀縱之可望得旋貴州走湖南詣經略洪承疇投降入都封義王具言雲南可取狀三桂欲自以爲功上疏曰孫李治兵相攻今可望投誠歸化變亂之際人心未定大兵宜速進貴州此卞莊刺虎之時也疏上報可乃分兵

三路中路經略洪承疇信郡王鐸尼由湖廣入東路征南將軍趙布太固山總國安由廣西入西路三桂由四川入二月二十五日三桂發兵漢中府三月初四日至保甯十四日至合州四月初三日至重慶二十五日至三坡紅關石壺關將軍劉鎮國踞險設伏以守敗之晦日克遵義獲糧三萬餘石招降郭李愛等得兵五千有奇象一五月十一日入貴州時貴州饑糧餉不繼士馬疲困遲軍熄烽十七日敗總兵梁亦英於開州倒流水得象二馬五百有奇六月望水西宣慰司安坤蘭州宣慰司屠保受降二十三日興甯伯王興將

軍總兵劉董才王劉若王明池朱守全王友臣朱尚文
張伏成楊士誠李友才張宏羅志奇李貞虎周承福馬
承德等以七千餘人降時白文選率王安伯賓名望荆
江伯張光翠將軍鄒自貴張國用王安趙得勝王汝霖
塔新策高應鳳劉之復總兵周名望高正魁潘正龍陳
發秦斗金王有德郝先祚高世傑張斗霖黃之宮陳勇
武國用王國勳等以兵四萬守七星關文選令王興等
還駐舊營於是興等來歸七月三桂還遵義督師大
學士文安之率劉體純袁宗第李來享譚詣譚宏譚仁
等一十六營以水師襲重慶三桂還禦之白文選以三

桂之還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十月大兵

三路俱集戒期入滇李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乃令

郝三昇出中路壁雞公背而自出東路扼黃草壩十

一月初十日三桂自遵義進兵白文選退保七星關

十二月三桂敗白文選於七星關關地險峻前臨麻哈

江兩岸石壁陡峭中僅一小木橋以濟其南岸石城木

柵遍排巨礮積糧以守三桂知其險不可攻乃由水西

至西溪河得捷徑初二日至以烈茂晨渡關下流至天

生橋抄出文選背文選驚潰追至烏撒降兵千餘獲象

六馬寶守可渡河文選敗走馬寶亦與俱奔李定國軍

盤江泗城土官岑繼祿導 大兵入定國回軍拒戰敗
續祁三昇亦奔定國等奉永曆西走

十六年正月初三日三桂入滇城信郡王鐸尼將軍趙
布太會師 二月初三日三桂發羅次西追初九日至
鎮南州明日敗鷄兵王國勳於普湖山擒十一人獲馬
四十四匹李定國之奔也以白文選斷後文選度不支率
張光翠陳勝潘正龍秦斗金張斗麟呂三貴等西走十
三日距玉龍關二十里我師追及擒呂三貴獲羣呂玉
印一孔雀尾緞鎗金龍織各一象三馬二百四十四匹十
五日至永平疾趨至鐵索橋橋已爲文選所斷明日爲

復以渡十七日渡澗滄江十八日至永昌二十一日至

潞江二十二日過潞江江水深且急多瘴氣越江二十

里爲磨盤山一名高黎貢山本高黎閣之誤也高四百

丈許宛如在徑隘狹深屈曲僅容單騎定國策三桂累

勝窮追必不戒立柵數重設伏其間以竄名望爲初伏

高文貴爲二伏王國璽爲三伏且埋地雷谷中令曰敵

盡入初伏乃發燃地雷二伏三伏齊發首尾橫擊之片

甲不令其逃也三桂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者以爲定

國已去遠乃渡江上山隊伍散亂將入伏中降官盧桂

生定國以有伏告而前驅已入二伏三桂急退以精甲

孫伏兵名望不得已出戰二伏亦趨下應之戰於山間
短刀肉薄固山額真沙里布梅勒章京多波羅橫旗靈
章京石汗巴圖魯毒那章京拜察甲喇章京了士哈陳
不蘇孫塔牛祿杜大巴陵俱陣亡實名望王國璽亦戰
死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
塊滿面乃奔時伏兵僅六千人我兵上山者已萬二千
餘及搜伏兵矢礮兩發伏兵不得發不敢發死於林箐
中者三之二號發而起僅二千人而我兵之上山者無
一得免二十三日三桂西追二十四日至騰越州二十
五日過南甸至猛村

距騰越一百二十里有關曰天朝關中原地處於此懲磨盤

山之敗不復追二十六日定國走緬壁關永懸已先行

入緬定國與相失收餘兵走孟定

實名望水人知小

數升去兜參而出是日賊謂人曰吾姓實而山名必

登天不有豆入磨而不磨者乎今日是我死日也復飲

酒免爵而出手刃百餘人乃死三月李定國聞白文選在木邦移兵

與會文選率廣國公賀九儀等入緬迎永懸

時在阿瓦舊城新舊

南城中隔一江相去七八里攻其城外城已破緬僞乞降而陰調兵

修守具文選不能攻乃返仍駐木邦定國移猛緬金騰

道張應升來歸以原官用總兵曹廷生來歸改調澹兵

備三桂還駐姚安以王在極爲金滄守道盧桂生爲大

理知府倪巽生爲姚安知府米聰爲順甯知府閏三

月十八日延長伯魯養恩總兵龍海陽副將吳宗秀以
二千人自嘉定出建昌詣羅次軍前降又建昌德安侯
狄三品將軍艾承業張明志丁友才總兵馮萬保執慶
陽王馮雙鯉以兵二千人來降四月十一日副將孫
崇雅遊擊陳報國郭之芳張玉葉世先張應虎以兵二
千餘人自南甸來降十六日降將王安王汝霖黃之寶
叛走進昌三桂返滇城五月十六日殺國公馬惟興
進國公馬寶與將軍塔新策李貴焦宏曹賀天雲曹福
德單秦鐵以衆四千三百三十七人馬一千四百七十
一匹自瀾滄江外來降又漢陽王馬進忠子自德來降

二十八日公安伯李如柏宜川伯高啓隆總兵劉鎮國
都督僉事王朝欽各以衆二千餘人馬三千匹自麗江
邊外來降六月奏留西洋大砲以滇中初礮窺伺翁
多請留信郡王西洋砲以備不虞懷仁侯吳子聖孟津
伯魏勇襲永昌執張應升岐山侯王會總兵楊威趙武
史文鄧望功萬志元王敬韓天福王朝興曠世宰胡九
鼎以衆四千一百十五人降又東閣大學士張佐宸戶
部尚書龔彝兵部尚書孫順侍郎萬年策大理少卿劉
泌兵部都給事胡顯降七月元江土知府那嵩謀反
嵩字維嶽元江土司之族屬世掌他郎寨會土司絕嗣

嵩殺其族之長老未能遠襲知元江府性淫侈好兵遣弟嵩侵緬之普洱遂踞其地永恩入緬又欲平緬甸爲一省有不測可爲御步計文安侯馬吉翹扼之不果永恩加嵩巡撫以其子懋襲知府加其弟嵩佐明將軍畔懷明將軍黔國公沐天波又以次子忠亮襲其女嵩感激誓以身許至是與懋等定計舉事招留總兵孫應斗顧世勳陰約降將高應鳳朱養恩及石屏總兵許名臣土官龍贊陽及迤東各土司八月月初七日將軍都督楊國明以衆千餘降二十一日朱養恩叛走二十四日楊武伯廖魚以其六百五人馬一百五十五匹降九月

那嵩反高應鳳許名臣殺石屏知州奔元江嵩遂舉兵初十日發兵攻石屏時提督張勇駐臨安距石屏僅七十里名臣患其來援僞爲三桂檄召勇赴昆明勇欲往而名臣怨家發其事合篆文果小異遂止不行二十一日三桂發昆明二十六日至曲江驛名臣與贊陽奔元江二十八日將軍楊武劉啓明以官九十兵三千八百九十六人馬二千二百匹象四自騰越邊外來降十月朔三桂至石屏那嵩遣朱養恩屯兵老武山爲外援又設伏大竹箬以待石屏土官龍世榮知其謀導日大兵別取荆竹林繞出伏兵後初八日至元江壁於江東

我兵勢盛養恩不敢援十二日夜嵩出兵劫營鏖戰而退遂掘濠立木城困之又造浮橋過水路二十一日總兵馬秉忠出西門搏戰二十八日懷仁侯吳子聖以兵六百一十四馬二百五十七匹降十一月初四日攻元江不克初五日嵩出兵戰於城下初六日攻城東北破之初三桂使降將楊威立城下說嵩令獻高應鳳許名臣許仍故僑主名臣請自縛出就死嵩不可曰吾三人共事豈以生死易心乎積薪樓下雜以礮礮引火物以死自矢三桂射書江王令兵民縛嵩出降否且屠城嵩亦射書於城外備列三桂入關以來罪狀且署其舊衙曰山海關吳三桂開拆三桂大怒奮力急攻城破嵩自北門馳歸與妻妾登樓舉火自焚那肅沐忠亮亦各赴其室自焚那肅許名臣賴世勳許甲桂俱自殺生擒高應鳳孫應斗周長統馬秉忠嵩之反也應鳳請約李定國兵至永昌三桂率兵往襲然後糾合遼東土司以襲其後則三桂腹背受敵而滇賊可得也嵩不從及嵩遣人報定國定國方與景線構兵跌足嘆息怪其太早曰何不稍待耶經略洪承疇東還三桂請自固之策承疇曰不可使滇一日無事而已三桂頓首受教十七年正月三桂受總管命鎮雲南上疏乞沐

氏舊莊二月二十日奏曰臣三桂請進緬奉旨

一則曰若勢有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務必籌畫斟酌而行臣竊以爲逆渠李定國挾永歷逃命出邊是滇土雖收而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甯軍費益繁臣容慮益切臣荷

恩深重叨列維藩職

守謂何忍以此貽憂臣君父顧臣向請暫停進緬者蓋謂南服新經開闢人心向背難知糧食不充事多牽繫在當日內重而外輕也乃拜疏之後果有元江之事土司徧地動搖仗我臣皇上威靈一舉掃蕩由此蓄謀觀望之輩始知逆天之法難逃雖人心稍覺貼然然

逆渠在邊終爲隱禍臣今日內緩而外亟也臣忝承

上諭一則曰若勢有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務必

籌畫斟酌而行大哉臣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粗疎

言無可採惟是再三籌畫竊以爲邊孽不殄實有三患

一難臣請畢陳其說夫永歷在緬而僞王李定國白文

選僞公侯賀九儀祁三昇等分駐三宣六慰孟良十帶

藉永歷以惑衆心儻不乘此臣天威震赫之時大舉

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站定脚跟復整敗亡之衆窺

我邊防奮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時彼已退藏兵撤復至

迭擾無休此其患在門戶也土司反復無定惟利是趨

有如我兵不動逆黨假承慝以號召內外諸蠻侮以高爵重祿萬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動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也投誠官兵雖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問之民間無論各省銀兩起解愆期難以接濟卽有銀到滇招買不一而足民室若懸轡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餉之難如此也凡招買糧草民間必須搬運交納如此年年招買歲歲輸將民力盡用於官糧耕作半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之難又如此也臣是用徹底打算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患土司無簧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稍得安息民力稍可寬舒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於此如以爲臣言可採 勅行臣等遵

奉行事臣擬令歲八月間同固山額貞卓羅統兵到邊上養馬待霜降瘴息大舉出邊直進緬國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卽須旋師入境但自省城邊上一路糧料應於雲南設法支給又在邊上養馬必得四五十日儘力饌養圓牒須供得兩月路程方可行動出邊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糧臣通計大兵緣旂兵投誠兵土司探羅兵及四項善特勒約共十萬餘口以在邊養馬與出邊捐

糧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約該米七萬餘石此內如
投誠官兵與隨帶人口先於安插之日已給月米節次
題明又經戶部撥給官兵十六年分餉銀在案今應一
例隨軍支給糧餉其有緣旂苦特勒原不支糧今出邊
遠征官兵必帶苦特勒隨往邊外無糧何以養活應於
出邊之日爲始將苦特勒照例給米俟回到滇省再行
停支又有土司猓羅目兵原未食糧餉應於調到之日
照例給米並酌給鹽菜銀兩與所帶苦特勒一例給米
以勵其行回日方行停支此兩項雖算在十萬口之內
但原非食糧之數米係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糧又
在到邊七萬石之外此蓋就出邊外而言也如明邊回
兵除馬匹仍須牧放積下一月口糧在邊接濟大約前
後共得十萬石此項糧米不敢外請發銀專待戶部原
議撥給雲南十六年買米銀兩并十七年棒餉豆草銀
兩催解到滇臣分發邊上招買以備支給另行開銷外
至於滿漢約共有馬六萬餘匹作餵養五十日算以米
豆大麥三色兼搭每馬日得倉升八升共該二十四萬
石若以今日市價論需銀無數如穀熟之日市價稍平
臣大約酌量米豆大麥各價不等多少牽算每斗約作
八九分該銀二十餘萬兩又馬日支草二束共該六百

萬東若以今日市價論每東七八分一錢不等需銀甚多俟秋成後臣鼓勵士民招買每東量給草價脚銀二三分約該銀十七八萬兩大約此舉共得銀二百二十萬餘兩乃可以告成事雖所費如此然一勞永逸宜無不可也又請給印劄邊外土司收爲我用又請錄用投誠將官總兵十員以馬寶李如璧高啓隆劉之復塔新策王會劉得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等充之遊擊十員以曹福德蔡得春劉國泰王然羅思忠韓天福王朝興張善馮從仁鄧望功等充之守備十員以賈文學顧進陞余應榮高羽何祥圖鄭啓明孫志高江瓊田可久馬之貞等充之那蓋自昔洱遣子那杰那烈來降西番大寶法王因構訟被逐移居麗江中甸遣喇嘛由滇通路求入貢四月十八日岷藩宗室朱企鏗皇親武靖侯王國重兵部侍郎尹三聘編修劉蔭尙寶楊禎幹知府范春鑿自邊外詣騰越州來降降將楊武慮太皇后金寶一武靖侯銀印一鎮北將軍鍍金印二晉藩親軍右翼衛銀印一定夷將軍銀印一兵部銅印一貴州布政司銅印一尙寶司銅印一兵符局銀印一協將關防二神寶監銅印一五月初五日咸陽侯郝三昇率魏勇之子君重及總兵王有功劉芝藤鄒文魁副將

張鳳翔黃元舒相禹何天衢韓桂馨都督僉事周心翼
遊擊吳立志等以衆七千九百三十一人馬一千三百
四十六匹象三隻來降。六月十六日李定國杖殺賀
九儀九儀初守南甯大兵入滇歸路斷絕遂由南甯走
元江出邊外偕定國駐孟良其家在雲南三桂使其僕
李登雲招之事洩定國斬登雲杖九儀百四十次曰死
定國居孟良城內九儀也城外相去十餘里九儀受三
桂命攻定國城安遊之定國不往反招九儀人
城亦不至越數日來定國詰之九儀語塞遂殺之卽
戮其屍分其衆其部下住地慢地方夜結隊去卽
降。九月既望三桂疏曰楊武原守倒流水經臣戰敗
至滇祇領殘兵二百奔逃邊外因潰亂之際兵多無統

楊武攬歸部下又李定國下廣昌侯高文貴染瘴身故
楊武盡收其兵共有三千餘人擊之數降妻往騰越乃
自降以後專行殺謬同降將官藉故誅鋤利其妻財不
勝暴戾欲撤赴內地恐其心疑欲分其兵勢又必生變
况騰越偏處三宣舉足卽入逆黨未可法馭惟以羈縻
而已今用爲援剿後鎮。九月初五日李定國焚孟良
營趨景邁景線會白文選初六日賀九儀部將左勇將
軍都督僉事何起龍左司總兵都督僉事楊朝欽翁標
參將何大勝前協副將楊。左協遊擊陳貴左協副將
林君元以衆七百三十八人馬一百二十四匹來降初八

日李定國約白文選分兵兩路入緬定國由右文選由
左期以冬會於洞武

距潯江
七日程

十月初一日李定國由

潯江趨洞武進瑞羊岳大敗緬兵進屯洞怕村白文選
亦進屯象腮

洞怕距阿瓦八十里象腮距阿瓦九十
里皆阿瓦東南地各備糧爲固緬計

十一月太白經天

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緬酋莽達喇乞援二十四日三桂
疏曰緬酋乞兵救援願送永歷一節使在去冬其功可
成乃今春深百草萌動非行兵之時雖機會甚佳而時
序已過未使用兵惟是緬人以送永歷爲題巧求救援
若不殉其所請緬或能自守李白遠逃將來責緬送出

永歷則緬以請援不至爲詞何以答之臣反復算計緬
求不應因爲不可應之以實尤爲不可惟有用術而已
欲遠發兵馬必不濟事惟將永昌大理防邊兵馬就近
裏糧出邊大張旗鼓號作先鋒僅至千崖隴川地方而
止不時差放撥馬到緬境蠻暮江上促令緬人備船稱
臣統兵繼至虛張聲勢所謂應之以術也麻乃麻衣
土司龍吉兆龍吉佐謀反伏法

賊

是月太白經天

二月李定國大敗緬兵緬阿瓦城甚大而高城外二江

大曰蘭鳩小曰南噶喇環城三面皆水惟一面通陸自

白文選旋師後併鑿之引水爲湖留堤三道置水城其

上距城定國使前驅楊武叩水城下諭送承恩出不聽

又使斯統武諭之終不聽於水城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有開木城兵復前又立一城出兵駐守步步前趨漸逼定國營乃以夷目邊牙鮮邊牙傑爲大將大發兵出戰前隊皆象中有花象善突陣爲羣象先定國祝戰地當象來處有石橋橋下水深恐不測象將及橋自持長刀迎之象鼻捲定國定國躍起避之隨其鼻入斫之象鼻方反捲迎刃鼻斷負痛反奔羣象俱奔定國與文選鼓譟擊之陣斬邊牙傑殺細兵以萬計三月朔北勝邊外達賴喇嘛于都白吉以雲南平定遣使鄧義墨勒

根齋方物及西番家古譯文四通入賀三桂求於北勝州互市茶馬三桂以聞部議北勝州無開市之例但滇省初開時事不同請敕該藩酌議三桂奏曰馬市原在陝西西南從無雲南北勝州開市之例但北勝乃雲南北徼其外接壤西番又其外卽爲蒙古所產馬匹與西南邊外相等明畫疆界以守彼此不通設防多係步卒不用番馬互市未開故會典不載今威宣中外統馭萬邦蒙古西番悉爲臣妾頃于都白吉及達賴喇嘛感

上推誠之恩特以互市爲請此遠人向風宸衷之所嘉許非往昔可比者況今滇中需馬每年請給部

單遣官往西甯購買滇秦相越數千里必經年累月跋涉之勞芻蕘之費殊非易易假令近邊無馬遠事於秦亦不得已今既願通市臣愚以爲允開之便

其奏部議會典所載招商中茶每七斤蒸晒一籠運至茶司官商中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令市馬則例戶部給引與茶馬五司五司招商發引產茶地方採買茶商到司半貯茶庫以備易馬半聽商人自賣並不動用公帑今北勝開市其需用茶斤或本省採買或別省採買應否照西甯例請敕該藩酌議三桂又上言北勝不通江道遠省商買必不願來至本省普洱地方產茶不多

別省採買則肩擔苦負跋涉萬山爲數有限難以比照西甯亦不能告領戶部茶引或令商人於雲南驛鹽道領票往普洱及川湖產茶地方採買赴北勝互市官爲盤驗聽與番人交易每兩稅課銀三分如貿易虧損番人者許互市官解處若夾帶私茶及私買馬匹者國有成憲奏土 俞允准行二十六日防守大理永昌

副都統何進忠總兵馬甯沈應時班師入邊是月楊武殺將軍高龍總兵周名望馬良張登武蔣成龍張天寵段有榮徐文道吳泗於騰越 四月初八日張琦等伏誅琦昆明人孫可望時爲餘慶知縣家滇城南門外道

人梅阿四自言能煉神火鬼火指木成林化水成江金
刀變一成十之術琦惑之三月中途同諸生尹士鑾梅
阿四及阿四弟子繆士鴻等以牒黃勅書調各土司兵
又以沐天波子忠顯書約甯州土官祿昌賢期以四月
十二日夜半舉事昌賢首報皆磔市惟忠顯以家人潘
高明自承免死十二日李定國遣新統武造舟於馬得
狼江遣彭應伯造舟於井角定國時住碎賽雍爲浮橋
於南鳴喇江游騎時至瀟木城外五月初八日李定
國遣將軍王天才副將孫繼泰丁仲柳以兵三百人守
江橋十八日又遣長甯伯雷朝聖副將黃朝用高三允
以五百往馬得狼造船調新統武遣是日定國以舟師
十六艘與緬戰於蘭鳩江覆五舟仍返洞怡村二十二
日緬酋爲其弟莽猛白所殺猛白自立晦日丁仲柳斷
所守橋以衆一百六十八人馬十三匹來歸六月初
八日賀九儀舊部都司李維賓守備唐得勝來降十二
日副將黃朝用高三允都司李尙等焚所造舟二十七
艘以衆三百四十二人馬四十一匹象一隻來降朝用
謀殺雷朝聖朝聖走免七月十九日緬酋盡殺永歷
從臣八月十八日李定國以糧竭約白文選移營洞
武二十三日同次漢門坎或言於文選謂定國不可與

居以賀九儀事戒之文選心動遂引兵而北二十四日
三桂與白爾黑圖愛星阿信又分布滿漢兵入緬以前

鎮馬甯右鎮王輔臣為總統總兵馬寶高啓隆塔新策

王永祚王會馬惟興吳子聖由姚關鎮康孟定進沈應

時祁三昇由南甸隴川猛卯進十月二十八日三桂

出邊至騰越宋賽遣人諭緬以出邊之故令獻出永歷

即撤兵十一月十二日至木邦伏兵擒白文選部將

馮國恩國恩降願為鄉導十五日自木邦兼程進十八

日至錫波江初白文選之與李定國異趨也還錫波江

為浮橋以渡偵知大兵入緬遂斷浮橋趨茶山三桂

恐文選至木邦以襲其後遣馬甯祁三昇馬惟興沈應

時馬寶高啓隆分道追之二十五日馬甯追及於猛養

距錫波江八百餘里文選以衆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九人馬三千

二百六十四匹象十三隻降十二月朔三桂至舊晚坡

阿瓦東緬相錫真約我兵往迎永歷錫真持具葉緬文

六十里送永歷出城但求來兵遇札錫錫真其文有願

破等語蓋恐大兵之襲其後也次日遣高得捷官國泰

盛有功徐伯謙率兵百人往又遣吳國貴率兵二百人

為繼漏二下緬獻永歷併太后馬氏后王氏太子慈烜
公主及宮女十四人太監七人又華亭侯王維恭之妻
妾子女十人文武官妻女百餘人是日貝緬納永歷

曰晉王李定國至矣今途帝出就晉王軍縛竹椅爲肩
輿昇永應乘舟及岸水淺舟膠高得捷負以登岸永應
問其名曰臣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永應曰平西王乃
吳三桂也今來此乎遂默然初三日永應至舊晚坡初
十日三桂擁永應班師入羅至某處有樹一株徑三丈
樹又一山有壁長二里許馬寶勞壁立營掘土忽得鮮
肉循擊求之皆是真懼方欲移營壁忽如溝不知何
怪或云
蟒盤也十四日三桂移營至二十二日三桂

康熙元年正月李定國自景線移營猛勇二月初五
日三桂還至騰越尋奏曰提督張永報稱李定國兵馬
五六千在景線砍竹木搭浮橋過江此通南掌走交趾

之路臣策定國若從車里出普洱元江邊界走交岡則
調兵迎頭截殺若由老撾走交趾則去邊甚遠此時邊
外瘴生非復用兵之日未宜勞師遠涉以期難必之功
惟有用閒招攜以重賞主人齋論招安又行開計使之
相疑云二十九日正藍旗章京厄爾特與蟒出酒出阿
爾必岳得濟蘇問色對大拜門都海佳厄西兔等伏誅
厄爾特等謀於三月初五日赴漢中舉事分得撥什庫
章哈首報皆伏法曰三月十二日李定國自猛勇移營

欲就繼猛心十三日三桂擁永應還入滇城

居四十日寇馬尾榜擊賴友屯甫大社袍東黃餘帶舉
止有度有甲士往觀端坐不動亦不問其姓名甲士喚

曰此眞皇帝也出
案衆謀反事覺死

四月二十五日三桂殺永歷於滇

城甕子坡內大臣愛星阿議送永歷入都三桂謂道遠
恐有不虞愛星阿曰然則如何三桂曰駢首星阿以爲
不可安南將軍卓羅厲聲曰一死而已彼亦曾爲君全
其首領可也三桂乃命楊坤夏國相進帛王與太子及
王維恭皆縊翼日送太后入都五月奏加雲南鹽課
銀十萬九千六百二十二日遣白文選入都六月
月二十七日李定國歿定國自九龍江走景線至車里
之猛臘欲由交岡走交趾入廣東聞永歷訃遂哀憤成
疾死始初葬地至今寸草不生夷人過必拜
而後去後改葬順天蘆溝橋西胡家疃七月二

十七日將軍馬思良副將胡順都督王道亨以兵二千
餘人自思茅來降思良爲定國表弟因定國託孤於靳
統武統武專權思良不平遂降統武亦旋死十月議
賞緬酋三桂奏罷之十一月李定國子嗣興率長甯
伯雷朝聖將軍黃尙質總兵盛可德周柱等自慢法來
降又劉文秀子震率總兵谷友傳法盪守先雷光庫等
自猛窪來降

右收滇入緬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
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丙大臣諭三桂子額駙應熊曰

他日永厯在緬邊方多故故子若父將印重事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爲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快快不擇

三年水西土酋安坤謀反順治十五年坤既歸命康熙元年有常金印者自云開平王後由粵至與坤謀不軌又有劉永甯倪生龍丁調鼎李元龍等至阿堵牛場言海上已立新君國號平順晉王李定國尙在諭令起兵坤遂聚衆數萬以叔如鼎爲總統通貴州土司羅大順等約共取雲南坤師張默之妻父皮熊皮熊本江西羅公爲孫可望所敗逆亦使蜀人陳進才等各路給散符

付總兵沈應時獲進才以報三桂督雲貴兵分兩路進討三月初一日自率滇師由畢節七星關取道米羅歸宗直入果勇令總兵劉之復駐兵大方遇其衝逸檄貴州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屯糧三岔河期首尾夾攻而檄貴州進兵文謨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駐兵陸廣黔蜀所調糧儲亦盡屯於陸廣鎮西以致兩路聲援皆隔絕不通三桂軍於龍場見糧將絕外援不至永順總兵劉安邦力戰死軍亂夷勢益張適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偵黔營虛實爲本深所獲始知滇兵被困乃使爲鄉導鼓勇進兵副將白

世彥手斬夷目以罵於陣以罵者坤之驍將也既斬夷
衆遂潰總兵李如璽亦率精兵直入兩路兵始合爲一
既敗之於阿作峒又敗之於初得峒九月又敗之於
紅巖峒坤率其妻祿氏奔木弄箐由烏撒至烏蒙烏蒙
不納坤遣漢把魯經齋印請降三桂不許分兵追擊生
擒安坤於大方之杓箐十月又擒皮熊於烏撒皮熊
時年八十餘面黃三桂三桂不能者絕食十五日而死
是年吳應熊給假省父四月至滇十月還都錢邦芑字
人官都察院初由閩至黔既由粵至滇滇破祝髮雖足
山號大雄和尚應熊省親遇之於貴州道中此語不遇
應熊執之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局我以求
死所耳吾兒正重其許矣於是命亟禪之去

四年正月誅安坤及張獻丁調鼎倪生龍等水西既平
奏請建郡疏云竊惟南方蠻種惟滇黔最多而貴筑土
司獨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
明臣王守仁辨爲徽象遺裔雖未詳孰是大都享有茲
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漢浸大歷唐宋元明之世日
益以繁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郡邇稽往代叛服
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懷承頤旨此於滇爲咽喉之
病於蜀爲戶牖之狼於黔爲盤結心腹之蠱毒也先是
故明天啓年間蠻長安邦彥構難發端遂因黔一載城
中殺人爲食市坊鬪骨如山酋首西寇馬龍志欲洗兵

滇海東抄遊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
氣經年永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閒道粵西往事
之害如此顧當年曾調六七省士馬費千百萬金銀以
剿先後垂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終以叛
馴致蠻孽滋長養成騷大由此負尉佗王粲之志懷夜
郎小漢之心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朝開拓黔地
安坤荷寵獨優詎期吠堯之狗頓生變志謀禍封疆臣
奉張天討之靈直搗老狐之窟渠魁斯繫縶羽全
芟是役也告成事於一年銷憂危於三省良以兜鑿餘
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屢代難除俟我朝而

功成伐暴從此南方永靖寶蒙一皇上恩施拜手揚

休歌咏罔替矣惟是武切已奏京觀已成土其土而人
其人斯盛世開疆宜興設流之制臣請得而陳之議
照滇黔十部提封要不過中通一線此外則皆生苗部
落是故有常之賦無多誠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敵
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
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一之計卽黔之爲省亦得以稍
展幅員是向之害黔者今且益黔矣此則全盤形勢之
大概也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
置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兼值草昧

之初一切尙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可乎臣擬將隴勝的都梁你阿梁四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比喇將法戈大著木勝架勒四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司僮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臣當另議具題此則制治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員與其冗也甯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兼管永甯赤畢等衛駐劄比喇外其三府臣擬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

內比喇一府再設推官一員承領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已成至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料糧典夫衙門經費之需郵驛夫馬之額此當徐爲措置容臣次第奏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恭請 廟謨俯垂鑒定俾後世遵爲成憲遐邇奉作大經所有文武職官恭候 命下另爲題請再照所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水西爲稱宜改新名用示表 朝展土之烈恭懇 皇上每

府賜定一名聽部臣照名鑄給關防印信府發轉給施行 三月迤東土酋甯州祿昌賢新興王耀祖耆峨祿

益王揚祖王弄山王朔蒙自李曰森李世璠李世屏八
寨李成林糾合納樓普率教化張長壽枯木龍元慶儻
甸葉向陽葉正昌石屏龍韜龍飛揚元江那烈路南秦
祖根陸涼資洪彌勒昇復祖維摩沈應麟沈兆麟及王
承祖王義王先任王先倫等因三桂征水西未返乘機
欲由潯江廣西諸路襲雲南先分兵掠地祿昌賢陷甯
州執知州曹誠犯昆陽晉甯三泊王朔李世屏普率李
成林張長壽犯臨安秦祖根擁開國公趙印選犯彌勒
龍韜龍飛揚犯石屏李世璠狼蒙自執知縣潘馴祿益
王揚祖陷樹蟻與舉人董奇器楊細暗通執知縣學衍
慶蘇昌贊復遣吏目犯河西於城外呼舉人蘇若頰諸
生蘇似頰內應守備嚴有義知縣胡時翺擒斬若頰等
餘酋分犯廣西維摩等處滇城震動總督卞三元巡撫
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發兵分討復留職祿益等遣走擒
楊細董奇器及其父名臣三桂亦自水西遣趙得勝援
石屏王輔臣援彌勒生擒趙印選 四月宜良竹子山
賊李忠義等聚眾犯城三桂使都統何進忠副都統高
拱宸總兵馬維興趙得勝三道進剿平之王耀祖僭稱
大慶元年遣姪王先任王義招江外僞吳陽侯齊正總
兵馬麟甲李明陽等犯易門奸民徐元勳楊佩遠等爲

內應賊陷執知縣胡邦靖邦靖被害三桂將討甯州以
糧祖狡黠爲諸酋最先計劃之陣擒燿祖會其弟楊祖
自曹賊據鐵爐關堵扼滇省要道三桂遣副都統石國
柱敗楊祖自以大衆馳易門陣斬馬麟甲李明陽遂困
其賊十七日復易門擒齊正王義斬僞軍師蓋傳信及
徐元勳楊佩遠等五月三桂返雲南七月再剿迤
東叛酋易門甯州檮賊雖復李世番李日森仍據蒙自
縣麻昌賢祿益依之沈應麟據維摩龍韶入樂育與那
烈龍飛揚合王朔據老寨李成林據八寨龍元慶據枯
木葉向陽葉正昌據儻甸聚衆相結約共攻滇城三桂

留左都統吳應期同巡撫袁懋功居守使副都統高得
捷高拱宸王屏藩總兵王輔臣周鎮等剿蒙自使總兵
沈應時馬惟興等先討沈應麟次進文山老寨諸酋奔
逸後路使總兵趙得勝等由元江落恐討那烈龍飛揚
三桂親率大兵與三元張國柱從臨安阿迷前進十
七日高得捷等進師蒙自敗李世璠葉正昌復縣賊得
知縣潘馴又敗李日森於發果山八月初五日遣左
叅章京胡國柱直搗老巢敗王朔祿昌賢昌賢走入寨
朔走霧露結賊二十八日三桂由王弄山文山抵敎
化一是日以藩下人衆食鹽不足議每月增資煎井鹽

十二萬五千斤加課二千兩 九月十二日三桂由枯

木

文山龍元慶遁依土國僂得功遣兵

追之又遁入交陞高拱宸追剿蒙自諸夷李世璠葉向

陽葉正昌走大江沿李日森走打巫白普旋被擒吳國

貴田大江沿追賊至勒古簿擒李世璠斬葉正昌等沈

應時至維摩沈應麟自度不支從法古隴城

州

境突出

應時要擊斬之 十月趙德勝師次落恐龍鞘等奔納

更山德勝拚擊斬鞘擒那烈龍飛揚馬甯兵至八寨藤

昌賢據龍庭山守備儻法奪路登山斬昌賢吳國貴斬

王朔於霧露結馬惟興斬張長壽於邱北李成林走交

陞交人殺之逸東悉平乃述沐忠顯妻龍氏子神保赴

京初沐天波以長子忠顯贅石屏土官龍世榮第三女

隨世榮居又隨出降居滇城張琦之獄詞涉忠顯忠顯

知不免謂妻曰我今蹈不測汝孕已四月善自保脫生

子可無絕先人後矣令內官滕九德僕白君愛引之出

以三月二十八日許言進香東嶽祠逃匿昆陽州忠顯

雖免死亦逮赴都龍氏攜婢夏蓮偕行人莫有知者居

昆陽六日走新興匿九德兄飛熊家飛熊死又徙其弟

飛豹家其年八月龍氏生男九德等名之曰神保王耀

祖反使段尙賢以衣幣迎之及賊不利從之法冲白乃

家已又令君愛匿之滕老五家王耀祖取得其聯絡諸
曾書有今沐氏有子在滇事成奉以爲主之語三桂始
知土酋之反爲神保也令新興知州楊彥洛捕獲神保
母子斬君愛九德及滕老五楊滕龍磔王耀祖沈應麟
於市忠顯先在都無恙妻子至遣戍甯古塔 是年作
新府三桂居劉文秀故宅以其狹小置菜海子之半更
作新府菜海子者三桂寢永厯旣死復焚其屍揚灰之
處也

五年雲南鄉試平西藩下中式者一百六十三名後奉

旨准三名附雲南舉人末三桂自諺藩下子弟彬

彬多文學之才主司迎合共意有口尚乳吳未入棘院

填榜署名而登賢書者

是科中式某後任雲南某州知

一天星斗本州坐堂好似玉

帝朝天又顏其殿口廣焚軒初三桂入滇羽書旁午

朝廷假以便宜不復申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
財戶部不得稽遲是年截具用人題補之權遷除悉歸
部選轉餉雖如故額不得仍前之多除吏亦具疏伴謝
中實怨望部選官至指爲外人云

六年三月奏蒙古干都台吉聚兵麗江北勝請移兵捍

禦 閏四月 詔圍撥雲南府屬州縣衛所給平西

藩下兵丁口糧園地之役百姓例應他徙開聖明年巡

撫袁懋功奏稱滇土極薄百姓極貧今一旦驅往別境窮困艱難不可盡狀請令其佃種原田照業主例納租免其遷移疏上報可 五月奏蒙古干都台吉遣人至北勝州乞赴滇省通商 六月蒙古據麗江中甸逃西番二寶法王哈馬臨清塔丁等來奔令居南關外古城 九月巡邊疏稱蒙古移兵奪的離麗江北勝不遠另自中甸出麗江或由永甯走北勝徧我門戶一舉足而入里簾我兵既少萬難捍禦若待蒙古番壓境方議發兵相云一千四五百里安能救危疆於一旦乎萬一事出意外敵人闖入邊境不惟省城動搖全滇土司未免各懷幸亂之心一旦變從中起內外受敵兼辦殊難計宜先發制人庶幾事當能濟今擬留左都統吳應期固守省城臣親到彼中酌察形勢相機堵剿二十六日起行 十一月至大理奏稱蒙古撤兵奪的分札三道隆冬冰雪已深敵人料不能至已分布各營官兵固守門戶臣暫旋省十七日班師洱海

七年請以原

賜沐氏莊田七百頃併入園內

七月奏蒙古據中甸執麗江土知府木懿奏其受蒙古僞封遷赴省城以其長子請圖職人以爲冤

八年營新城

九年巡撫都御史朱公國治蒞任

國治遼東人

十年巡邊北勝鎮將趙某報西番人入寇故也雲南自土酋平後內地寧謐諸番部落治兵構怨不過自相仇殺初無有犯中國心邊將生事挑畔番人游騎聞至邊外亦未嘗大舉深入也趙某輩阿三桂意妄報邊警三桂挾封疆以自重張皇邊事自負萬里長城鎮將欺督撫三桂欺朝廷懷藏弓烹狗之慮深市權固位之念重勞王師傷財所不顧矣

十一年先中憲公

江西南昌人劉崑

以東鹿知縣擢雲南府同

知十一月蒞任新任官知縣以上例謁王府有才望素

著及儀表偉岸者百計難致令投身藩下蓄爲私人先中憲公受事三日後循例入謁待茶便坐細問家世歷歷已而默然目矚先公不轉瞬顧謂胡國柱曰科目中有此一大奇命具飲俛坐踰二十刻乃出明日國柱代王報謁隨遣客道意先公曰我投身久矣若不知邪客愕然問故先公曰己亥年廷試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客拚耳走冬至後三日雷電雨雪風雪一時兼作西北方天門開守有人馬紛紛格戰之狀十二月按察使李公興元蒞任

遼東人

旨平西藩下逃人俱歸有司審理

章京不得干預平西勦莊棋布管莊員役盡屬豺狼殺人奪貨全無畏忌訟牒命盜兩案甲兵居其大半有司不敢問又勒平民爲餘丁不從則曰是我逃人也誘人稱貸責重息稍有毫髮負亦以逃人誣之有司俱不敢問中丞朱公欲大振作而屬吏因循不之應新任臬司李公素以風力自持部檄既下稔先公強項屬爲審事官凡甲兵有罪輒論如法不少貸平民判使歸農者數百人三月初五日北門城樓東脊鴟吻中出自煙高五尺闊四尺察之乃蛟也以泥塗之乃趨是時物異最多西寺塔頂銅鳳有聲呼叫數日不止斷其首方已又

一異鳥展翼方丈餘三桂遣排槍手擊殺之狀貌怪異博物者不能知其名又羅次縣山素無野獸登牧忽見羣羊數百通散嶺谷曠者奔者臥者各自爲偶縣人怪之上山觀則萋草蒼然一無所見七月初三日疏請撤兵三桂專制滇中十有四載位尊權重收召人才編陽爲拓地之功而險擅其利諸水陸要衝徧置私人權斂市貨潛積稍礦諸禁物詭稱邊警要挾軍需以示餉不可裁日練士馬利器械雲南十鎮大帥及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川總兵吳之茂陝西提督王輔臣輩皆舊

日部將爲之腹心應能尙主京師朝事大小飛驒報聞
久益跋扈所爲多不法朝廷患尾大稍示裁抑仍不
自責輒滋怨望三月十二日平南王尙可喜請還遼
東許之三桂不自安亦具疏僞請天子知其奸

溫旨答之曰王自歸誠以來克竭忠盡力行間功
績懋著鎮守巖疆宣勞歲久體奏請撤兵安插恭謹可
嘉今雲南已經底定藩下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戶
兵二部確議以聞部議三桂及所部五十三參領佐領
官兵家口應准遷移疏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一議
吳三桂宣勞已久今既具疏請撤應將所屬官兵家口
俱行遷移至於雲南有苗蠻土司雜居且係控禦西陲
要地應遣滿州官兵鎮守俟駐防官兵到日三桂起程
一議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寧謐若將三桂遷移必
須遣官兵領守兵馬往來驛遞必致苦累且雲南有苗
蠻土司雜居若撥滿洲官兵鎮守必須四千少遣則力
薄多遣則京城兵力又減相應仍令三桂鎮守可也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同九卿科道確議畫一會議
仍以前兩端具奏奉旨吳三桂請撤情詞懇切著
率所屬官兵家口俱行撥移其滿洲官兵不必遣發如
有用滿洲官兵之處該藩奏請於是兵部言三桂所屬

蘇旂援剿前後左右四鎮官兵萬二千名仍留武定曲
靖楚雄等處令督臣統轄報可三桂本挾雲南要

旨慰留冀得世守藩封如沐氏故事永寤滇中

命

下愕然氣阻其黨咸憤憤不平謂王功高今反奪王滇
德恩舉事三桂亦自負才武不世出地險財富所屬親
軍與兩邊諸鎮職將健卒皆百戰之銳素得其死力他
直省平日所植黨羽兵起當無不從命且開國諸宿將
多先後物故無足抗我戎行者遂決計反 八月十五
日 命禮部侍郎折爾肯護理三桂移家冀北

詔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賴師武臣力及海宇寧謐

必振旅班師休忠士卒俾封疆重臣優游頤養實延攸
世寵固山河甚鉅典也王夙篤忠貞克播猷畧宣勞
力鎮守巖疆釋朕南顧之憂厥功茂焉但念王年齒已
高師徒暴露久駐遠荒眷懷良切近以地方底定允王
所請撥移安插茲特遣禮部侍郎折爾肯等前往宣慰
朕意王其率官兵趨蓑北來慰朕眷注庶幾旦夕覲止
君臣偕樂永保無疆之休至一應安插事宜已飭所司
籌庀周詳王到日卽有寧宇毋以爲念欽哉 九月

詔預給藩下官兵六月俸餼初七日

欽差折爾

肯至兩邊助莊民迎於歸化寺以保留請折宗伯曰吳

王自請移家若輩何人敢云保留屬有司捕責倡首者
三桂乃集諸謀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遐謂明亡未久人
心思舊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願爲前驅
矣方光琛曰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尙可解至明永曆
已竄蠻夷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今以王兵力恢復
明土甚易但不知功成之後果能從赤松子游乎事勢
所迫萬不能終守臣節篋子坡之事可一行之又再行
之乎三桂聽之悚然遂不用茂遐策十月朔日三桂
鑄印其文爲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鑄工清軍廳吏
畢某之子也先中憲公知之密白中丞朱公曰事急矣
宜商之折宗伯會疏展期以緩其反密請重兵速振川
西鎮遠常德等處擠之山中使不得爲出柳虎縱有不
測亦易制也中丞不能用十一月佯示行期雲南府
知府高公顯長字欽州
深州人出交水爲夫馬芻糧備十八日
遣騎執高公於交水

右開藩專制宜效命於公曰吾職矣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反是日昧爽召各官赴

王府會議中丞朱公率眾往賊黨不俟令害之刃乃三
下死

餘皆被執知朱中丞李果司及先中憲素爲賊黨切齒
使其子飛騎傳諭不得輕殺至則中丞身首

已殊泉司與先公衣冠有頃胡國柱出曰各官釋縛供
皆要將加刃聞令乃止

職臬司軍廳二人押赴審事堂先公曰死則死耳何事
可審國柱笑曰且需後命至審事堂與偽刑曹楊彥光
傅奇棟等列坐李公慷慨激烈罵不絕口彥光曰公休
矣且俟劉先生一言奇棟曰先生與旅員異先生明朝
世家今日恢復宜效命先公曰若誤矣順治元年若輩
迎王師入關十八年又執承應於緬甸前明之亡
誰實爲之在明亡明事清叛清兩朝亂賊天地不容
我恨力不能誅汝乃欲我汚此七尺哉初公之入滇也
三桂愛其才因不入其黨是以銜恨及爲審事官執法
不撓賊黨側目日譖於三桂恨益甚至是籍先公署圖
書之外椎衣二筒米二石錢三千文馬一匹蒼頭二人
餘無有也三桂怒責左右曰汝曹素訟此人貪今貧如
是幾爲汝曹所誤謂國柱曰劉某廉幹行大事不可無
此人其爲我諭降中夜使其子某至審事堂諭意先公
怒叱之某曰不從禍且不測先公瞑目大呼揮鐵索擲
之不得已反命三桂愠曰倔強至此耶謂國柱曰是當
予以殊苦而降之二十七日逮赴三市街與知府高公
並杖四十成高公永昌衛先公騰衝衛繫李公於獄
僞署郭壯圖爲雲南留守大將軍胡國柱吳應正金吾
左右將軍高得捷左右翼將軍吳國貴張國柱親軍前

後將軍吳應期夏國相親軍左右將軍王屏藩衛侯驍
騎前後將軍陶繼志張足法驃騎左右將軍線惟明田
進學鐵騎前後將軍范齊韓廖進忠鐵騎左右將軍又
解布政使崔之英印以知府某代之以琅井提舉司來
度爲糧儲道彰化南爲雲南知府使吳國貴夏國相帥

步騎前驅

中先有謠言曰不是春不是秋提刀

十

二月初一日三桂東行是日營歸化寺初五日貴陽兵
譁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能支謀東扼鎮遠初八日至
鎮遠知府張惟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命令阻公毋東
兩人猶豫不決有守備某者以考試懷恨力勸從賊且

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會問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
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遠巡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
定矣遂縊于某筆帖式雅圖華善從死

兵部郎中黨古

高泰戶部員外陸永洽兵部主事辛桂先在貴陽爲三
桂夫馬芻糧備反隨至黨古吳等馳出赴京上變惟桂
先不及行與華帖式蓋圖圖俱爲李本

深所害十二月二十日黨古吳等至都

二十六日

詔削三桂爵諭雲貴文武官員軍民曰逆賊吳三桂窮
蹙來歸我

大世祖章皇帝令其輸款投誠授之軍

旅錫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屬將弁崇階世職恩賚有

加開闢滇南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異數晉爵親王
重倚干城實托心膂殊恩優禮振古所無詎意三桂性

類窮奇中懷狙詐寵極生驕妄圖不軌於本年七月內
自請撥移朕以三桂出於誠心且念其年齒衰邁師徒
遠戍已久遂允奏請令其休息仍飭所司安插周至務
俾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諭朕懷朕之待三桂可謂
隆情至德蔑以加矣朕覽川湖總督蔡毓榮等奏疏稱
三桂徑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朝鴟張之勢橫
施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去官爵特
遣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統領禁旅
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尅期蕩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
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畏罪懷疑
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深爲不忍爰頒敕書通行曉
諭爾等各宜安分自保毋聽誘脅卽或誤從賊黨但能
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至爾等父子兄弟親族
人等現在直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職業
並不株連爾等勿懷疑慮其有能擒斬三桂首級獻軍
前者卽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
池歸命自効者論功從優敘錄朕不食言汝等皆朕之
赤子忠孝天性人就無之從逆從順吉凶判然各宜審
度無貽後悔地方官卽廣爲宣布遵行二十八日三桂
至貴州以貴州提督李本深爲貴州總管大將軍巡撫

曹申吉先削髮遁招至與潘起先張文德等俱以原官
用

十三年正月三桂自稱周王有某生者上書極諫大略
謂宜奉明正朔稱前平西伯縞素待罪以告天下則忠
臣義士孰不傾心今義旗甫舉便以開國爲名是解天
下體也自此人竊王旨無復望其景從矣遣吳國貴

等犯楚王屏藩犯蜀十二月三桂發貴陽二十日至鎮

遠二月賊師入湖南廣西撫蠻將軍孫延齡反應

三桂延齡妻孔氏媿貞定南王孔有德之女也有德歿

朝廷以延齡爲將軍攝理王府事

有德子土訓三桂之婿爲李定國所

修故以延時擯殺人犯法十二年春都統王永年發其罪狀按驗

詞服詔奪其官滇變後上以廣西境鄰貴州

重念有德舊勞特起延齡統兵固守延齡旣恨永年刺

骨又怨前之削奪也受三桂命二月十八日詐集諸

將議事殺永年於座及副都統三十餘人遂勒兵圍巡

撫署以僞命脅中丞馬公雄鎮降

字錫蕃遼東人

公朝服北面

再拜曰臣亡狀謹以一死謝國即拒戶自盡家人踴

扉入救之不得死已乃遣其長子世濟詣闕上變有

聞又遣客攜次子世永孫國禎乘夜穴垣出間道赴都

聞

賊知公不可屈而子孫入朝乞師者且相繼益志且懼賊兄延基率兵排闥入環立露刃說公公引所佩刀自刎不殊血流被體賊卒前抱持救之奪其刀刀創救者右手墮三指賊昇公出並驅其家屬幽別室中遂發兵寇平樂三月初九日兵部尚書于際請誅逆子疏略曰逆賊吳三桂負恩反叛肆虐黔蜀流毒楚散布偽術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尅期進剿元兇授首在指日間獨是逆子吳應熊素憑勢位黨羽衆多擅利散財蓄養亡命依附之輩實繁有徒今既被羈守凡彼匪類變引瓜連但得一日偷生豈肯甘心受死卽如種種流言說傳不止奸謀百出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內不早爲果斷貽害非輕爲今之計惟速將應熊正法傳首湖南四川諸處老賊聞之必且魂迷意亂氣阻神昏羣賊聞之內失所援自然解體卽兵士百姓聞之公義所激勇氣培增至應龍親隨人等繫累之中益成死黨聞發禁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衆則難防時久則易玩速敷法司訊別情罪重者立決次者分給各旗消除內變之根原掃蕩逆賊之隱禍洵今日第一要著也疏上應熊伏誅三桂善持兩端反後頗中悔及聞應熊計時方飲停杯洒淚曰今日乃眞騎虎矣廣

東韶州副總兵張星耀反附三桂縱兵大掠副都統蟒吉圖自肇慶北行以所將卒五百人破之星耀走江西

五月夏國相陷江西萍鄉縣爲湖南入江西之要道

賊窺江西先陷之 九月先中憲公抵騰衝衛衛守備

楊某編入沈太伍中 先公始至楊偶不爲禮後忽折節周旋備至先公深以爲訝未久楊

疾卒先公爲經紀其喪於廢紙中見有胡國柱論地方知楊之前無後恭國柱爲之也

十四年郭壯圖括莊民爲兵 夏國相築土城於萍鄉

又環城築礮臺十餘所發掘塚墓暴骨如莽 高得捷

寇吉安其屬二千人副將韓大任陳堯元 吉安志作百舉百舉其字

也各二千人皆選鋒也城守單弱遂陷 七月十三日

高公顯宸卒於戍 馬雄自廣西犯廣東陷高州府又

陷電白縣廣東總督金光祖帥師禦之軍於儒偏 十

二月儒偏師潰春江副總兵於奮起叛降賊恩平陽江

相繼陷歿

十五年正月十六日馬雄兵至新會羅兵於圭峯諸山

平西王尙可喜遣標員趙天元謝厥扶等以水師拒之

於江西 二月十二日安親王復萍鄉大兵至賊拒戰

於賊東流江橋把總張德以奇兵三百人由間道襲城

夏國相奔湖南安親王追及於長沙馬寶拒守三桂自

將援長沙十五日趙天元劫諸將降馬雄時總兵張偉

駐新會遊擊芮夢龍叛以城降 三月初一日安親王
進師逼長沙賊率九千人營於瀏陽門外大兵先與王
緒結陣自固我師繞牆壁煙塵蔽日三桂坐譙樓遙望
緒軍如已敗倉皇莫爲計有頃聞緒墜發礮三壁中沸
起白刃排空濤翻雪舞呼聲動天地軍聲大振賊宿衛
兵氣驕甚爭出赴敵我師大敗之追薄城下賊遊兵力
戰始退是日勝負略相當逆姪吳應正中矢死 馬雄
屠新會各村殺擄男女亡算勢且逼廣州尙可喜子倫
達公尙之信被廢懇望 命叛降賊殺父客金光字公
緒說以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不下者此人爲之也上

表三桂自稱舊署輔德將軍移檄郡縣使皆納款旣而
馬雄移駐肇慶遣將分守衝要趙天元裨將黃有功大
掠番禺謝廠扶殺之天元訴於馬雄與廠扶治兵相攻
之信右廠扶陰助其餉由是雄與之信有隙不敢窺廣
州 八月頒僞敕移置先公於永昌是年高得捷死於
吉安得捷老於兵聞所將卒銳甚能以少擊衆孤軍踞
吉安閒以百餘騎出戰我師輒挫一日於副將色勒故
宅獲資金數萬兩韓大任以告胡國柱國柱遣書得捷
曰我兵之備公所得幸假以佐軍公立大功何患不富
他日償公者且百倍也得捷快悋恨大任賈己先是得

捷王兵大任等奉令惟謹已進大任楊威將軍位與得
捷伍遂不爲之下得捷受侮於後進鬱鬱成疾死

十六年四月我師復吉安高得捷死韓大任專桶日以
詩酒自娛口不言兵備親王率江西總督董福國等十
萬之衆環城而軍城外眞君山天華山城岡山螺子山
壁壘旌旂連雲灌冰大任震懼兵威嬰城自守久之我
師進偪大覺寺城中飢勢且不支賊衆忿激請戰大任
不許請掠兵又不許總兵魯某固請大任不得已許以
百人出城奔大覺寺往觀勝賊中見先往者勝不俟令
鼓噪而出遂奔螺子山備親王不意賊猝至倉皇棄營

走賊入壘掠酒食縱飲大醉拒敵而返將及城隍廟中
訛驚曰追兵至矣踉蹌而奔踐踏死墮濠死者無算大
任亦墮濠幾死驚潰之後不能復出三桂聞其急遣馬
寶陶繼志王緒以九千人援之馬寶先遣謀從水關入
報大任謂謀曰我聞馬帥已降清汝來眞偽不可知
謀曰馬帥慮此矣臨行屬以棒槌二字示信大任默然
良久曰馬帥如眞赴援者至城下免肯有髮在我當出
會遣之出寶等進師阻水不能達城下城中寂然無一
礮相應疑不敢前進師安福將軍厄楚帥師三萬追之
厄楚名敢戰先擊王緒軍斫營直入寶與繼志合軍救

緝敗厄楚還師湖南夏四月大任宵遁夜分渡河既濟發礮嚴鼓我師以爲劫營驚擾終夜平旦始知其遁以其兵精不敢逼大任至寧都上鄉土賊謝士禮等率衆附之已皆潰散十月十四日拔營走福建詣康王軍前降吉安之寇召之者郡人劉某令大任之降康王則孫旭爲之也旭湖州人少而機警稍知書入武學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反總督姚啟聖募士入閩旭往應募貌既偉又有口才啟聖悅之旭請招某山寇寇受撫借旭至縣縣令以賓禮待之縣有捕役素恨旭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縣贖良然於是執旭及盜鞠訊具服解赴浙省臬司獄賄軍書旁午囚多淹禁旭與解役私相結久之移旭還縣出北新關遂與解役逸凡七日而至建昌府詣樂燦軍燦取逆之大帥也奉逆命寇江西旭改姓名爲王懷明自言聚兵爲義師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發祥信之發祥字長儒都昌人爲具衣冠署偽職燦敗發祥以殘卒千人歸大任大任求募客發祥以旭應一見相契遂用事權傾一軍大兵圍城簡王安王皆招降大任大任猶豫時康王偕姚啟聖經略閩事旭欲大任就啟聖諸招降者俱阻不允時贛州折爾肖亦遣魏祥來招降祥字善伯寧都人負重名旭忌其

才恐大在爲所動則奪我閩約構祥於大任大任入其
言怒曰二王招我我且未許折爾肯何人乃欲以滿臬
爲餌乎命旭收祥榜掠慘毒發祥爭之不能得竟殺之
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亦以諸招降前已皆不允非閩
不可就遂從旭言降於閩旭以招降功議敘當以道員
用給假歸里一門血屬死無遺子廬舍亦焚毀一空旭
自傷祝髮爲僧號諦暉住持浙江靈隱寺雍正三年以
募化入閩死秋七月胡國柱馬賓等犯詔州鎮南將軍
麟吉圖都統穆成格帥師擊走之賊遺張星輝爲鄉導
兵數萬糗糧攻具甚備志在必得麟吉圖自廣州馳至

視北城爲最衝厚築土牆遣一軍駐白土村以衛廣州
懷道又檄江寧將軍額楚赴援部署略定賊師至晝夜
急攻城中固守賊不得入軍糧復從廣州至麟吉圖夜
縱民出城浚濠通江水以爲固衆志益堅賊踞筆峯山
俛瞰城中礮丸雨下屋瓦皆震女牆墮壞守陣者無容
足處而新築土牆甚堅兵皆退保穆成格又使聯竹急
護之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慮援兵四集乘夜渡
江東襲蓮花嶺以遏援師會額楚將萬人北來與賊遇
大戰麟吉圖將兵自城內出夾擊之總督標兵亦至構
衝其鋒遂大破賊山爲之赤賊潰還大營渡江爭舟墮

水死者數千 十月吳世琮帥兵入桂林初孫延齡諂事三桂無所不至後有隙三桂僞寵之而延齡不知也是月世琮執延齡殺之徙其家於昆明遂收廣西巡撫馬公鎮雄及其幼子家僕公之被拘也坐臥土室者四年三桂以書招公公手裂書抵之地及是見收世琮貢公降公怒叱之世琮移之他所令人更相說誘公瞋目不應予以飲食則傾食噉器罵不絕口世琮怒令牽去以刃夾諸人坐之地先殺其幼子世洪次世泰次家僕諸兆元以下九人次乃及公公帖然引頸受刃時十月十二日也夫人李氏與二女三姐五姐及妾顧氏劉氏子世濟之婦董氏妾苗氏聞變皆自經闔門先後死者凡四十二人公既死賊怒猶不解暴其屍田野中四十餘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覘公面勃勃如生驚而拜曰忠臣也解衣覆屍瘞之廣福寺後守備某亦以李夫人及其子女遺骨窆其旁

十七年正月撫蠻激寇將軍廣西巡撫傅宏烈與鎮南將軍蟒吉圖都統王國棟總兵班際盛恢復梧州乘勝下賀縣富川昭平進攻平樂僞總兵魏某王某等率兵拒敵見我師衆不敢戰退守入城十六日 大兵至城下賊堅守又發僱羅兵伏西查街詭開南門樵汲我兵

攻之伏發反爲所敗乃環城築壘以困之分屯西北岸
二十日僞將軍吳世琮率兵五千來援時我大兵屯
鱖魚堡列營凡六世琮對江爲三壘二月初一日賊
前鋒劉士龍由荔浦江乘小舟突至南岸江口我兵始
猶堅壁不出賊奮力環攻諸營乃稍稍出敵惟羅定協
中軍都司吳錫綬以孤軍扼更鼓灘挫其鋒殺傷相當
而他營之出敵者忽先退錫綬獨帥所部力戰衆寡不
敵與千總謝得功譚英把總程應麟百隊雷振何華楊
昌梁太及部卒八百人俱戰死滿漢大兵遙駐北岸
以江水湍急竟莫敢濟於是賊兵縱火連燒七小營平
樂副將徐援列陣匯塘灣他營兵俱棄柵奔竄援勢孤
亦走是夜各營退出榕津明日賊收所棄芻糗輜重無
心追襲我兵復退至鍾山鎮招撫督捕理事官麻勒吉
挽留諸軍不得直走梧州世琮遣李自安復陷富川賀
縣蔣世傑復陷昭平又遣徐援之子招援復降於賊
僞水師將軍林興珠自湘潭歸正三月三桂僭遊虢
久駐衡州欲直北而前則荊州武昌已爲大兵駐守
不可犯西招張勇不應東招尙耿二藩皆不得志徘徊
日蹙慘慘悲懷賊黨哀其意相率勸進三桂亦自念日
暮途窮及未死時姑稱帝以自娛議既定卜吉三月朔

先是晦日大雨鹵簿儀仗泥污不堪藉松針於天壇以待行事味爽天霽五色雲見三桂大喜以爲得天是日

乘馬出僞宮冠翼善冠衣朱衣登壇袞冕行禮禮畢乘

輦返大有奇書云衡山嶽神廟有小白鹿大僅如袋多中積以占卜三桂消吉祀神使者敬而祝之歲之神輿龍蹠蹠循走總不出長沙岳常之間復至漢前止再三拜騰而龜

張氏爲后應熊庶子世璠爲太孫加郭壯圖大學士仍

守雲南設雲南五軍府兵馬司改留守六曹爲六部晉

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賢吳世琮馬寶等大將軍封王屏

藩東寧侯予尚方劍餘皆爵有差爲詔至永昌先公請安福伍柳日假元器

試中式僞舉人七十三名十八日三桂死時吳國貴軍

召國柱國貴返衡州推國貴總軍務而使國柱入滇迎

世璠奔喪國柱至滇郭壯圖以滇爲根本重地力阻世

璠勿輕出國柱大哭於東郊數日卒不許臣中書盛王臣日侍左右

自辭號以及病死嘗與經言其詳今滇志作十月三桂

死此因國柱之故遂譌爲十月也當以王臣言爲確

三桂既死吳國貴謂諸將曰從前所爲大誤今日之

計宜舍滇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以一軍圖荊州略襄陽

直趨河南一軍下武昌順流而下經略江北吾輩勿畏

難勿惜身寧進死勿退生并死決戰剗中原之心腹斷
東南之漕運卽令不能混一黃河以南我常有之諸將
俱重棄漢馬寶首梗議一唱百和計遂不行 九月僞
后張氏死 十月衡州發喪 十一月世璠僭號郭壯
圖等奉遺命立之築壇於古城胡國柱代祭陰風疾起
燈燭俱滅世璠召顧命大臣曹申吉等入滇輔
政皆託故不行惟申吉入滇後漸謀歸正事洩死十六
日僞將軍杜輝謀歸正爲吳應期所僇又僞吳成平曰
十八年正月世璠僭元洪化十六日我師敗吳應期於
岳州岳州恃湖爲險每歲秋冬水涸大兵樓船不能入

賊得出沒湖中故不卽敗林興珠降進策決新堤灌水
以通舟於是綏遠將軍蔡毓榮偕提督周邦甯萬正色
等大會舟師棋布洞庭又於布袋口樹柵截湖絕其餉
道水陸連營懸互百里賊兵赴援者皆不敢進初賊糧
甚豐應期擁倉庾不發折價縮值以給軍而轉賣高價
入私囊長圖既合糧盡軍饑應期潰亂奔常德 是春
大兵復平樂 五月郭壯圖斂民戶錢給軍需按戶

加征富者酷刑拷索怨聲載道初三桂專制各直省協
餉歲四百萬兩其減諸土酋沒入財物及遣私人貿易
四方之所得不可數計以此得給客養士反後用兵所

費不貲前積既竭所徵滇黔賦稅不足以充軍興每有
調發往往以餽細掣肘財贖師老以至於亡六月
大兵進南寧二十七日敗吳世琮於新村山吳國貴死
於黎平雙井鋪時賊營山上國貴將中軍馬寶王緒分
列左右昧爽大兵整衆出距賊里許而陣馬寶謂以
高臨下往無不克請出戰國貴不許閉營休士日中我
師人馬俱疲不可進又不可退王緒復請戰國貴熟視
良久方許之鳴鼓勒兵忽飛礮中額死是役賊設伏百
里期至死一戰盡殲我師云王屏藩死於寶寧初屏
藩入蜀陷夔州聞我師大集於寶寧遂舍舟而陸直犯

寶寧將軍某

一作瓦

駐兵城外蟠龍山屏藩遣將絕我

師補道某遂棄城走屏藩帥吳之茂何德成譚宏等分
道追劫乘勝追襲陷漢中府平涼提督王輔臣逆黨也
驍勇敢戰士馬精強與甘州提督張勇並稱陝西名將
受三桂命反應屏藩先是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
詔諭陝西總督哈吉提督張勇王輔臣等云逆賊有偽
劄僞書潛行煽惑者當曉諭官兵百姓令其首舉汝等
駭懼用股肱之臣捍禦邊境越軛軍民惟汝等賴其悉
體朕意輔臣提將軍印竟反屏藩雖踞漢中大將軍圖
海堅守寶雞屏藩急切不能越寶雞以北合輔臣賊將

高拱辰劉雲山李希膺先後犯秦皆敗而還王公良入漢中屏藩舉爲四川總督其調川中兵食資軍中乏絕以定三秦期之以懲後故事而公良不能也屏藩大失望先是輔臣反陷州縣西陲震動張勇以邊兵討之勝負略相當輔臣恃勇易視大兵被陷諸州邑相繼克復毫不以介意大兵進過平涼十萬之衆環於城外畏其勇不敢迫輔臣日飲酒高會嘗巡城加足馬蹏蹏外壘曰是何能爲姑緩其死稍遲當盡了耳其驕如此無何糧之軍餒屏藩遣陸道清陳國良援之兵敗就擒既食盡平涼軍民開門降輔臣敗屏藩氣索大兵

既平隴得專力南征三桂死賊謀日亂川中餉援不給藩屏不能支遂借吳之茂陳君極等稟前所得州邑南走寶寧奮威將軍王進寶等會兵恢復寶寧屏藩與陳君極自殺吳之茂王公良認宏揚來加等俱以次降川中悉平王輔臣之敗也自劉未殊大將軍圖海馳入城救之得不死後畏誅卒自殺

十九年世璠東行駐貴州大兵假復川楚鄂壯圖使線絨留守漢城自屈世璠出貴州世璠僞后郭氏壯圖女也世璠年少事皆決於壯圖壯圖挾救房之柄專權用事衆多不平二月舉會試於貴州以陳循爲第一

甲第一入。綏遠將軍秦繼榮自武陵進師。二月甲午次寧遠。分兵五道。一由辰州坪。一由巫溪。一由蒼溪。一由郭家溪。自以大兵進攻辰龍關。關勢險峻。幸本深扼險以守。我兵不能仰攻。許以開關。破演後。即以平西王爵爵之。木深悅。出降我師。入關乘鋒。遂北磊石關。馬鞍關。馬湧關。芙蓉關。一日而復。別將從武岡進者。由黃茅嶺。蓼溪。泡口。瓦塘。從辰河進者。由麻一。狀清。浪白。溶。俱克捷。癸卯。繼榮師次灰。番鋪。甲辰至辰州。四月丁丑。賊守沅州者奔還。鎮遠爲死守。計五月。范齊韓拒戰陶鄧山。我師敗之。獲齊韓。六月。四川提督王之鼎援

永安。賊衆我虜被圍數匝。三閱月糧盡。援絕。九月初九日。賊以火藥轟城。城陷之。鼎被執。自刎不殊。昇至貴陽。夏國相等說降。不從。被害於北門。川主廟前。同時死者總兵何成德。王永世。劉奎。傅汝友。副將楊三虎。傅富。遊擊陳田。陳先鳳。兆。藏。保。劉應科。從征。應生。潘濟。世。從。征。立功。陳應科。十二人。田進學起兵。進學蒙古人以天津鎮總兵。貶騰衝營副將。吳逆反降之。僞永昌鐵騎前將軍。線。惟。明。統。兵。苛。虐。部下。李。成。材。鼓。噪。殺。之。成。材。敗。死。進。學。代。惟。明。爲。前。將。軍。鎮。永。昌。窺。逆。勢。已。頽。謀。與。周。元。同。反。正。娶。元。女。爲。弟。四。子。婦。元。字。孟。祥。土。僱。人。累。

官參將三桂反譚兵退避不赴削其兵柄九月二十五日進學以元爲中軍起兵反正十月甲午蔡毓榮圖攻周倉坪賊兵憑高拒守分道攻之賊夜遁王寅我師進重安二十日臬司李公興元卒公繫獄六年世璠立出成業化郭壯圖忌之檄僞總兵張光令僞同知胡溥遊擊文安世緝殺之籍其子蔭秀萃秀奇秀家屬九十人沒入昆明時蔭秀有子繼祖十歲奇秀有子緒祖方生三日有左從甫者哀之與其內兄弟熊奎章熊奎聯匿二子於他所後蔭秀奇秀俱被害惟萃秀得免而二孤亦以從甫無恙也十一月朔永昌有白氣長二

丈許見於西南月餘而沒二十日田進學敗僞將軍趙

某至進學不能禦周元被執死進學遁入某土司趙至

大索土酋以進學首獻趙疑不信逮其第三女驗之女

捧首大哭乃斂兵

進學有子五人第三子勇藍經倫貢進學入土司同殲長子次子四子統

於昆明城破乃殺五子存永昌後爲千總

周元子南昌袁成萬收養於家未娶死世璠還雲南

時大兵鼓行而前僞將軍韓天福拒戰卒越敗績世

璠遂遁十二月郭壯圖殺僞楚王吳應期世璠還滇

應期亦奔曲靖居常嫉壯圖專權憤憤有詞謀入滇城

則廢之壯圖遣線緘援黔至交水給應期勞師而縊之

并縊其子世璠世璠於昆明

二十年辛酉正月辛卯賊緘拒戰江西坡是役也提督桑格前鋒陳泊中破折足將士損傷過半大敗不能軍而其寶未交鋒也江西坡崇隆險峻曲折盤旋繞山而上如螺紋然賊負山隙以象迎戰我師見之卽驚潰蔡毓榮遣紅旗督戰象奔不可止紅旗亦返奔走兩日夜方止死屍山積大約死於賊手者十之二三顛踏死踐踏死捷足者先奔後者繼至謬謂追兵自相格殺死者十之六七今坡下犂鋤往往猶見白骨云二月初二日我師大破賊於黃草埔正月之賊我兵雖挫諸衆繼進者日多線緘不能支棄險西走僞將軍何繼祖等扼

黃草埔以守而我征南大將軍賴塔偕都統勒貝都統希福馬齊趙連護軍統領黑里副都統洪寶錄祖植椿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由泗城州奇石門坎板安龍所繞出賊後遂大破之十九日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泰率大兵至雲南賊衆議堅守俟迤西援至然後一決郭壯圖不聽時貝子章泰營歸化寺寺西北金馬山正北鸚鵡山寺左右虎岡城北破山皆我師壁壘壯圖出兵重關遣李沒牙胡國柄等悉以精甲過河犯貝子軍鋒甚銳將軍賴塔總督趙良棟等縱兵夾擊將軍穆占尤奮勇力戰賊隊中象忽反踐其

軍於金汁河官兵從之陳斬胡國柄於金馬寺門外壯

圖斂兵僅存二十七人入城四月初十日先公詣軍

前巡撫伊闕

字紀來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

問下城策先公曰公用

人太寬投誠之人盡子原任今安寧督軍昆陽呈貢四

州縣悉以舊員領之此皆逆黨子弟也昆池南北百里

東西五十里往來舟楫絕無查詰豈有父兄受困於內

而子弟不爲之轉輸者乎闕曰謹受教越二日圓州縣

皆委隨營之人自此賊餉道遂絕王六月胡國柱等自

殺國柱走姚安郵卒潰喪不能軍都統希福提督桑格

等逐賊至永昌國柱同王緒李匡由金沙江至永順之

交驚荒乏食將死決之王愈厲愈橫曰君侯不見落花

乎或續紛茵席之上或狼藉泥塗之中語未畢國柱遽

曰是是先生愛我敢不受命明日引帛謂其家人曰吾

備位大臣死固當雖然吾懼人之索我不得而累及無

辜也命從者出告於衆其屍既絕王緒舉奠盡哀遂領

私財悉散從者揮之去積柴置火藥其下與李匡巨監

牙出房寸許登柴飲酒飲酣緒謂其僕曰若告吾二妾

彼可以無死者宜速去僕致命二妾已先懸帛爲縊兩

端並縊死緒聞狀慨然曰彼亦能死邪趨僕曰可矣遂

發火王俞闕字若先盛陵人爲韓大任乞授入漢運者國柱幕先國柱一日死死後二十年臨山臨山土直

魏降亂仙愈禍忽附札輒再拜曰先生死於漢何以至此判曰星子已歸吾骨矣後訪之信然星子其僞名也

七月擒馬寶寶自遵義走尋甸奔楚雄都統希福提督桑格敗之於呂合寶走姚安山中寶領兵數窘我師我師恨入骨欲生得之以甘心桑格遣說客招降備儀從以迎之寶出至姚安府城幅巾深衣乘八人擲輿過市大言曰我不出為我累者必累我不惜一死救此一方民色厲詞壯儼然丈夫迎者稍失意鞭箠立下如治其部卒然赴楚雄桑格郊迎謬為恭敬寶喜不勝居數日桑格夜飲寶寶忽心動停杯而泣涕淚沾鬚以子自奇為託明日改服入滇即速赴京處以凌遲極刑喋喋

受刃及洞胸始大呼一聲死黃走楚雄魏天賦山為壘山形似城故名大兵至賊

棄壘而奔我師樵採得一石碣大書深刻文曰馬到天賦兵自散漢丞相式籌侯諸葛亮題夏國相

高啟隆王永清廖進忠俱被擒伏誅八月各路兵會

雲南宣威將軍紀哈里副都統希福覺羅西布勇略將

軍雲貴總督趙良棟自金沙江來會鎮安將軍都統噶

爾漢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爾德翁艾張長庚自永

寧來會十月初八日攻賊賴塔進兵銀錠山蔡毓榮

奪重關及太平橋穆占趙良棟與巡撫王繼文奪玉皇

閣遂至東西二寺合關之日穆占先至城中賊二死易馬指揮神色自如眾服其膽

十二日余從龍吳成熬出降城中饑人相食從龍等降

益知虛實趙良棟攻得勝橋蔡毓榮攻大東門林興珠
攻草海賴塔等分兵攻近華浦四面逼城復令余從龍
人賊招撫二十八日世璠袞冕御偽殿自刎不殊自
抉喉管再刃乃死僞后郭氏殉焉僞宮中從死者百餘
人城中亂線緘等擁兵入郭壯圖第壯圖與子宗汾舉
火自刎壯圖母不死後爲尼昆明二十八日線緘吳國柱吳世基何
進忠黃明等開門降三十日貝子章泰遺穆占馬齊入

城大兵分守各門籍沒逆產具疏以八貝谷漢吳會

聞聞而後矣

交氏右稱兵滅族

雲南叢書

趙壽題

雲南備徵志卷十七

補遺

原任山西武鄉縣知縣

王崧編纂

雲南事略

國朝視覽

雲南事略

刑部尚書徐乾學條陳明史事宜疏其第四條曰有明

之祚訖於愍皇至福唐桂三王一綫雖在大命已傾然

一代終始不可不詳也考之宋史瀛國公降號尙從紀

體而益衛三王卽於本紀之後附爲列傳今以愍帝終

本紀之篇三王從附傳之列削彼僭僞存其事蹟既著

覆亡之轍愈明曆數之歸揆諸體例實爲允合又第五

條曰周之頑民卽殷之義士是以元紀宋事則張世保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諸臣並見稱揚明纂元史則余闕福壽石抹宜孫魯顏不花之屬殊多褒美明之臣子當大兵既至尙敢奮臂當車可謂不識天命然各爲其主盡忠所事斯亦曩時頑民之比也我皇上至

仁如天無不容覆謂宜略其吠莫之辜取彼匹夫之諒量加撰錄無闕表章庶幾亡國之遺臣得荷 聖朝

之寬厚以上諸條仰祈 睿鑒施行往時雲南通志

有沿革大事考一冊於崇禎末年大書 本朝順治元年而下頗載流遺竊據并永明王由榔至滇遁緬諸事

總以 聖朝正朔統之正徐疏所謂削彼僭僞存其

事蹟既著覆亡之轍愈明曆數之歸者也而新志疑之將大事一冊削棄不存雖曰另載各志首以免煩複然亦有無類可從者得不遺之是則雲南未免有失却十餘年於 聖化將被之時矣其可乎茲輯止於雲南

一隅按年敘事故仍照舊志之大事考而稍加損益焉按各處志書原無大事考起於黔撫軍郭子章之貴州

志底雲南舊志倣而行之此如史記立年月日表使面目犁然有當也故班氏復踵其體例至於今不廢豈可

謂創之非古而亟亟然去之爲快乎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陷京師
明愍帝崩國亡 皇清入討李賊潰逃五月

世祖卽皇帝位改元順治而雲南道遠未奉正朔猶稱
崇禎十七年

二年乙酉嶧嶧縣土酋陸培反沐天波遣兵討之初培
奉令守嶧嶧兵食不繼眾遂噪變天波遣王顯祖討之
培兵駐蛇山請降山在州之南境 九月元謀土酋吾
必奎反初黔府家人阮呈麟用事頗稱練達善待諸夷
故數年安靜及天波用劣生于錫朋等殺呈麟盡逐阮
氏時獻賊陷蜀天波恐遂至滇命參將李大贊屯會川

防守大贊數侵擾諸夷必奎不能堪遂據元謀反連陷
武定祿豐等城天波調各寨土官祿永命沙定洲同大
贊進剿定洲不至大贊等進兵必奎自殺元謀平 十

月故魯率府正詹王錫衮起兵祿豐是年福王於江南
稱宏光元年故雲南亦稱之旋亡而唐王繼稱隆武於
福建時錫衮居家日久唐王遙起爲大學士且使招集
兵馬赴閩中故錫衮自祿豐至省募兵 十二月安南
土酋沙定洲反契臬氏曰定洲之反究其始末天波不
爲無罪當其誤用于錫朋時信讒召亂致必奎反於元
謀親小人之禍已肇於此然而必奎蜂蠆也雖毒不致

殺人發省中之旅一鼓可以成擒何必羽書四出紛紛
外調致郊原狐兔未卽潛形而豺狼已入戶庭矣且定
洲狡詐甚於鳳克萬氏淫毒百倍設科彼見甲申大變
天下沸然而沐氏又已世衰文武俱無幹濟則已眈眈
虎視欲取諸懷而嚙之久矣故調之不再禁之不止禍
心豈但包藏而已耶倘天波預爲懾服區區土酋卽不
殲滅亦不至肆其鴟張毀巢取子也奈何爲奸人所賣
許其屯集省城今日寢之明日勞之又明日引之騎射
中外情形賊已瞭如指掌一朝難起遂致魚爛不收以
三百年之帶礪竟陸沈於野蠻之手豈非時事之大可

太息者哉易曰弑父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
來者漸矣况野心狼子悖逆之性固然乎此時爲天波
計力能誅賊則誅之不然以大義激發人心共相効死
可也何至出走俸俸竟置廟社於不顧乎假無楊副使
則威楚不全威楚不全天波死矣何路求生嗚呼始旣
昧於知人繼復拙於禦變遂使禍流家國毒害生靈天
波尙安所逃其罪哉不寧惟是永明之緬策建天波此
亦謀之最拙者夫緬不足恃自昔有然况自上江之役
緬意中無沐氏久矣而曰退入阿瓦太公諸城不失爲
蒙段不亦謬哉卒之兇夷肆惡袖石捐生亦何益矣要

之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然而謀之不臧自貽伊戚君子不能爲天波寬也

三年丙戌參將李大贊自武定起兵萬餘討擊沙賊戰敗死之 寧州土官祿永命與沙賊力戰不克乃引兵

還 二月補乙酉鄉試仍議於八月就近會試按此時盜賊縱橫而西南遙遠尙未邇 皇朝聖化何以有

是鄉會試哉想撫按無聊之思藉作消遣計耳 沙賊復攻楚雄金滄道副使楊長知禦之賊引退

四年丁亥春正月沙賊復攻楚雄聞流寇入滇乃解圍去 四月流寇孫可望等入滇 雲南士民共擒送逆

賊兇黨阮鵬嘉等於天波磔之吏格殺投賊者數千人

流寇孫可望由宜良趨雲南遂據省城前明宗室部

院朱壽琿死之是時可望知定洲走卽由宜良趨省追

各官印鑄大順錢設四城督捕禁民間行不偶語夜不

張燈犯者族又欲收民望強明宗室壽琳官不屈死被

擄御史羅國熾聞壽琳死亦自焚於察院之章華樓壽

琳臨死作絕命詞 漢寇孫可望署新興雷耀龍臨安

任僕永昌異鼎羹羹昆明嚴似祖金維新激江吳宏業

等數十人以官 漢寇孫可望分據民田可望以兵食

不足將雲南府屬軍民田地分爲營莊各設營莊一人

獻歲納穀一石二斗民私用草一束者或斬或杖死
流寇孫可望以其黨王倫禮充都督府都督尙禮天性
兇暴繫其獄者罪無大小皆死日以殺戮爲事 流寇
以事權不一推孫可望爲帥 流寇馮雙禮陷新興抄
殺其民凡得生者俱剝手剔鼻 流寇孫可望掠殺難
民於滇池時昆明晉寧昆陽呈貢各處士民數萬人浮
昆池避難可望使賊將王自奇以兵搜掠盡殺於雄川
閣前 五月流寇李定國屠臨安回兵昆陽晉寧時各
寇分徇諸郡定國聞沙黨馮嘉賓在臨安因攻臨而嘉
賓實不在臨臨人以流賊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盡力拒

守定國偵知之遣官叩城告以此來爲國討賊非有他
意正傳語間有少年挾矢從門隙變之定國大怒曰此
城爲賊守禦卽賊也必屠之於是攻圍數日用地雷燬
城之東北隅而進以長刀驅居民十萬餘人至白鶴鋪
列跪而駢斬之惟一阮姓士子辨論不折定國聽之遂
獲放免定國屠臨欲往阿迷搗沙賊忽聞昆陽知州冷
陽春與晉寧舉人段伯美起義率兵民守城拒賊遂星
夜回兵屠二州焚民居井及呈貢歸化時呈貢人楊師
文段春榮糾楊宗野賊來劫縣治殺可望燒兵二人可
望怒使王尙禮屠之會李定國兵亦至殺戮甚慘

五年戊子五月流寇艾能奇死八月李定國擒反賊沙定洲萬氏於俱章詭十月制反賊沙定洲萬氏皮於市仍剝其肉醜之并削其兵頭鐵老虎等斬餘黨湯嘉賓陳長壽等數百人流寇孫可望建僞世廟孫定本獻忠神將及據演拆學宮移建世廟以祀獻忠塑像於內其兇逆悖謬如此後永明王由榔入滇毀之

六年己丑流寇孫可望遣僞官龔葵詣粵西求永明封六月姚州舉人席上珍起兵討賊不克死之流寇據滇上珍忠憤激發糾集義勇與知州何恩合兵討賊未離郡城孫可望已遣賊將張虎領兵馳至攻陷姚安上

珍被執不屈賊剝其皮至頸罵猶不絕全家皆投水溺死時同被難者姚人金世鼎知州何恩守備杜朝明歿於陳

七年庚寅七月孫可望自稱秦王可望耽於政務平遠而封秦之信不至遂自稱之孫可望僭更雲南省及府縣名號改雲南省爲雲興省雲南府爲昆明府昆明縣爲昆海縣

八年辛卯孫可望自稱國主先是任僕率眾尊可望爲國主而可望遲疑未定以與楊畏知有成言但得一王字其心已足故尙有待未稱及請封不遂未免老羞成

怒卽毅然自稱秦王然猶以空填之勅自文也既而有
僞總兵常榮者於永明前直稱秦王中外駭異閩臣嚴
起恆等以秦乃諸藩之首不便外封共議取異姓之義
改封冀王遣人諭之不從乃稱國主李定國等素與可
望不和至是愈怨憤 四月孫可望陰遣賊將入粵殺
永明王從臣嚴起恆等於江中 永明王乃遣兵書楊
鼎和封可望爲冀王行至崑崙關賊又盡殺之事聞上
下震懼不得已遂封爲秦王賜國姓更名朝宗卽遣賀
九儀充使往可望喜備法駕郊迎拜伏恭受如禮其謝
表有云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
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矢之
天日者也人皆笑之然親任僕推爲國主而不敢遽稱
或亦有絲毫未盡漸滅者存也 孫可望移兵貴州破
定番侯兵於貴筑北攻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劍死執前
明金滄道副使楊畏知至黔殺之

九年壬辰三月孫可望回雲南大營宮室可望於省城
五華山創建宮殿制侔大內毀昆明呈貢二城以築之
工峻雷擊其殿角 四月孫可望欲謁永明王於安隆
所賊黨任僕止之

十年癸巳李定國自滇犯楚因陷廣西定國與可望不

協自率所部五萬餘人出靖州寇衡州遂陷桂林可望
心嫉之陽疏請封定國爲西寧王劉文秀爲南安王定
國亦不受乃陰命馮雙禮率兵擒定國不勝反爲定國
所擒可望恐仍善養定國家口於滇是年劉文秀亦率
所部同白文選寇四川敗於保寧可望聞之奪其兵柄
文秀遂回雲南

十一年甲午孫可望謀僭號不果復如貴州可望自黔
遷滇謀僭號屆期羗小不可著自寅至未大雨如注雷
電交作可望不憚而止遂赴貴州是時薦紳之無恥者
屢勸進及敗滇人作詩譏之其結句云秦宮火後收圖

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八月孫可望僭設鄉科舉舊近
近統試以慧光寺爲棘闈亦妄取陳士基等五十四人
是時我 皇朝聖化已屆於隴蜀楚粵而滇猶未及
也永明王雖有永曆之稱而鸚鵡歌悲杜鵑血冷土生
斯時與其爲跼蹐之舉又無寧投之濁流長往而不反
也父老相傳此題名錄刻秦甲午科字樣李斯云士不
產於秦而願忠者眾只恐難爲仲連先生見耳

十二年乙未前明黔國公沐天波密遣使入粵約李定
國迎永明王於滇天波自還省城一籌難展但佩征南
舊印委蛇而已至是可望往黔事有機會又聞定國領

心擁戴遣使至粵約迎永明王至漢於時定國亦已密
表永明迎歸矣

十三年丙申三月李定國自粵南寧統兵至安隆所奉
永明王入雲南仍稱永應號初我

皇清大兵下桂

林永明王走南寧陳邦傳阻江劫掠李定國陷桂林擒
邦傳及其子以歸可望數其罪而磔之自雲南傳屍安
隆御史李如月劾可望不候請

旨擅殺勳舊奸同莽

操請除國忠并劾邦傳罪狀應加惡謚明懲死奸永明
以小臣妄言杖四十疏留中如月奏劾時以揭帖遞張
應科外封書大明山東道監察御史揭帖遞至偽營提

塘張應科開拆以聞於可望可望卽遣人往安隆於王

門置銅皮具石灰盆一草篾刀簽鉤剔等物訖適如月

至問曰此何用人曰要剗汝皮掉其胡而僂之如月大

呼曰太祖高皇帝臣身不被賊污今日更得潔淨也時

衣冠已去以刀剗脊中以灰灌之始開剗如月大呼好

涼快人者僂而大罵孫可望逆賊我死後爲厲鬼殺汝

將死猶喃喃罵不已後以草棺其皮懸之通衢可望使

至忽而繩斷墜馬前其人卽時驚怖死乃令瘞之時定

國旣破桂林可望疑之陰令馮雙禮攜有才圖之定國
中書與銘密報其事定國備之馮崗敗去定國聲可望

罪逆遂奉密表於永明王傾心歸向舉朝無不稱慶惟
文安侯馬吉翔太監龐天受黨於可望深惡之劉文秀
自寇常德敗回可望令其守雲南而自守貴州殺戮明
宗室殆盡永明王在安隆日益窮促密與內侍張福祿
全爲國言秦王待朕無人臣禮朕欲撰密勅使人馳齎
西藩行營冀出朕於險福祿等奉論口舉其事職名永
明許可遂與內閣吳貞毓撰勅以文安侯馬吉翔爲可
望心腹先命出南寧祭陵乃鑄屏翰親臣金章遣主事
林青陽孔目周官同道赴柳州賜之定國郊迎痛哭受
命會劉謙新自定國營過南寧見馬吉翔言密勅事又

言定國感激流涕不日且率兵至安隆迎駕吉翔懼調
議新具疏以實其事陰使提塘王愛秀報可望而偽總
兵朱養恩於南寧亦密奏其事可望怒使鄭國伴縛吉
翔於南寧令與行在官封理實厚待之甲午三月初六
日鄭國王愛秀見永明王索首事之人王曰此事裏面
諸臣必不敢數年來外邊假竇假勅儘多鎮臣須密訪
國等怒目而出至朝房械繫內閣吳貞毓等又帶兵入
宮擊內監張福祿全爲國宮中大震初鄭國泛問眾臣
皆對不知張鶴與周允吉曰我輩爲此者以君臣性命
懸於賊手冀藉定國少延旦夕耳今事敗天也柰何籍

口以貽主上憂鄭國既執貞毓等極刑拷訊貞毓言凡事惟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實無預諸人事問誰爲勸禱張鏡曰我爲之周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問何由得璽張福祿曰我爲尙寶竇自我盜國曰此事必有主使意在永明鏡曰此事果有主使國問爲誰鏡曰逆賊孫可望也國怒詈之鏡亦詈之於是十八人同聲不屈先是馬吉翔已預報一十八人名某主謀某草勅某盜竇因卽羅織成案請永明裁決永明不得已付廷臣公議擬張鵬張福祿全爲國凌遲蔣乾昌李元開李順胡士瑞徐極楊鍾趙廣禹蔡縝鄭允元周允吉朱

該劉朱棟担任斗墟易士佳等皆棄市永明以貞毓大臣賜絞皆慷慨賦詩而死時將入夏矣是日忽天寒而雪陰風愁慘天地昏晦三日始復同日被害者爲內閣大學士江南吳貞毓武安侯徽州鄭允元太僕寺少卿袁州趙廣禹郎中江南張鵬九江蔡縝四川朱東旦御史浙江周允吉江南李順江西朱議親吏科給事江西徐極大理寺丞湖廣楊鍾檢討福建蔣乾昌長沙李元開太常博士江西胡士瑞中書舍人江西易士佳浙江任斗墟內宦北直張福祿徽州全爲國等一十八人其吳貞毓詩曰九世承恩未盡醜憂時惆悵乏良謀魂迷

故國常依漢夢繞高堂愧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
有志借同僑孽奸未破朱兇額徒竭丹心報國讎時貞
敏祖母尙存李元開詩曰憂憤呼天灑酒卮六年辛苦
總王畿生前痛爲忠奸辨身後寧知仆立碑報國癡心
終不死還家春夢總無期汨羅江上逢人語慚愧無能
續楚辭蔣乾昌詩曰天地從來不可欺寸心肯許世人
知奸臣窺國非常慘志士成仁自古悲辛苦十年今已
矣問關千里竟何之孤魂飄渺隨風去化作山河壯帝
畿胡士瑤詩曰撫景十年恨捫心一片丹太阿柄已失
巢覆卵無元夜再青燐暗秋風白骨寒彼蒼如可叩封

事死猶彈朱誠昶有精忠貫日吞河嶽傲骨凌霜砥浪
濤之句其餘俱失傳其地在安隆所北關之馬場異時
詔立碑表之曰士八先生成仁處十二年定國由廣東
趣回南寧可望恐其迎永明入滇乃遣賊將劉鎮國關
有才屯田州禦之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糗以絕其
歸路田州去南寧十日程定國三晝夜直抵城下軍中
盡易卓旗有才疑懼乘空馬以逃定國犒撫其軍餘眾
悉令還家可望於是遣白文選率兵劫永明入黔使定
國無所朔戴及文選至安隆有可望另遣心腹百戶葉
應禎立逼移黔永明閭宮慟哭文選亦爲泣下遂以計

緩應禎十三年正月劉瓛國自田州遁回守板屯江見
一人惶懼而渡擒送文選訊知爲定國心腹楊祥預來
催辦糧草以待定國也文選厚遇之祥潛見永明出定
國密奏云臣不日迎蹕萬勿輕動上其所賜金章爲信
十六日葉應禎聞定國將至戎服入宮促行似有行弑
之狀一宮皆哭文選復以計緩之二十三日大霧四塞
忽一騎馳至城下稱定國使人奏安少頃定國至入見
伏地大哭請不速入衛之罪回營卽與文選定策奉迎
永明王入滇二十六日發安隆進次普安遣兵堵盤江
以禦可望二月十一日入曲靖請王暫駐定國自率精
騎入省調度時劉文秀與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等守
滇文秀亦意在奉王陽與尙禮等議沮開定國至卽
自以數騎出迎相見歡甚旣而曰我輩以秦王爲董卓
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操定國指天爲誓文秀乃言曰
秦王尊君我輩當尊秦王今不臣若此我輩宜與之絕
於是定國遣護衛靳統武張建率兵扈蹕過金山百
姓遮道相迎有望之泣下者時王命李定國先馬對曰
臣起羣盜恐爲遠人輕不如黔國公臣天波乃使天波
導旣入以貢院爲行宮羣臣朝謝有物二起羣海中白
雲護之盤旋碧霄經時方隱六月永明王招孫可望

不從永明王欲可望與定國和好乃遣白文選張虎齋
寶書往諭賜文選金篋一枝曰往道朕意使兩藩復敦
舊好事事爲祖宗社稷起見卿之功垂竹帛矣文選見
可望悉道定國兵敗狀且曰國主倘以舊好爲念不必
苛求若欲擒之假臣兵二萬立致之麾下可望以爲詐
欲殺之眾爲救免使張虎復命必得定國親謝乃可永
明遣王自奇同張虎再往自奇至謂定國孤軍易擒可
望以其言與文選合遂釋文選密令自奇內應自奇回
嶺言可望必不合竟回楚雄 永明王封李定國爲晉
王劉文秀爲蜀王艾能奇子承業爲鎮國將軍管延安

王聿又封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尙禮爲保國公王自奇
爲護國公賀九儀爲保康侯馬吉翔仍文安侯 七月
高勳鄔昌期疏劾李定國劉文秀時馬吉翔龐天壽與
李定國劉文秀友善光祿寺少卿高勳御史鄔昌期疏
言吉翔天壽以讒邪專擅定國等與之朋黨恐滋奸弊
又蹈孫可望之轍疏上永明以爲妄言詔廷杖革職定
國起救之至則勳已死昌期復原官明年龐天壽死
八月李定國請送孫可望妻子至黔可望以妻子尙在
雲南蓄謀不露至是定國爲之請永明使東昌侯張虎
送可望妻子赴黔又馬虎金簪使之從中開導虎見可

皇言賜簪密令行刺可望既得妻子無復顧忌遂大言
承明負義定國文秀謀反追白文選遂國公勅印決意
攻滇承明王移住孫可望所建王府

十四年丁酉正月孫可望差僞員程萬里奏請舊標兵

丁歸黔許之仍給夫馬二月承明王以雷羅龍爲大

學士金維新爲吏部侍郎兼都察院龔銘爲兵部侍郎

二人皆定國中書也羅龍則新興人可望入滇率先歸

附受官者也按其生平以不交魏閣受知於崇禎應官

至尙書而歸想亦已老矣三月承明王復以文安侯

馬吉翔入內閣吉翔黨可望自知公論難容因金維新

龔銘爲定國並用遂詔事之二人言於定國奏請入閣

辦事承明王降孫可望所署戶部尙書龔銘爲鑄印

局大使龔明末進士流寇入滇首同雷羅龍任僕等歸

附受可望官爲戶書承明至仍領舊職至是見羅龍入

閣遂辭且云臣受秦王十年知遇之恩於是定國勅之

謂羹惟知可望十年知遇之恩獨不知祖宗父子受明

朝三百年之恩耶遂有是謫人皆快之承明王遣官

齋勅印由暹羅航海至臺灣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初

成功父鄭芝龍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少爲海盜漂泊

倭中娶倭女生成功本名森育於島者數年崇禎中芝

龍受撫立功爲遊擊將軍以勢挾倭畏之送其母子歸芝龍成功天姿穎異過目不忘十二而遊庠十五食飯乙酉唐王稱隆武於閩

皇朝遣兵南伐唐王命芝龍駐仙霞嶺一日唐王向成功憂嘆成功跪曰陛下以臣父有二心乎臣固不負陛下者也王曰卿英雄忠義恨不有女嫁卿勅自後用騎馬僕仗仍賜國姓并成功名未幾芝龍降於

皇朝封同安侯隨師進征唐王亦敗沒於延平成功聞之糾施琅黃義等一十九人先具巾服拜於學宮曰昔爲鴛子今作孤臣敢告夫子謹謝儒服遂脫其巾服而出集家丁駕繡船奪廈門金門而據之旣而襲據臺灣至是永明始航海封之爲郡

王於是臺灣諸島始稱永曆年號矣後成功死子經繼之經死孽子錦繼之俱以未曾受封止稱監國至皇清康熙二十年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征平之郡縣其地

詔許鄭成功歸葬南安而以鄭錦爲八分

公益

聖朝之恩逾於漢高之待田橫萬矣

月永明王舉雲南鄉試以校場爲貢院取王肇興等五十四人九月孫可望自將寇滇李定國大破之賊黨張勝王尙禮伏誅可望將攻雲南馬寶馬維新等與白文選等密謀歸滇言於可望曰白文選受恩有年在雲

南受封屢辭不允亦勢不得已今若重加爵賞用爲總統必感恩圖報可望信之會馮雙禮力辭總統乃封白文選爲征逆招討郡王總統兵馬而以雙禮留守貴州自領重兵督於後有老僧素爲可望敬禮隨行謁之問馬僧曰此行弗帶白馬法又曰來時著薩而去是老僧頭可望回營下令盡汰白馬皆無從金鼓旌旗軍容甚盛永明王仍命李定國劉文秀討之以崇信伯李本高廣昌伯高文貴爲前鋒迎於曲靖之三岔口白文選潛率其部降可望不知也遣馬寶據大定張勝由尋甸間道襲省城密使王尙禮爲內應自以重兵與定國相持賊將馬進忠以其事密報定國定國與文秀疾擊之進忠開壁突入中軍可望大敗始知文選進忠先降矣速走李本高以數十騎追及左右急射之本高中箭死可望得脫馬寶武大定亦密受演劄給張勝不由間道明出楊林至則舉火省城及曲靖皆知悉嚴兵以待王尙禮之謀爲沐天波所覺制之不得發勝至城下無內應又聞可望敗遂焚掠而遁遇定國軍於渾水塘戰敗單騎走至亦佐縣山谷中餓甚爲邏卒所獲俘獲於市王尙禮懼飲藥死劉文秀白文選追孫可望於貴州未至馮雙禮欲激走之遂謂可望兵已垂及宜避其鋒可望

猶豫間雙禮已密令四遠舉礮曰寇至矣可望倉卒率
妻子奔在路念老僧言白馬指白文選馬寶也今果由
此二人而敗矣又念後十字老僧頭是指示我薙髮歸
朝也乃星夜赴長沙於經路洪承疇軍前投降奉

旨封爲義王可望既奔雙禮斷後因載其子女玉帛
同文秀等歸雲南永明王封白文選鞏昌王馮雙禮
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維新馬寶賀九儀俱國公狄
三品王台張光翠等以黨阿可望降爵有差先是王自
奇愛可望密囑至四月遂反於楚維張明志關有才應
之進據永昌及可望敗後定國移兵進西陲擒關有才
降張明志自奇走騰越窮蹙自刎定國回省適劉文秀
獲張虎於水西盤送省城同關有才磔於市可望黨賊
之兇惡者漸盡矣永明王贈卹被害諸臣如嚴起恆楊
畏知楊鼎和張載述劉熹堯吳霖卽吳貞毓同難十八
人各予優典以慰忠魂明年四月劉文秀死病篤時遺
表云北兵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
有善金一十六萬可以充餉臣之妻子族屬皆當執鞭
驅以從王事然後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此臣區區
之心死而猶視者也永明覽而嘉之文秀儀度溫雅柔
和謹慎入滇之初脅屠武定心甚悔之自後不妄殺一

人非可以同時流寇一例而觀蓋古如張全義亦起黃
巾而雍容和雅有君子之風劉文秀雖無政績可見乃
庶幾近之矣

十五年戊戌我皇朝大兵伐滇李定國率眾至黔
大敗而回時詔遣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舜

尼由貴州征南將軍固山趙布泰由廣西平西王吳三
桂定西侯璽勒根下都統李國翰由四川三路取滇永
明王遣李成爵爲左路出黃草壩祁三昇爲中路出雞
公背白文選爲右路出七星關復命李定國策應授以
黃鉞時有妖人賈自明言能以幻術退兵定國惑之遷

延不赴久而無驗始斬自明由中路關山嶺踰石門坎
守遮炎河我師大至驟壓營定國陣南我師陣北自朝
至日中勝負未決定國親犯矢石諸將奮力我師少却
忽大風起礮火著地草木皆燎烟焰直衝定國營對面
不見我師乘風馳突定國大敗走回雲南祁三昇聞定
國敗亦走白文選師駐七星關倚險立柵以圖持久
十月率兵抵孫界孺爲取蜀計十一月吳三桂自遵
義進文選復回七星關三桂潛師由水西西溪河繞出
七星關後文選遁走十二月我皇朝大兵入滇三
三路俱會於曲靖永明王由榔奔遮西大帥入滇三

路皆會遠東諸郡皆望風歸順由榔聚羣臣問策李定
國議南走緩出粵西急入交趾或曰臨元廣南道路阻
絕必不可行陳建舉劉文秀遣表請入獨馬吉翔恐其
權爲蜀中諸將所奪力阻之沐天波言走迤西則地近
緬甸事急退入阿瓦太公諸城緩則據守兩關猶不失
爲家段也王可其議行人任國聖力爭請留滇爲死社
稷之計不聽十五日發雲南百姓願從未及者號哭震
天王爲停碧雞關三日始行從之者男婦老幼幾二十
萬人艾能奇子承業糾狄三品謀劫之事泄李定國親
斷後承業不敢追

十六年己亥正月初三日我 皇朝大兵抵雲南三
路俱會兵不血刃迤東遂平永明既走李定國恐累百
姓戒勿焚倉廩府庫以待我師初三日鐸尼吳三桂趙
布秦三路總帥直抵雲南諭示招徠安堵如故 二月
我師迫永明王由棚於迤西 征南將軍趙布秦平西
王吳三桂自騰越班師 命洪承疇至滇議進緬
機宜招撫流民安插蠻庶於是僞將王會等率屬歸降
景東蒙化麗江姚安北勝鶴慶定遠楚雄永昌鎮沅井
四川烏撒東川烏蒙鎮雄等土司悉後先歸附遂設院
司道等衙門 請裁麗江所屬通安寶山蘭州巨津四

州隴西一縣統歸府治考麗江古白狼王所居而通安
卽昆明地宋時麼些蠻醜醜據此段氏不能制元世祖
由吐蕃濟江討平之始立茶罕章管民官云十月僞
將李如碧高起龍馬龔興馬寶吳子聖廖魚郝承裔楊
武楊國明等悉降世襲都指揮使以王爲都司守
備千總地賜王出麻姑西雲南徵軍徵南
十七年庚子正月命吳三桂爲總管移鎮雲南
文武官俱聽奏除設在舊關各一員都統副都統各
一員甲喇牛錄章京四十八員甲兵八千四百名俱駐
省城其規制悉如舊

題定雲南鹽課歲額銀一十四萬六千一百九兩二錢
六分又以雲南不行部引按井給票徵收鹽課又題明
出鹽各井以出鹽多寡定額制課程各隨商販照例抽
稅又題明按板抱母等土井照舊聽夷蠻煎食免徵稅
課皆從之吳三桂請准土司世襲悉給印札蒙化左
星海景東陶斗永寧阿鎮麟麗江木懿鎮沅刀允中俱
仍土知府蒙化景東永寧設流官同知掌印南甸刀呈
祥隴川多紹寧千崖刀建勳盞達刀思韜俱仍襲宣撫
耿馬罕悶括仍襲安撫鎮康刀悶達灣甸景文智威遠
刀漢臣俱仍襲土知州猛緬奉國珍仍襲長官司四

月三桂請設忠勇五鎮總兵以投誠馬寶李如碧高起
隆劉之復塔新策五人充之又設義勇五鎮總兵以投
誠王會劉備馬惟典吳子聖陽威五人充之五月奏
設元江府流官並設元江副將十月三桂請設援剿
四鎮總兵以四川左路總兵馬寧右路總兵沈應時湖
廣益陽總兵王輔臣投誠楊武充之又以經略左操提
督張勇充臨元鎮湖廣左路都督張國柱充永順鎮中
路總兵閻鎮充大鶴麓永鎮火器總兵王永祥充蒙景
楚姚鎮投誠狄三品充廣羅鎮補陽總兵陳德充曲尋
武雷鎮悉帶原官留鎮并設騰越北勝副將順雲參將

奉化遊擊龍川江遊擊尋常遊擊悉從之 車里宜

慰司刀木禱投誠給印世襲 十二月 詔雲南

題補官員加署職二字待二年後稱職者奏明實授

十八年辛丑正月吳三桂以邊兵遙應緬甸李定國至
猛乃地方去緬不遠矣時由椰諸從臣推勸減一二人
如沐天波輩尙恭謹執臣禮餘俱偃蹇傲慢嗚呼叫噪
正月朔以無有賜賚一倡百和甚有當前謾罵者由椰
不得已出金銀器飾千兩分賚之各領而去相與飲博
歡笑徹晝夜不已以是緬酋初尙存中外之體及見扞
衛故圍者侮易其君如此遂亦漸生輕忽之心矣一日

邀諸從官宴會令各易纏服行緇禮氣勢甚張刀劍林立卽沐天波亦不敢忤既罷走由椰所踰而哭曰臣今爲陛下寄此無奈屈節因大慟由椰亦泣下李定國偵知之故欲攻緬而挾由椰他去緬曾懼求救三桂許獻由椰三桂檄騰越各處防邊兵馬遙應之 吳三桂奏

以兵防瀾海地方三桂使偵者探由椰定國等去向報稱白文選攻破緬甸新城緬酋乞降後緬調兵拒敵火器利甚文選不能進緬將由椰天波送阿瓦舊城文選不得已奔洞武人帶鐵釘三枚欲造舟浮海李定國在孟艮亦使新統武梁諧江約會文選於洞武往緬甸同

求舊主三桂聞之以緬去海不遠恐定國挾由椰爲航海之計故奏瀾海地方不可不備云按阿瓦舊城離新城八十里隔一江洞武離緬城千五百里緬酋之弟居此 二月吳三桂奏送沐忠顯赴京三桂自元江獲忠顯議留雲南以招天波及聞天波爲緬所棄諒不得出於是請送忠顯赴京安置 五月定西將軍公愛星阿

安南將軍卓羅奉

詔至雲南征緬安遠靖寇

大將軍信郡王鐸尼班師還朝大學士七省經略洪承疇亦還 六月李維賓至省告密維賓賀九儀標官也九儀欲受信郡王招撫定國覺杖殺之維賓逃至雲南

投誠言緬人禁由柵天波於吉根城恐其難守復送入緬城定國使靳統武以兵三至緬城索取緬酋不聽定國乃進屯洞柏村白文選進屯象腿議困緬城定國又使靳統武造船馬得狼彭應昌造船井角如我師一到卽奔古喇或東走洞武後在大江與蟒達喇戰踏壞船五隻仍退洞怕村三桂聞其言據實奏之按吉根城在緬城西面江對岸洞怕村離緬城八十里象腿離緬城一百一十里馬得狼井角俱緬江名古喇從緬城下大江舟行五日至其界蟒達喇緬酋名援刺後鎮總兵楊武以罪免

詔祀三异代

編遺漏錢糧寧州

土官蘇昌賢養兵莊糧歸寧州曲靖府安置土官恭猷田糧歸露益州姚安府鐵索營土軍田歸洱海衛尋甸四十八哨番糧歸尋甸州臨安府納樓司五畝地方歸建水州以普洱地方半歸車里半屬元江并編普洱思茅碧騰茶山孟養猛煖猛莽猛騰整散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等十三處隸元江府又編枯木八寨牛羊新縣李日芳李大用等四處隸蒙自縣

詔補雲南庚

子科鄉試中式倪垣等五十四人是時以雲南初定照舊額取內城進士者徐達乾趙士麟士麟澂江人官至吏部侍郎以衛所軍官職田每畝三斗俱照軍糧起

科并編衛所軍舍丁差十一月省儒學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以府州縣官兼之時吳三桂奏雲南新闢事務減少教養士子州縣可以兼攝安南將軍卓羅鎮雲南愛星阿吳三桂統兵入緬降白文選於木邦雲南奏實在人丁共一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二丁屯丁流移未復應俟招徠復業按數另行造報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正月師次緬甸莽自獻由榔三月大兵遣省愛星阿等議送由榔等赴京吳三桂以道遠不便奏請於滇處分四月官兵厄兒特灑出等謀叛伏誅五月吳三桂叛定元江府新編

錢糧并加雲南鹽課銀十萬九千六十三兩順治十七年題定鹽課銀十四萬六千一百九兩三錢是合前明原額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八兩九錢七分在內之總數也今此云加課銀十萬九千六十三兩是於前明原額之外直加此數也其散數則題准黑井鹽課銀九萬六千兩琅井鹽課銀九千六百兩景東井鹽課銀三百二十兩以上遇閏加課銀八千八百二十六兩六錢六分零不除小建白井鹽課銀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兩安寧井鹽課銀一千九百八十四兩雲龍五井鹽課銀四千七百六十三兩七錢阿陋猴井鹽課銀二千九百二十

三兩二錢彌沙井鹽課銀四百兩只舊草溪井鹽課銀二百六十三兩四錢六分以上遇闈加課銀三千二百四十兩七錢八分零扣除小建是較萬歷六年雲南歲辦鹽課幾及四倍矣以雲貴總督駐劄曲靖雲南提督駐劄大理安插投誠土官那崙於臨安蠻荒八月定西將軍公愛星阿安南將軍卓羅等班師還朝九月吳三桂請南甸千崖隴川猛卯遮放芒市等土司世襲十二月歲鎮姚鎮安右甸三守禦所官

二年癸卯

詔吳三桂兼綜貴州事題准姚安

府土官高喬映世襲土同知喬映泰祥之後明初授同知傳至喬嵩明亡決寇入滇義不從附爲僧星華巷屏居十餘年病卒今子喬映旣長乃出請襲督撫具題從之詔定雲南鄉試照舊例減半中二十七名外加額五名八月鄉試中式柳志沉等三十二人是科成進士者楊燦車文龍

三年甲辰吳三桂題准黑井增徵稅銀三千兩備城工用遇闈加銀二百五十兩二月准廣南府富州沈現

璋承襲土知州

四年乙巳正月裁雲南忠勇義勇四營官兵及順雲奉

化二協尋以忠勇三營改鎮貴州省左右布政使設

布政使一員 裁新化州歸新平縣

五年丙午二月

詔免迤東被賊州縣新荒錢糧

阿迷州土官李阿則遣其子思敬援臨安有功奏准

世襲土知州 五月省新興州鐵爐關巡檢并裁澂江

府照磨路南州和摩驛江川縣江川驛通裁府判州同

州判縣丞照磨知事檢校巡檢司獄倉大使及偏僻驛

丞等官一百四十五員又裁撥捕都司及中屯定雄鳳

栢安寧宜良通海鶴慶永平定遠易門守禦千總歸同

城州縣管理並裁曲靖越州蒙化永昌楚雄洱海大羅

景東衛屬千總 七月以北勝州隸大理府 八月舉

行鄉試中式杜道中等二十七人是科成進士者魏殿

元 是年始開雲南武科鄉試額中二十七名

六年丁未二月以臨安府屬教化王弄安南三長官司

地置開化府設流官建儒學并撥忠勇中左二營爲開

化鎮 閏四月裁曲靖陸涼越州蒙化臨安洱海大羅

楚雄等衛守備經歷

七年戊申改鶴麗永北鎮爲永北協併義勇前左二營

爲鶴麗鎮以防蒙古改義勇右營爲新曙營設參將

吳三桂奏請省陽宗縣入河陽縣改尋甸府爲州隸曲

靖府廢維摩州以其地分隸附近府州裁順州歸鶴慶

府裁歸化縣歸呈貢裁三泊縣歸昆陽州又裁亦佐縣
歸羅平州裁碼嘉縣歸南安州

八年己酉正月 詔廣解額三名 八月舉行鄉
試中式李上品等三十人是科無成進士者 十月舉
武科取二十七人以後每舉文必舉武科不具書

九年庚戌昆明太華山鳴 以在省中左右前後廣南
六衛歸都司 雲貴總督甘文煨奏免運送民夫從

之時吳三桂佔據治場專利入己場役害民無已而青
白龍金釵坡各坑產銅尤多三桂令撥民夫運送楚粵
行銷刻無寧馨民不聊生文煨奏准避困三桂惡之

十年辛亥封關只舊草溪井其課銀歸併黑井辦納此
井所出鹽斤不利民食久則苦黃腫而味又劣於他井
是以封閉不鬻寧遺利毋病民也 巡撫李天浴題請

豁免中甸等處無徵米麥從之麗江土府元明時俱資
以障蔽蒙番後日漸強盛於金沙江外則中甸裏塘巴
塘等處江內則喇普處舊阿墩子等處直至江卡拉三

巴東卡皆其自用兵力所闢蒙番畏而尊之曰薩當汗
地既廣遠因於原額米麥地畝銀兩外認納條編銀五
百三十兩一錢康熙四年蒙番出犯侵據中甸等處吳

三桂歸罪木懿繩管省城所有中甸等處額徵米一百

四石六斗八升零麥四百五十八石五斗一升零令懿
子本請賠補至是巡撫始請豁免 十月魯魁山野賊
勒昂率眾出劫南安州郭三郎等村大掠而去雲貴總
督甘文焜具題部覆賊係三百以上將地方文武官處
分後有緩征務在獲醜之語因定期於十一年進剿是
時兵權悉在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犯
調兵北勝將此案俟之來年及來年叛作而剿之說遂
寢

十一年壬子吳三桂將金沙江以內喇普等處地方割
送蒙番以塔城關爲界三桂意有所存仍恐蒙番爲害
於是割與江內諸地結其歡心所有額徵秋糧二百石
編銀六十六兩四錢三分仍令麗江土官賠納 秋八
月舉雲南鄉試中式李春葵等二十七名是科成進士
者萬肅闖黜兆 調江南巡撫朱國治爲雲南巡撫初
國治巡撫江南時頗不飾於籠絡士紳非之而江南財
賦士紳包攬侵蝕者亦復不少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
分以上者無不驅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十
一也國治私憾雖泄而其惡聲遍天下矣歛人方光琛
陳膳生員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其時如是者不一且
有中進士而革舉人如董含輩者亦非一人乃光琛意

獨恨之亡命來投三桂留爲館賓初至遇滇人士往往切齒言之於是滇中人久知有貪惡巡撫某人者一旦流滇人盡恟懼誠恐禍之及身矣卽吳三桂亦以其有智數善操切每留意待之而國治不察焉

十二年癸丑

詔遣吏部侍郎折爾肯學士傅達

禮郎中黨物禮沙木哈王新命催移吳三桂藩屬入京并沿途預備夫馬巡撫朱國治設六門城守并於四處立密偵卡棚一日國治謁三桂三桂忽正色曰功名遂本落素志今奉命入都適遂本願聞親翁四路防

探意欲何爲狐鼠碌碌固不足較然古今由於汝輩激

成者正不少也聲色俱厲國治跪而對曰無之而汗流於面三桂笑曰誠知其無聊戲言耳然有亦豈足慮哉於是國治辭出十一月馬寶自楚雄入省時朱撫令

六門巡警以備不虞昆明縣劉登雲守大西門馬寶至將入登雲詰其因何離汛奉何行調寶呵斥徑入登雲擁其馬首寶揮鞭裂其冠而進趨三桂所會譏羣昵寶怒容立筵前三桂命酌之曰寶爾來何遲三巨觥屬爾矣寶飲盡勃然曰事勢至此必宜亟反三桂曰總兵醉扶之出於時方午三桂入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之馬與甲來於是賈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歎曰老矣

光琛於左廂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各默默不言而散。省城內外罷市時三桂逸巡數月託言料理終無行意有司令商民罷市若將爲思募保留之狀而實欲激之使過行也三桂使遍諭曰王今不去爾民俱開張安業可也於是民皆曰王留矣乃開市如故。詔使還三桂反狀漸露使者遂行至滇界聞果反遂疾驅至京奏聞。吳逆在滇專擅尊久謀不軌適命遷移入京念失其在滇專擅尊榮之樂遂與逆黨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貴夏國相衛瑛方光琛方學範等密謀於內馬寶力贊於外張國柱高起隆王屏藩等應之。二十一日旱部署定遣人分擒各官巡撫朱國治貂裘策騎上府遇健卒於糧儲署左襖其裘而反接之拽以行前有牌引大書凌遲處死天下第一貪官某某以快人心遂拽於市襪之兵民銜於心者競取其肉而食之并繫按察使李興元於獄後發家化遇害杖雲南知府高顯辰同知劉岷安置邊境令士民留髮改服。

十三年甲寅三月賊黨郭壯圖開局省城鑄利用錢

十四年乙卯賊黨郭壯圖令各土司率領士兵赴軍前聽用是時上命滿漢大兵討賊風行草偃賊遂

不敵渡江

十五年丙辰吳逆令郭壯圖搜括糧餉滇民重困時
天旅登靈赫奔賊兵屯聚湖南糧漸就盡故令郭賊
搜括運送郭賊素殘暴中人之家無一免者而雲南憊
矣

十六年丁巳逆賊吳三桂求援於蒙古不許初吳逆以
江內喇普等地割賂蒙番蓋懼其乘機而內擾也今又
許以割地乞蒙兵侵犯秦蜀邊境莫以分我兵力蒙古
知其詐留其使於番中

十七年戊午十月逆賊吳三桂死於衡州賊黨胡國柱
以其屍至雲南其屍至羣賊議置於安阜園擇地移葬
後至十九年冬十一月賊孫世璠自黔回滇時勢至危
迫忽一夕遷屍去事甚祕無知者或云沈之陽宗海中
或云早以築於偽郊壇之下或云克城後所戮屍是也
十八年己未逆賊吳三桂麾下海潮龍起兵鶴慶田進
學起兵永昌反正不克進學敗死朝說由吐蕃走京師
十九年庚申正月賊郭壯圖以女妻世璠偽稱后是日
大雨雹路鮮行人旣而大雨彌日 偽逆吳世璠赴貴
州我兵克復湖川各省賊勢益促賊壯圖使偽將軍線
斌守雲南自挾世璠屯兵貴州以拒我師

二十年辛酉雲南巡撫伊闡布政使王繼文禁止尋糧
借餉招買兵民載之斯時滿漢官兵數十萬隨行既無
糧餉州縣又無官員軍旅懸釜待炊從權尋糧爲食百
姓驚惶避竄山谷繼文建議請於伊撫同詣大將軍乞
停尋糧章奏等不允繼文同伊撫再三陳請未決繼文
一面捐貲先將昆陽宜良等處賊遺之米運至軍前供
支時兩廣金督有隨軍餉銀十萬在曲靖繼文又同伊
撫請借義允於是差官前往存留二萬在曲靖採買餘八
萬運省出示招民領買繼文復赴將軍懇請始得允免
尋糧於是百姓復業漢夷男婦運赴招買者接踵而至

四路賊儲米麥亦俱出獻軍需源源不匱矣 大將軍

章泰等下令掘濠困城 巡撫伊闡卒於軍遣疏請蠲

本年夏稅從之 詔以王繼文爲雲南巡撫郎中

田啟光爲布政使 命學士佛倫侍郎金鉞等馳

驛至滇總理糧餉時王撫於藩司任內酌宜立倉於歸

化寺古庭菴給東路官兵立倉於吉祥寺給西路官兵

復設一倉於馬村爲支應爰公廟一帶官兵之需於太

華山下之龍王廟復設一倉爲支應水師官兵之需於

是軍糧有餘我兵飽騰而賊勢益蹙矣 十月八日進

兵攻城時見金馬騰輝於滇水中二十五日賊郭壯圖

遣將悉派由大東門背城出戰我兵迎擊敗之二十
八日克雲南入其城磔方光琛方學範於市斬吳世瑤
郭壯圖首級戮吳三桂屍俱函送京師 巡撫王繼文
奏明埋骨掩骼賑濟難民先是城中賊糧久匱餓殍載
道遺骨盈衢王撫捐俸廩之後饑饉益甚斗米易銀五
兩民多流離奏請賑濟安全無算

二十一年壬戌以殺逆將軍蔡毓榮總督雲南

命勇略將軍趙良棟回京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
章泰征南大將軍賴塔率滿兵暨楚粵川陝各路漢兵
以次凱旋 命馬齊爲鎮安將軍同護軍都統佟

雅副都統得爾德希福領雲南並設曲尋臨安開化楚
姚鶴麗永順等六鎮總兵又設雲南元江廣羅騰越劍
川永北尋雷武定廣南洱海順雲新昭十二協營

詔移吳逆親屬家口及僞將軍總兵副將等進京參
遊以下俱發河南江西山東湖廣四省安置 巡撫王
繼文奏吳逆未反之先百姓隸其籍者眾請分別安插
王奉 詔釋放爲民 巡撫王繼文請修河壩酌議漢

土官捐助紀錄許之疏稱金汁等河舊有堤埝壩閘上
年挖濠因賊拆毀阻塞似當亟議興修以復民業額銀
八百兩萬不敷用臣議於通省漢土官員鼓勵樂輸准

予紀錄庶眾擊易舉便於興修從之 巡撫王繼文奏
減黑井歲課銀二萬四千兩許之疏稱起發吳逆家口
後食鹽人少應減煎免課從之 九月 欽差禮部

主事宋儀岱奏 御書清慎勤三字賜督撫臣

十一月總督蔡毓榮請於明年補行辛酉鄉試許之疏
稱滇南久阻廢教今重墮 天日莫不引領觀光伏
祈以明年癸亥八月特行鄉試許之

二十二年癸亥議於雲南蒙自大理設局鑄錢 巡撫
王繼文請修學校漢土官員有能獨助者量予紀錄次
數許之 上命兵部侍郎速勒納至滇查敘土司

先是總督蔡毓榮巡撫王繼文以大師復滇土司投誠
權授武職不便撫馭請照開滇事例准給文銜各與承
襲至是查明如議 八月補行辛酉科鄉試中式趙節
等二十七人是科成進士者許賀來

二十三年甲子 詔加解額三名、秋七月偽總

兵韓有倉僞少卿吳國楫邱仲禮等謀叛伏誅 八月
舉行鄉試中式呂從姬等三十人是科成進士者劉儼
冬十月都統馬濟等奉 旨撤兵回京 是年

定雲南會試仍屬中卷議准雲南舉人願就教者就本
省考試解卷禮部閱送吏部補授 省分巡安普臨元

金滄洱海四道

二十四年乙丑定雲南歲額鹽課銀一十五萬二千三百十八兩七錢二分六釐 巡撫王繼文請設開化廉增額數從之 雲南承宣布政使司編審人丁共一十五萬八千五百五十七丁屯丁二萬九百八十三丁

詔從蔡毓榮請以原給吳逆沐莊變價歸併附近州縣照民糧起科 總督蔡毓榮請設援剿左右二協官兵並添撫標兵三百名提標二營鶴慶鎮六百名以援剿左協駐尋甸州右協駐省城時奉 旨准增兵六

千九百名或於緊要營汛內兼併或另立營汛防守今請設援剿二營無事則養威訓練有事則隨處策應提標控制全省三營不敷調遣應仍設前後二營鶴慶鎮極邊重地接壤蒙番應添中營兵六百名撫標之兵亦屬單少應增兵三百名其援剿二協非株守一隅之師所全准戰兵馬三步七庶營勢雄整呼吸可資於實用矣

二十五年丙寅春二月巡撫王繼文奏給雲南會試舉人盤費奉 旨准照貴州事例行疏請自二十六

年爲始滇省文武舉人會試歲拔貢生 廷試應照何省事例支給盤費銀若干兩行知遵守奉准照黔支

給。十一月雲貴總督范承勳請以援剿右協移駐羅平州從之疏稱羅平州與黔省之普安安隆等處粵省之西隆地方接壤界連三省夷賊逋逃走險最爲要隘請將駐省右協移駐羅平其廣羅協酌移廣西府與廣南營互爲犄角庶控扼聯絡此兵不爲徒設矣。巡撫

王繼文奏請雲南孤貧口糧歲發常平倉穀賑恤許之二十六年丁卯總督范承勳請裁雲南都使司并各衛所守備千把經歷等歸附近州縣疏稱雲南先後奉裁曲靖等八衛中屯等十一所歸併各州縣又於康熙九年奉裁在省左右等六衛歸併都司尙存平夷大理永昌騰衝瀾滄景東六衛楊林木密馬龍新安姚安等五所仍屬守千等管理後因都司不便催徵復設左右二衛守備二員分管今查軍衛地方寄居各境則裁衛所歸有司允屬相宜請將諸衛所全裁其田土軍餘歸併各附近州縣管理計應裁都司一員衛守備八員衛所千總九員經歷七員教授七員節省俸精三千六百餘兩冗員汰供費少軍困甦矣。八月舉行鄉試中式陳瓚等二十七人是歲成進士者劉凌雲盧炳王貴翰貴翰以江南人目錄宜良中三十二名成進士選庶常時趙士麟以先達顯貴翰恃才慢侮士麟具奏參革發河

南種地。十二月總督范承勳遣遊擊莊一虎臨安知府黃明招撫魯魁山賊楊宗周等就撫議授楊宗周土縣丞普爲善方從化李尙義土巡檢許之。

二十七年戊辰七月總督范承勳以逆屬人口起發將盡尙有搜查未及者奏請許其投首將精壯者補入行伍顯歸農編入里甲許之十六日援剿右協兵丁任三等謀叛伏誅時楚省裁兵夏包子作亂風聞相煽適左協副將入覲起行之後兵丁任二等挾黨噪變

欲肆劫掠奔合楚兵十六日夜半放火競入州署尋殺知州不獲遂復迫脅左營遊擊宣起鳳爲首起鳳率領不附餘兵及親丁數百人奮勇格鬪互有殺傷十七日叛兵潰走出城飛報到省遣遊擊陳勳麥良璽等一面撫慰一面檄曲尋鎮中軍遊擊張國勳選撥精兵五百名遊巡堵禦相機剿撫叛兵一路潰走村民各自保市不得擄掠於二十一日至交水城下意在穿城而過時賊守單弱百姓相率登城力拒槍礮磚石齊發打死數十賊此千總孫廷薛吏自成龍拒戰之功也已而張國勳宣起鳳之兵先後繼至內外夾攻賊遂敗走二十二日追至白水地方叛眾綁獻首賊任二等八人餘皆棄甲投戈受撫者三百一十四名總撫查明并無將弁激

變情由照處決叛軍例臨陣斬獲事既顯明不在委審
公審之限事後奏聞於八月初十日將叛首任二

王麻子李七趙棍兒陳么兒王進福崔麻子王三等請

王命旗牌委員押赴市曹處決訖其餘歸伍安插

概不深究是時知州朱焜初任兵心不喜故臨變先欲

殺之而焜裸避庭蕉叢內叛眾跟尋必向蕉叢施刃莖

葉剝截盈堆而無一刀及焜異矣二十日督標兵張

麻子李禿子等謀叛事發捕斬十三人餘不問安堵如

故駐省兵丁初聞楚變訛言四起又尋旬叛兵未必不

潛相勾結居民或有竄匿者矣是日午前有兵民鄰居

其婦素稱和嫻與鄰婦云今夜五更時分外邊若

有聲響不可起來豆腐且不必磨我們相好故告之民

婦細訊緣由兵婦又云尿人約定五更三點摘去帽纓

反穿號衣放礮站隊天明搶擄城內外等語且囑不可

說民婦告其夫張喬喬出遇雲南府知府羅衍嗣公請

歸隨之署請問告變衍嗣詣兩司同上院總督傳昆明

縣慶世琦中軍林雄密諭且命備帑往近華浦遊諄至

西倉昆明縣辭回至白馬廟中軍以家事先回至近華

浦坐未久按察使許宏勳請歸審錄案件亦回督撫各

官俱回署復有督標左營兵郭之盈密稟叛首張麻子

等餘與張喬所言同時按察使與中軍及昆明縣部署事宜悉已妥協是夜誠司更者鼓只二響雖天明勿許已初更鼓嚴差員分頭查拏仍諭凡去衣而偃息在牀者卽有名亦免捕於是查獲叛首張麻子李禿子唐金劉應奇周邦彥許進孝袁國泰馮國臣李洪新龔一先張一道楊起龍李自貴等十三名審稱餉內搭錢低賤窮苦不過幹此勾當倡首是實而甚恨布政使李世昌遂按名例內邊境重地城池軍人謀叛捕叛捕獲到官鞫問招承隨即依律處治於二十一日未刻請命旗牌委員押赴市曹處決示眾餘已捕附從二十餘

人分別緝打革伍此外一概不問是日早聞城外居民尙聞城頭一鼓出門乃見街巷俱有桌椅等物阻塞駭愕不測然已聞有謠傳諒此事發動是以各回閉門靜守直至未刻放礮開城處決叛犯府縣官曉諭士民照常開列市肆內外宴然如未有是事也呼吸機宜彈變頃刻許范二公之功偉矣是日叛兵伏誅先一二時許彩雲見達賴喇嘛求互市於金沙江總督范承勳以內地不便請令在中甸立市許之十月總督范承勳奏錢法璽賤請以金銀支給仍請停鑄

二十八年己巳巡撫石琳改正賦役全書條議民屯數

事以聞下部議疏稱全書上關國課下係民生

奉旨令詳察細閱有無應行更改增刪明白確議

具奏仰見我皇上愛民爲念誠恐沿習既久有不

便於民之處安敢不就兢矢慎仰副宸衷查滇南

因吳逆剛愎貪暴擁兵加賦以致民不堪命今聖

政維新重觀天日其亟應議減刪除者有八焉一

屯官田畝糧重宜減明初置設衛所三分差操七分屯

田征租養軍又有官田給指揮等官招佃收租以爲俸

食每畝科租自一斗至四五斗不等較民賦之每畝三

四合至五六七八升不等者十數倍矣迨裁革衛所餘

軍改爲編民其時吳逆按書日之租額改爲正供之糧

額相沿至今猶逋于折銀六萬九百八十餘兩米麥穀

豆一十三萬四千五百七十餘石之多終無完日今請

將實在田地照所分附州縣民賦上則例起科其草場

地租馬場人丁學租照舊徵收於全書內改正一黑井

白井鹽課過重查黑井額課銀二萬六千六百餘兩白

井一萬五百餘兩琅井二千四百餘兩此辦課舊額也

自投誠僞總兵史文開報黑井課銀九萬六千兩每斤

徵銀一分六釐白井課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兩每斤徵

銀八釐琅井課九千六百兩每斤徵銀六釐此乃明末

亂時橫加較原額不啻數倍今請以黑白二井照瓊井
每斤徵銀六釐爲率於全書更定一開化府加糧過重
開化向隸臨安爲九土司中之王弄安南教化三部分
屬蒙自阿迷師宗維摩等州縣康熙四年王朔等叛吳
逆剿平編爲八里委署臨安府曹得爵勸丈額田七百
五十九頃三十五畝六分零不照民田科則每畝科米
一斗六升三合共科正耗米一萬二千八百石四斗五
升三合零查滇南民糧惟河陽縣上則田每畝徵米八
升一合零爲最重今開化又加一倍昔年未設府以前
在州縣每畝不過三升驟加如許夷民苦累請酌量改

照河陽上則徵收一元江府新增銀米過浮元江舊糧
土府山谷崎嶇田土免丈每年認辦米一千九百三十
石二斗一升零地畝銀二百二十四兩一錢九分零附
額徵花斑竹差發銀六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零商稅
銀三十五兩二錢自改建流府編爲六里戛逆以駐防
糧運遂令暫爲設法於額糧之外新增米四千七十石
三斗一升零田錢地溝銀五千五十三兩二錢三分六
釐茶商稅銀一千六十四兩八錢普洱無耗秋米一千
八十四石浪媽等六寨地租銀二百八十五兩元江荒
殘愈甚緣此數倍浮糧今請除原額外其新增銀米俱

減半徵收應於全書改正一通海縣夷糧及南安州陽
徵裁併陽嘉縣條編宜減通海六寨田地五十七頃七
十二畝零額徵糧六百六石五斗九升三合每石科銀
三兩七錢六分零較該縣民賦銀實重二倍夷民難堪
今請照新定民例科則徵收以昭畫一又陽嘉縣原額
田四十八頃八十八畝三分零共徵秋米一百三石五
斗六升四合零每石編銀四兩二錢四分零較全漢偏
重既歸南安附徵應照該州每糧一石編銀一兩四分
零俱於全書內改定一麗江府所轄江外中甸等處地
方被蒙番侵佔其認納米一百四石六斗八升零麥四

百五十八石五斗一升零已於康熙十年奏准豁免其
江內喇普地方吳逆叛時割送蒙番該秋糧二百石編
銀六十六兩四錢三分久經無徵向係土官賠補相應
援免於全書內刪除一建水州無藝之徵緣明時設駐
臨元參將將日用等物派諸夷民計歲派村寨年例銀
九十二兩及子花檳榔核桃松子木耳乾笋藤子油月
柴每年變時價銀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零又派馬
料八十石一斗高粱二石俱係私派橫徵吳逆搜查暴
酷投誠知府范應旭呈報邀功遂編入額豈可因仍隨
弊今請刪除禁革一無徵場課宜豁免查新平明直銀

廠易門老廠銅廠開採年久礦絕無徵官民賠累先援
詔上請部議未允但礦廠非同田地有耕有穫錢糧
糧易辦此乃全憑造化有無難必今若不行刪除恐致
派累糧民來便請將明直老廠等課一併豁免以上各
款參酌敬陳恭候 聖裁垂久至石羊等廠課銀苗
礦有無難期永遠未應列入全書照舊逐年將抽收之
課造冊報銷可也 九月總督署巡撫范承勳奏請二
十一年至二十七年遞欠屯糧分年帶徵 上念
滇民歷年供億之勤勞運送之況瘁將軍屯所欠銀米
二十萬特傳 諭旨盡行豁免

二十九年庚午二月巡撫王繼文請以銀七錢二支給
驛堡許之先是雲南驛站准部咨給全錢後錢多壅賤
驛因特甚前撫石琳請給全銀格於部議至是王撫復
來驛保員役僉額錢一千值銀三錢不等又赴蒙自支
領除往返盤費駝脚每千錢只得銀二錢餘不足供饌
養飯食之用必致夫逃站倒王撫仍請銀七錢三支給
從之 七月新興河陽大雨山水泛損禾稼壞廬舍八
月舉行鄉試中式尹秦等二十七人是科成進士者王
孫熊趙宸龍 總督范承勳疏請分別徵收稅米本折
下部議從之先是前撫石琳以積貯愈多等事案內請

夏稅米石仍徵本色康熙二十七年秋糧半本半折二
十八九兩年全折三十年以後半本半折准行在案今
二十九年當夏本秋折三十年當夏本秋半之年但各
府州縣駐劄分防之兵多寡不同存貯額編之米廣隘
審異敢不預籌調劑今備行查議區別前來題請分別
徵收更請自後以二年爲期預稽盈絀於未開徵之先
分別核題一次著爲成例十月巡撫王繼文請以衛
所軍田之荒蕪者照民糧土中起耕聽民開墾王總督
范承勳巡撫王繼文會題合建雲南府昆明縣文
廟於五華山右府縣學向係合建流寇天滇據爲營署
將學宮移於長春道觀迨吳逆變後以其廢宅前截收
爲縣學但道觀逆基不足以安先聖之靈奉

天章之采於是官紳衿士請仍合建五華山右從之或
云此係黔國公舊第今南國文明石坊猶是勳閥雙桓
但易其標題而已 新平縣陽武壩土巡檢李尙義誘
集土夷數千索保焚掠總督范承勳檄臨元鎮總兵王
洪仁援剿遊擊劉師周合兵討之明年正月尙義被擒
自殺職除設流官巡檢

三十年辛未三月巡撫王繼文以雲南衛所田地先時
歸併州縣內有遠近相違官民未便者請悉行改正從

之纂修雲南通志成進呈

御覽 八月巡撫王

繼文奏請邊省離任病故文武微員給與勘合歸葬許
之 九月巡撫王繼文奏土司積玩政事延誤請照流
官罰俸例罰米備賑從之

三十一年壬申總督范承勳奏北勝設治江外永寧逼
近蒙番請改協爲鎮添設官兵以壯軍威從之先係永
北鎮康熙二十一年改立楚姚蒙景鎮只設北勝營二
十二年改爲永北協至是范督巡閱邊疆見其險要
題請仍立永北鎮裁洱海營兵併抽鶴麗尋甯鎮營兵
充額共兵二千四百名 總督范承勳請按年預撥滇

省兵餉以備緩急從之

詔逆屬婦女一概免其

行查拆離緣巡撫王繼文奏姚安府土同知高映厚弟
儀鸞之妻乃逆賊陳思相女生有子息拆離可憫請邀
國恩於是 聖恩一概准免一八月巡撫王繼文

奏滇省距京萬里請准監生在籍肄業從之又奏設師
宗雲州新平定遠元謀五州縣教職并增馬龍寧州呈
貢學額照中學例取十二名從之二九月王撫奏黑井
蛟蜃橫發漂沒鹽柴無補請免停工缺煎鹽課銀一萬
四千四百兩許之

三十二年癸酉巡撫王繼文請豁免勳莊荒田五百八

千餘頃變價銀兩許之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譚瑛
等二十七人是科成進士者管灑段職 總督范承勳

奏免黔屬普安州等處虧空行銷黑井鹽課銀一萬九
千餘兩 詔免雲南三十三年分民屯錢糧

三十三年甲戌六月巡撫王繼文請增設入府七州五
縣訓導許之 詔免滇省每年鹽課銀五千七百

兩先是黔屬普安州等處遠食滇鹽商竈賠累范督請
改食川鹽減滇省每年課額從之

三十四年乙亥九月巡撫石文晟以屯衛錢糧十倍民
賦請照河陽縣上則徵收從之屯田始蘇 設平糶縣

於平糶衛總督王繼文奏平糶當滇黔孔道四面環夷
請設縣治分守以裨邊隅從之十二月巡撫石文晟

請廣雲南文武鄉試解額照四川四十二名之例取中
許之

三十五年丙子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謝履忠等四十
二人是科成進士者謝履忠段斯會斯董玘內段會二

人同名俱眇一目又並有文名 三十七年戊寅五月總督王繼文以新紹營扼魯魁山

衝要請設參將增兵一千名許之又奏准改北勝州置
永北府以

廣南廣西四府烟瘴地方知府以下至佐雜教職等官
於本省揀選對品調補五年卽陞尋以教官籍係本省
仍歸銓選

三十八年己卯恭逢

詔加鄉

試解額三名八月舉行鄉試中式鄭榮等四十五人是
科成進士者王思訓陳時百夏郭緯總督巴錫以野賊
出沒革職留任帶罪圖功夷賊李直壩倭泥老三至景
東府札籠邦馬二村寨索保境錢賦弁追逐不見遽報
野賊巴督初到不知一面遣兵往剿一面具疏奏

聞兵部遂以野賊例議處殊不知魯魁山本屬內地李
直壩亦非外夷野賊之奏誤也但巴督渾厚凝重本期
於地方安靜不好多事且公廉仁惠一段佛心人多難
及不逼漢文其言甚質每僚屬初謁必溫諭曰天生我
爲人又與知覺此恩不可負的

皇上賞與官做把

地方付託了若不實心爲百姓把地方弄得不像樣便
負

朝廷的恩了父母生兒子一場好容易得他做官

若兒子貪賊壞法害百姓那些人定要罵到父母上去

這就是大逆不孝了其言雖質卽儒者亦何以過焉其

選官也一憑漢仗材技雖巡撫薦一把總亦必委婉而

辭不徇情面於時石撫以平軍糧廣解額二事滇人翁

然稱之而頗自矜好遊觀每以倦視巴督巴督容納之不與較也及石撫陞粵督去臨行泣拜謝過且自責妄謬之處覺無地可容其盛德之化服人如此蓋屈指前後制府欲如此公者鮮矣

四十一年壬午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周于德等四十二名是科成進士者馬汝爲周彬彬本籍湖廣荊州府人隨父士元在滇應舉後爲松茂道入

觀奏准復

還原籍其父從戎到滇由牙將懸官至南澳鎮總兵有才名

四十二年癸未頒賜

御書育才二字於昆明書

院恭製

聖訓書院在省城南門

外慧光寺左康熙二十四年總督蔡毓榮巡撫王繼文建造延名士訓課諸生并置有館穀膳田至學使王之樞奏請

天章猶煥而

學士生徒俱散而之西林書舍矣恭惟

皇上有才

之地似不宜輕付草莽也

巡撫石文展學政王之樞

請設永北昆陽勸勤陸涼馬龍雲蓋雲龍等學訓導南

寧河陽呈貢雲南江川五縣教諭從之

欽頒

御書飛虹彼岸匾額於瀾滄江之鐵鎖橋

四十二年甲申

詔免本年通省地丁錢糧驛傳

鹽法道李必設立總店行鹽雲南鹽務元時尙無課款
聽民自行煎賣與後世士井一例徵納官食鹽斤而已
明立課額置提舉官督之亦任商販買賣行銷價亦止
於八釐六釐至輕也孫可望僞官增價至一分四五釐
後平定雲南吳逆即以僞官賣數爲課遂增額四倍有
餘而買賣仍在民間吳逆反始有逆黨爲總商既恢復
亦因之數年已而州縣各簽士商行銷其實官自踞之
而鎮營亦有請乞以行諸要之籠利權於文武者足以
病民者也至是于嗣昌司權十年多漏卮與巡撫石文
展有連不忍發之而李必義不盡括矢以裁若石撫乃

爲之代賠數萬烏輓裝公事李必且欲修私好也遂詳
請於會城設立總店運貯發給腳販駛往各處賣銷計
每年獲羨三三萬兩而陰以餽之於是撫項之利息日
增以至廿七楊入而後歸公皆此總店爲之災然而民
猶未至甚病者自茲而後往往有能吏運用張弛之不
失其方也而今則遂至於不可問矣此亦近市事耳而
生民之利病攸關才難哉 僧溥皖奉 御書及
梵本藏經來滇總督巴錫巡撫石文展建寺居之奏

聞

勅賜名報國寺先于嗣昌建新署李必仍
舊不用故石撫捨之爲寺時溥皖自於花紅洞東建法

界寺號其山曰萬壽山法界寺三字御書也溥

畹號蘭谷俗姓顧江南崑山人通易理有戒行

四十四年乙酉詔加雲南解額三名五經卷二

名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陳廷夏等四十八名是科成

進士者湯一中張應綬趙士英遊擊周士元請以已

墾草地科租收貯備卹老廢營丁督撫兩標俱有草地

備飼馬之用各立草戶營之由元明以來有之本朝

平滇後初屬吳逆後歸兩標封根蟠結沙漾成田或爲

營官竊踞或供佛子齋廚士元曰吾民無告有資濟院

收之所以廣仁恩也兵老退罷不給於食者頗多而無

恤之名獨奈何歧視吾民乎此新生葑田皆草地也

給民墾種量收其租以爲無子孫可倚之老丁延其餘

喘具文請當事皆報可乃各立義倉儲其租名之曰老

丁田士元荊州人從戎入滇頗留心書史而於經濟事

三致意馬自稱帶劍書生不誣也

四十五年丙戌總督員和諸奏徵雲南金銀銅鐵錫各

廠歲課以銀八萬一千四百八十二兩爲率命邊官監

視雲南各礦廠歷古封閉不常稅課亦無定額本朝

自蔡毓榮於籌滇疏內四議理財將金沙江金廠石羊

南北衝銀廠媽泰等白銅廠諸州縣鐵廠諸課定額此

爲額課之始然爲數尙少不及今二十分之一也至是而後年增月加蓋又倍矣 總督貝和諾奏將歲修河壩銀充餉遇有興築公捐應用從之 四月部文遵奉

皇上以滇黔粵蜀四省邊遠選官赴任稽遲凡遇

府州縣正佐員闕遣選人預詣待除 九月奸民李天極謀亂伏誅天極昆明人世居石驪上村本楚雄府學生員小有才氣頗能詩文好談六壬奇門遁甲有時在家耕讀有時出門遠遊亦庸人耳是年三月蒙自縣妖人朱六蜚縣學生也素行不軌先有詭賊魏訓導廣西府人攜其孫四甲兒之任四甲不率教欲責之乃逃

遇六蜚奇其兒引之歸藏於家已而師宗州武生朱漢泗爲知州孟以恂所暱委徵五疇吏糧橫據恣肆迨上司風聞微飭以恂懼詳檄之漢泗因逃附六蜚相與導四甲稱係故明桂王後改姓名王之葉僞署文興三年又向聞李天極名四甲密詣石驪延聘天極欣然從之於是督標中營千總林某撫標右營領旂張平山富民縣練總楊枝榮皆風聞往附其一切賊中文檄封拜等事皆歸天極漢泗心銜之未發也雲南霜降節每年於南較場祭旂行禮先一日出城幕帳連營軍容甚盛而士民亦於是夜達旦歡遊故賊等欲於此節乘間行事

雲南備後志 卷一
六門各安數百人魏四甲潛眾居城內相約放火爲號
六門俱應標兵亦共天極賊合搶劫三市街其亂械已
成忽於是日午間颶風暴雨較場中水深二尺餘所有
已設帳房圍籓之類摧倒俱盡於是總撫下令文早於
大箭道行禱祭禮不更出城矣然而竟有文興三年僞
封一角混入制府上下駭異不知所由忽一日朱漢泗
赴轅投首據蹤查罕獲魏四甲楊枝榮於富民縣山箐
中獲李天極於廣南僞蠻中餘林某引槍自擊死張平
山朱六輩在逃無蹤李天極亦混供人固極多不容深
究若必窮根株則天人而外無非吾黨也總督心是其

言且以事方萌芽剪其魁賊其羽斯已矣遂不更問雲
南向有宣講勸懲凡事之可以不必奏請者卽供設

龍亭集諸官朝拜而後依法行事卽古稱制賞罰之
意一日備法駕迎 龍亭供奉演武營中府縣官先

已朝服里甲坊廂士民亦依所建旗幟集萃僉謂如此
了事可以安反側之心不意朱漢泗以爲外間完結彼
遂無功可邀乃密稟伊等勾通外省奸徒惡別有發覺
未便具督信之竟掣不行然亦只以天極爲首而四甲
枝榮六輩平山次之俱擬斬決六輩平山獲日棄市奏

聞下部議悉如擬其首人朱漢泗既經給賞留劾

應無庸議於是李天極魏四甲楊枝榮決於市後陸續
獲張平山朱六黃皆斬首詎是時朱漢泗心甚怏怏遂
假去不來使人喚之乃大言曰貝某大負心我救其身
家性命且保全通省人民而不爲我奏功此人豈可相
與異時兩軍對壘當與貝某見耳會廣南儂陸二酋構
爭漢泗走廣南主陸營並勾合五哨沙夷將爲變知府
茹儀鳳素有心計善鈞距聞漢泗至業布置嚴密故一
奉督檄不終日而獲之如捕獫狁然猶恐羽黨多或中
途有劫奪事乃碎其脛而納之於檻且屬解官在道斃
之既至省城尸諸市而後棄之於野人心快焉

四十六年丁亥四月調發官兵協剿貴州三江儂苗

四十七年戊子不詳欽頒湘鑿齋古文到滇布政使

劉蔭樞刊印通行不詳巡撫郭璟奏准雲南鄉試永增解
額五名不詳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田國珍等五十人是
科成進士者合揆趙成張漢張揆亮謝履厚陳守仁內
張漢石屏人工詩文不詳

四十八年己丑布政司劉蔭樞捐貲大修六河海口先
是雲南六河海口歲修經費銀八百兩動支正項錢糧
卽不免於掇剋亦或得半土工自奏充兵餉之後竟無
撥土幫堤隻夫巡水決東流東決西流西惟有聽之而

已蔭樞秦人性儉樸三年節省計將萬金慨然曰以之
治水而利民可矣時撫標中軍遊擊周士元最留心民
事而於水利之通塞利弊考究尤勤故蔭樞多諮謀而
詢訪之閱數月而工竣凡費銀九千七百餘兩皆出之
蔭樞不旁貸絲毫也夫役數萬銀三分米一升召募應
用不似向之搜提田頭收羅鋪面也於是海口之水流
易退六河之堤岸無傾蓋蔭樞修築之功亦士元贊勸
之力也又蔭樞於貢院賑恤等事往往獨捐應辦不吝
惜不居德皆先本於儉以行之而後得心應手處之裕
如儉德之共也不其然乎

四十九年庚寅

詔免雲南通省五十年分地丁

錢糧並歷年逋欠

三月罷遣府廬州縣赴滇黔川粵

仍歸吏部銓注掣回剩員

五十年辛卯

詔增雲南解額九名永爲定例本

年科場廣額三名加五經卷一名 編審清出共民賦

入丁一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四屯賦軍倉丁二萬八

千二百七十七丁

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張旭等六

十三人是科成進士者張旭鄒啟孟王浩

五十一年壬辰四月奉明年開

萬壽恩科詔二

月鄉試八月會試

五十二年癸巳

萬壽恩科中式孫士鶴等六十

人是科成進士者馬瑛楊薰林鶴來

詔海宇承

平日久戶口繁滋嗣後編審人丁以今年丁冊爲定續

生人丁永不加賦俱造入盛世滋生冊奏聞三

月十八日萬壽聖節普賜老民絹布米肉

詔各省運補教官送部引見欽差王

府長史瓦哈立至滇賞兵

五十三年甲午南較場荒攤自此始如窮市然

欽差西洋厯法費隱等繪雲南輿圖以儀器定山川高

下達近四月奉詔文武鄉會士子准各互考

一次六月欽頒朱子全書刊印通行秋八

月舉行鄉試中式薛綸錫等六十人是科成進士者陸

綸錫薛天培萬成熙劉仁達黃鶴鳴

五十四年乙未三月欽差理藩院乃哥到滇表

測日影查北極高二十四度強詔鄉試會試頭

場作四書義二篇經義二篇性理內周程張朱義二篇

二場孝經論一篇判改五言排律六韻以五十六年鄉

試始已而不果行

五十五年丙申巡撫甘國璧請教官選補赴京照會試

舉人例給與驛馬奉旨教員平常者多以後免

其引 見

五十六年丁酉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夏冕等五十六人是科成進士者夏冕李竟疇李根雲李符恭楊臚賜何朝吳希陵

五十七年戊戌八月武定府撤甸土目常應運等挾仇相攻總督蔣陳錫遣官兵討擒之先是武定府鳳氏已絕只有已嫁普安土酋之風阿愛乃係嫡支之女與夫不睦黜歸常應運馬龍土舍與愛中表年少貌美愛老而癯強贅之屬夷固不服而以應運不常居撤故姑聽之已而愛託求府司言於院竟以常應運檢充撤甸馬頭遂與那酋等構爭愛又不久死應運更娶東川土酋祿天佑妹法夏天佑巢也與武定小五竜隔江對界與張仕敬有桑麻之誼久矣於是彼黨此附仇殺相尋其時若將常應運驅回馬龍事可過已其如地方文武相沿故習往往閱實其貲租分左右以致兵連禍結經歲經年夷之死甚多而挽輸攻戰兵民其能悉全乎應運夫婦死官兵割其首獻功蔣督奏請以武定府同知移駐并設兵防於撤甸仍解應運之子常如松入京

欽差都統和里鄂爾達等到漢會總督蔣陳錫提督張谷正巡金沙江要口時西夷準噶爾賊汪阿拉蒲坦

遣車陵敦多布滅拉藏侵西藏呼必爾罕求救
皇上出師征之以雲南地近蒙番差令耀兵使知有備
驛鹽道沈元佐創建鹽店於天平巷初李苾立總店
卽昆明鹽店爲之湫隘不足容多鹽又在三市街車馬
填塞不便於民元佐乃獨捐七八千金創建總店堂皇
廊廡倉庫悉備而收發鹽斤無有擁擠呈礙之慮矣元
佐有心計善理財故其於鹽道之任極爲稱職如塊鹽
潔白濾淨計百斤可得九十六七斤鄙販隨時稱發不
少停留鋪戶任其早晚請買民間買食但募塊卽賣收
發之稱並不高下絲毫銀錢出入一體足數尤於駝脚
有恩雖隨路設立巡查掛號但不許偷走別徑私賣而
已一至店中立爲稱收雨水之時量爲暗加幾分而不
明言而鹽或微短斤許亦不問也以是脚夫踴躍鹽到
至多可謂於雲南鹽政第一能事者而竟以他事劾去
民人至今猶思念之勿衰云

五十八年己亥二月

欽命都統五哥副都統雍

泰吳納哈葛錫等領江寧杭州滿洲兵二千名來駐雲

南和里鄂彌達由四川回時奉備馬赴沅接應滿兵之

旨巡撫甘國燧奏請先摘營馬委官解送沅州

給用再行購買還營所用馬價督撫公指復議將城內

東北隅官民房屋騰空五千間候兵至居住其民房每間與遷移租賃銀三兩二兩不等事畢仍還原房在經盡其事者既意切於賓至如歸初不知安土重遷人性之常一旦鍋飛碗走子女仳離有不勝其淒涼怨望者究之亦不足以饜客兵大欲且有令悞張其旁舍而公肆鳩方者矣況駢居城市之中殊贍柔順之念大帥與民同欲當事善刀而藏惟按察金啟復頗凜霜稜昆明知縣朱若功稍申書氣如此而已尙何言哉 總督蔣陳錫請開捐納貢監生事例以佐軍需

五十九年庚子都統五哥副都統吳納哈領滿兵一千名鶴麗鎮總兵趙坤永北鎮總兵馬會伯領綠旗兵一千五百名及麗江麼些兵五百名出金沙江會川兵進藏五十八年巡撫甘國璧同都統五哥查邊至麗江中甸營官火燒氣來見言蒙番地方寧謐賊汪阿拉蒲坦殺拉藏罕是其姊有私仇車陵敦多布駐劄鴉鵲江我們的兵到他就走了他把藏裏佛爺的寶物都不敢動打了包裹收藏著還是永遠供奉佛爺的又裏塘喇嘛有番字戶口冊及信子說我的地方向來是雲南的今天蒙古人待我們刻薄心裏還想歸雲南管爲此造了這裏塘冊來大人們可收了罷我們如牧牛老人一般在

這裏放牧曉得這裏事這是我們下截的戶口那上截的人心如何我們就曉不得了等語而當事意多不決既而川督年羹堯經略進藏路程遣副將岳鍾琪率兵至裏塘喇嘛以送冊雲南候命爲辭而岳鍾琪卽令左右擊殺之安兵汛守自此而西率歸於蜀滇早已處於蜀之懷中矣麗江土知府木興志復中甸行旅於蔣督因爲奏請部議照檔案將江內江外悉還雲南於是蔣督欣然有德色識者曰禍今始此矣未幾川督奏以此諸處雖爲雲南舊管而爲進藏咽喉要路現令部署已定應請俟軍事畢後再行勘議於是部議允從因而川路必由者蜀兵無不據之而雲南之運道遂塞是時客有呈策於甘撫者謂當通省內抽揀精兵五百名度些壯兵五百名擇一智勇副將督之出口駐劄江卡拉城一以揚威亦以偵探仍陸續運米四五千石屯貯該城遇有呼吸機宜兵精糧足可以先鋒可以援剿勝固首功敗亦有勇雖秦蜀雄兵瞭乎後矣甘撫乃繕謹陳籌邊思計等事一疏商於都統五哥閱之不然曰吾奉

主子面諭雲南只預備不出兵今阿思尼昂邦上疏要出兵豈不是多事了麼我擔不起不奏題的甘撫索性謀退遂止不行但撥運米七千餘石備貯中甸而還

至是出兵文到各都副督撫提鎮皆茫然無措蔣督忽
建奇策餽都統金萬請其捐奏謂雲南道遠當就近支
給川餉甘撫似有勢不可必之心仍令按察使金起復
總運并分購牛隻以備出口塔城關之用督運文員途
西道白洵武員副將曹維城二人者或嫌於甘或鄙於
蔣二釐往矣君子憂之五月兵行而以廣南府知府蔡
起俊爲贊畫官亦陰狡人也 六月塞外渣牙會兵雲
南糧運遲延蜀運亦未全到四川重慶府同知遲維臺
借動雲南隨軍餉銀三萬兩購備糶粳羊隻分支滇蜀
兵食而以滇食川糧報銷川督年羹堯因以雲南誤運

奏聞維臺金起復錫方倚之爲長城今若此不自

買而借資維臺以買者蔡起俊也 七月總督蔣陳錫

以老病請致仕旋復以病痊具奏 八月舉行鄉試中

式朱瑛等五十六名是科成進士者朱瑛繆煥許平劉

文煥王嵩 九月 命總督蔣陳錫巡撫甘國璧

自備腳價運米進藏初委金起復總運時諭令牛運便

於江內然恐濡遲中旬現貯米石重價僱烏喇速行發

運庶克有濟行後又復疊檄催之而起復以會兵之期

尙遠烏喇腳價至二十八兩一名異日難以開銷是以

專意牛運詎知天雨地溽牛行益緩而督運白道未出

塔城跌損腰脚不能前進曹將又因頭撥走失驢頭尋
覓未獲亦頓住喇普不行兵鮮紀律每相率焚燬甲仗
以圖輕便是以逗遛遠巡有若兒戲加之四川遣官持
令遍諭不許以糧料賣與滇兵亦不許傳遞滇文數程
之內聲息不通惟副將戴坤朔方老將經歷戎事其所
押隨軍餉銀屢途夾巴重險俱用謀脫帥蜀討亦不能
行是以得先期達於渣牙而資之爲用當是時憂運孔
亟甘撫文札交馳金臬亦懼乃始從中甸僱募烏喇發
運限日而至每石遂用三十三四兩不等及於六月二
十五日運到而川滇之兵俱已到一日遂來四川之指
摘矣然亦不可謂非雲南之罪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而用人尤其最重者乃各持意見共挾私心宜其敗矣
不然四川雖悍其又奚能爲哉是行也蕭督卒於道甘
撫則駐藏三年始遵原奉 旨意由甘肅進口回

京員

六十年辛丑正月

欽差吏部左侍郎傅坤賞進藏

兵丁每名銀十兩

六月西藏事竣大兵遂旋留趙坤

統綠旗兵三百名暫駐防守時三路會師至哈喇烏蘇

擒獲藍占巴丹巴誅之以正陷害將軍額倫特之罪招

撫工布竹貢攻取墨竹工卡車陵敦多布率兵拔營去

藏事遂畢三路滿漢官兵分別繳回留駐 七月復

命五哥吳納哈領滿洲兵五百名進藏駐防副都統
噶錫率領餘兵回江浙 昆明縣知縣朱若功示諭軍

民有子女鬻在滿營者悉贖完娶 大正

六十一年壬寅六月總兵趙坤領綠旂兵回雲南 十

二月 遣詔到滇官民哭臨於五華山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 恩詔賜老人絹帛米

肉 御極覃恩開科直省四月鄉試廣雲南解額十

名九月會試 夏四月 恩科鄉試中式許希孔等

六十六名是科成進士者陳夔讓陳沆李庚映寶容李

盛唐王藩羅鳳彩蘇霖渤徐毓桂陳蓉纘楊如柏段開

元 詔各省旌表節義並舉孝廉方正暫賜六品

頂帶以備召用 詔各府州縣各選拔一人貢

京師嗣後六年一次舉行著爲定例 復開草溪只舊

二井隸阿陋井大使督煎康熙十年以此井所出鹽斤

味劣民食之易於生病是以請閉而和祿諸處專食黑

井鹽至是已五十餘年和曲州知州范溥力請復開院

司從之然遺利之裕課無多而黔首之尪梲在望故知

前規之有見也 五月設寶雲局於雲南臨安大理霑

蓋四處議定共建鑪四十七座專委總理官一員每鑪

工匠二十一名月給工食銀三十六兩每鑪月制錢三
卯每卯錢用銅六百斤鉛四百斤給鑄炭一千六百斤
鑄錢一百四千文此從巡撫楊名時之奏也按滇省志
古只用肥貝元世祖時始用鈔十三年賽典赤以雲南
未諳鈔法請從民便交會貝子公私通行成宗大德九
年仍給鈔與貝參用明嘉靖三十四年雲南始鑄錢扣
留鹽課二萬作本鑄錢三萬餘解戶部至四十四年以
運送累民停止是又不在滇省行銷也萬曆四年以巡
撫御史言開局鼓鑄而民間用肥如故錢竟不行遂以
鑄成之錢運充貴州兵餉停罷鑄局時萬曆八年也自
此終明之世俱用肥細考明三百年中凡海濱地方悉
以肥用至近京師如遼東亦然不獨滇省也行鑄數馬
世輕世重遵制合宜便民而止不必泥也本朝初年
滇省爲流遺占踞孫可望亦鑄僞興朝錢禁民用貝違
其令者則刑之卒未通行及至剪除掃蕩之餘奉

詔自順治十七年開局鑄錢以利民用於是肥貝散
爲婦女巾領之飾而貿遷交易則惟錢是用矣但雲南
地廣人稀行銷頗少不十年而錢多貫朽以是康熙九
年停局不鑄迨十二年逆賊吳三桂反僞鑄利用錢逆
孫世璠又鑄洪化僞錢而滇中之錢益雜二十年吳逆

平總督蔡毓榮請開鼓鑄設局於蒙自祿豐雲南大理等處二十四年又設臨安一局其時銅鉛富益工匠眾多匪鵝伊莢窳而不咸始立嚴令苟不以千錢准銀兩者以軍法從事已而以銀一兩獲錢三千餘文矣營兵脫帽之呼站役去家而竄錢多爲害竟至於斯二十七年總督范承勳始行奏罷兵役再生凡停局三十四五年而錢尙一千七八百文易銀一兩則是錢未嘗少也楊撫惑於羣言遂請開局殊不知總其事者鑄出新錢以一新易兩舊且論其大小有三四舊而易一新者又或準之以權衡則倍稱其數也官則利矣民何賴焉迨後設法流通粵蜀則又有運脚幫貼之苦累苟其錢又足用遵照康熙九年停罷毋使墜賤至極可矣傳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可不務乎

詔各府州縣立

社倉勸捐積貯

總督高其倬請麗江土官爲流官知

府而以土官知府爲通判增設流官經歷一員麗江漢

屬益州郡爲邪龍縣後屬越嵩郡爲定筰縣至後漢屬

永昌郡三國五代屬西寧州寧州南寧州不定唐屬越

析詔大略嵩析音訛耳宋爲麼些蠻醋醋城元麗江路

宣撫司始有麗江之名明洪武時以克石門砦功授土

知府屢立戰功其後世居西陲捍吐蕃每有征伐則輸

納而不出兵明末軍興助輸二萬建宮亦輸金且陳言
十事下部議可嘉其忠誠特晉參政賜璽書榮其先世
本朝平定滇南木營投誠仍授土知府大兵進藏以
喜鵲兵五百人從有微勞至是始設流官知府以土官
知府爲土通判先有流官通判一員今裁去故設經歷
一員九月副都統吳納哈領滿洲兵自西藏回滇旋
遷江南原任先是滿兵來滇俱安置城中兵民雜處少
有非便今吳納哈留後兵回適參議道李衛到任有風
裁出不曉諭云前任蔣甘二院疲軟無能今有犯者奏
參等語於是納哈帶刀進見各兵俱凜凜守法較前爲
安靜矣十月十一日方景明普有才等聚眾攻殺我
目施和尙圍元江府參議李衛移文臨元鎮總兵楊天
縱赴剿而總督高其倬亦遣游擊李化龍率兵協應景
明等逃入方四陳哈巴寨內遣人招諭之景明方四等
出降方普皆魯魁賊種景明居結白與獐目施和尙有
夙仇時思報復普有才在新平陽武壩住最桀黠每與
景明主謀欲攻殺施和尙和尙懼攜家入元江城以知
府張嘉穎素待之厚故倚以爲庇及景明等圍城急城
守兵少又器械不全經歷張元佐登城諭賊令退不從
攻益急副將吳開圻無奈竟將施和南家屬三百餘人

墾之出城馳賊殘殺分虜而去先是廣南土目僕陸構
爭有伏知府投入城中武員心妒亦曾給之出令悉受
屠戮蓋習以爲常如此也李道聞之大憤未及經由兩
院卽移文臨元楊鍾發兵而高督亦遣官行至時賊已
久去矣及遣往招撫方景明方四出降晉有才陳哈巴
俱逃是役也章經歷以登城論賊聞

州副參部議革職 十二月 命提督郝玉麟領

兵二千出口駐劄查木多時苦苦囊兒羅卜戴丹津犯
西寧邊界故出師以防招地明年再平師還

二年甲辰 詔補行癸卯科鄉試以二八月爲鄉

會場 總督高其倬疏中涇澤築隄障水壑種麥地收
貯備賑中涇澤在曲靖府陸涼州東南十餘里匯曲靖
瀟湘江響水開諸水於此以漸出口每年徵納魚稅十
八兩餘卽不可以爲田可知然冬春水涸時元明鎮守
官往往牧馬於此故俗呼爲馬廠疑塲時鵝鵝守陸
涼好事善逢迎適高督欲興利儲蓄以備不虞鴻筵就
中涇澤冬時形狀繪圖具呈以爲給民墾種二麥當年
可收千餘斛高督欣然捐己資二千兩委順寧府知府
范鴻董其工築隄岸建橋開河一二道以通水餘地俱
耕犁種麥俟刈穫後經營作墟田是年隄未完水遽至

麥全沈鴻堯私買麥五百石以爲新田所收范薄又冒昧喜功之人互爲隱蔽當事益喜重加修治既成范薄請名之高公隄明年夏水發早且失所歸欲去隄又障之遂倒灌而渰二十六村直至城闕於是軍民大噪羣起毀隄水復歸坡而諸村已橫被水災矣高督聞之親往勘驗卽以前收貯之麥五百石分別賞恤有差馬費與云徒知湖之可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柰何後之人不鑑之而且則之也二月舉行鄉試中式熊鄧宣等五十六名是科成進士者呂廣雄楊天德張復袁依仁楊如松金作賓趙滔高第熊鄧宣賊黨舊

有才逃入困堅箐復糾裸夷劫掠茶山參將張應宗率官兵追擊陳哈巴自刎死并斬其子阿班獲有才妻子有才遁不獲賜聖訓於院司道府州縣各一篇令

諫民種樹畜牧也

詔邵縣選舉老農一人給以

八品頂戴充農官

詔有司設普濟堂收養無告

老人總督高其倬巡撫楊名時布政司李銜報銅斤

餘息并各鹽斤盈餘歸公充餉於是昔之囊橐者皆同

升諸公矣巡撫楊名時奏准民丁隨糧上納軍田糧重

難以隨納請令將無主影射軍田自首報墾攤抵最重

軍丁六月詔准黑白瓊三井設學各照小學例

取進八名設以定遠縣訓導駐黑井大姚縣訓導駐白
井姚州訓導駐瓊井

詔增各府州縣歲科試取

文童額數大學五名中學四名小學三名 開鎮沅府
按板等井威遠州抱母等井此等土井歷來俱盡土民
煎食原不辦課而威遠與內地近井旺價輕每斤不過
數釐順寧府白鹽額須價二分七八釐故每年照烟戶
派納鹽課而食威遠之鹽官民俱便至土官供食之外
不無利益以其井價最輕故所盈無幾然而運之者不
少往時巡撫佟毓秀曾遣其妾弟往彼體勘有委煎牟
利之意土知州刀光煥備言懸係夷民自煎自賣商販
自運自銷官不過問價輕利微聊資夷食若經官煎辦
則公私增費井價必貴而夷甘淡食此非遠民之福也
其人歸以告會佟撫免官遂罷其事至是開抱母井九
區香鹽等井十區設鹽課司大使一員其滇沅土府亦
向有土井按板恩耕等井共十一區出鹽較少於威遠
而其煎售相同爲利更窄故無圖之者今與抱母等井
一例歸公亦設鹽課司大使一員並屬威遠同知帶徵
開麗江府下井火須等井七區設鹽課大使一員此亦
舊有土井夷大自煎與相鄰之力些巴苴抹人怒人等
類換易柴枝雜糧以供用度井夷聊以營生諸種免於

淡食較之鍾威二處更不同矣今歸公後以煎糶之鹽
一半給甯作薪一半運府行銷而每百斤徵課銀二兩
二錢較之鍾威又不同矣 巡撫楊名時奏鹽漕充溢
民食有賴請加各井龍神封號奉 旨敕封靈源

普濟龍王 總督高其倬奏革直隸威遠州土官設撫
夷理餉同知先是方景明圍元江實普有才爲之謀主
及景明出降有才逃遁無蹤漏緝不獲於時知州劉洪
度游擊楊國華在威經理井務土官刀光煥接見閒偶
言及有才云此犯或逃入緬威人亦時有往種者我土
官不敢多事若有一檄見及便可以專屬密查矣等語

洪度等意光煥必將有才先匿後縱故知其緬而且
以圖功也因即以知情藏匿罪人具報參拏并籍其家
光煥械至省過一馬神廟入謁 關帝哭且拜曰我

無罪蒙冤死有日矣願神聖鑒察俾陷我之人亦弗良
死觀者皆爲嘆息於是裁省威遠州設撫夷理餉同知
以劉洪度爲之後刀光煥奉 旨安置江南省而

普有才終不獲也按威遠州濮洛嶺地洪武時開設新
增歸公商稅銀五千九百兩又增歸公稅銀六千一百
兩雲南稅課自明萬曆六年所上之數只課鈔一萬三
千七百六十四兩一錢五分五釐米麥九百四十四石

八斗八升八合五勺海貝五千七百六十九索至本
朝通省實徵商稅門攤酒醋鉛鐵海貝易銀麻布等項
各色課銀一萬四千八百一兩三錢五分七釐零故與
前時之數相上下也自經收官取羨而監臨官舉肥於
是溢額稅規生矣至是布政司李衛盡按而歸之公馬
則稅額充於前幾倍矣 秋嘉禾遍野歲大稔 清出
麗江府夷丁二千三百四十四丁 十一月昆明嵩明
宜良尋甸河陽路南同日地震 雲龍州知州李元英
卓異引 見奏滇省金場大旺留心攻挖每年可
獲金二三千金可以佐助軍國 詔督撫臣覆奏先

是永平縣有田二處忽產金沙爲楚豫人察知聞於宮
委李元英監督遂買其田挖採經年獲金四百餘兩而
遂絕至是引 見遠以爲奏而又夸言二三千遂

蒙下 詔問有無而督撫臣以多寡難預定卽承
平田沙亦屬偶然不如元英所言據實奏覆

三年乙巳正月 詔督撫會試鄉試主考揀選舊

科舉人分別知縣教職銜造冊送部候銓 總督高其
倬請築麗江府城舊爲土府無城雍正元年改土設流
至是始請築土城下基以石上蓋以瓦周四里高一丈
直隸威遠取准童生二名附元江府學考課 開元

江猛野土井并開普洱磨黑井猛野井二區磨黑井七區向來開煎俱聽夷人自便無有課款今始官煎每百斤賣價銀一兩六錢然除去役食器具薪本等費解收課項兩處之井九區共約鹽價五百餘兩而已瘠民肥役似可仍於舊貫者也 開古學銀場 總督高其倬巡撫楊名時奏免嵩明太和鄧川浪穹鶴慶騰越等府州縣應徵土軍丁銀兩共九百五丁 詔議敘進

藏官兵有差

十一月

詔天下地名姓名有同

至聖先師諱者改爲邱

讀作邱音

總督高其倬奏

參姚安府土同知高厚德仍請革襲高氏乃高秦祥之裔世居姚州歷元明以至 本朝皆授世職而元時爲總管明初始降同知傳至厚德以與土民爭訟左御十馬地營求事發被參革襲後奉 旨安置江南省

城

四年丙午正月

詔加解額三名永以爲例 總

督鄂爾泰委昆明知縣張任丈量老丁田科糧老丁田

卽諺所謂車水種秧撐船割穀之田也歲之豐凶與別

田不同惟是水之遲早大小以爲兆也先游擊周士元

請爲老丁田以繩圍估定畝數科租亦輕至是委昆明

縣知縣張任履畝清丈計畝科租仍照舊數作爲三分

以一分作正一分應公一分仍贖老丁雖租數原係仍
前然昔日之繩牽一畝而今爲弓行十畝者有之矣狙
公賦芋忽什伯焉是年水大無收催頭之桁楊敲撲鬻
貼妻子鬻鬻皆是矣 又委曲靖府通判徐德裕文勸
南寧縣馬廠墟田曲靖之水舊未有也因諸山水源合
流南出東有東山西有眞峰山東馬中爲草場舊稱荒
海水去以牧馬旣而馬廢不牧地墮開墾稍稍作圍未
甚也薄則悉額而徵之於是起圍遍於荒海而水之所
委無幾矣乃始歲歲爲潦民屯胥病且水甚或決圍則
墟田亦病矣爲病如此治之非難而有不能者官不肯
捐稍入之利民不欲舍已成之功規小利而害大事也
今圍田漸多辭而闕之濬如也又復額而徵之南寧水
淫之病其曷能已乎係躡不決君子惜之 總督鄂爾
泰奏請威遠添設經歷巡檢等官 一詔府州縣置
籍田立壇宇以祀先農每歲仲春致祭行耕籍禮 總
督鄂爾泰參茸露蓋州土知州安于蕃改置宣威州設
官治之安氏與烏撒同族皆火濟之後安効良二子其
爵襲烏撒土府其祿襲露蓋州土州于蕃其祿後也是
時曲靖府差役至舊州提人舊劍州官添人差協提法
役需索過甚與土目口角至土署喧嚷索見于蕃不出

差役自碎其牌以毀牌訴適知府張榮與土官他事不洽遂增飾其辭通報請參革襲治罪而以其所割地置宣威州且割霑益州旁近地以益之榮大失望未幾榮以侵盜錢糧擬辟安于蕃奉

旨安置江南張榮

獄禁十年而始得赦免回籍云

詔建忠義孝弟

祠於學宮之內又另建節孝祠俱春秋祭祀

詔

以四川之東川府改隸雲南省東川之名始於蒙詔元立東川路明洪武十四年蘇魯祖歸順授土知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叛改爲軍民府隸四川南道本朝康熙三十八年土知府病故子幼其族人爭立者

陰殺其子於是土婦竊氏大憾具文情願歸流川撫將

奏奉

旨令兩省會勘歸滇歸蜀何處爲便而滇

之當事以爲本蜀地無用更張是以仍歸四川改設流府然該府離滇省會城只六站而離川省會城則十七站簿書期會往返稽遲多所不便有尋甸州知州崔乃鑄建議謂應改隸滇省庶與尋甸錯壤之處彼此相安等語院司看是其言會總督高其倬謂制閩浙入

觀奏之至是奉

特旨改歸焉仍爲東川府

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柏守仁等是科成進士者劉瓚張坦李贊張奎傅爲時余應祥烏蒙土酋祿胤坤以

魯聞來奔烏蒙爲四川土府舊名寶地甸漢屬牂牁郡唐烏蠻仲由牟之裔阿統遷此至十一世孫烏蒙強甚因其名遂號爲烏蒙郡宋時柯柯爲烏蒙王元置烏撒路後爲軍民總管府改宣撫司陞烏撒烏蒙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改爲烏蒙府始隸雲南尋改歸四川本朝因之或曰烏蒙東川同一祖係常蓋夷人夫婦徙東川既有妊腹中時聞爭鬪聲乃孿生二子夷欲殺一留一未行婦遂負一子夜半渡江至烏蒙後二子長各據一方自爲雄長而亦日事爭殺如腹中之兆也雖俱姓祿而婚姻相通無禁吳逆反各土官皆靡然投附獨烏蒙土知府祿某堅守

欽頌印信急則抱匿山箐

始終不投僞命凡七年

天旅南征自蜀臨滇某

踴躍赴軍前聽効猶以土知府行事蕩平後奉職如故某死子鼎乾襲鼎乾柔弱不振酋目往往恣肆而其弟鼎坤爲最甚分管魯甸凶桀暴橫鄰境受其綁掠之害遠近稱之祿三官而不敢名迨鼎乾死子萬鍾幼甫及年鼎坤欲盡其嫂而奪之襲嫂不從眾亦不義其所爲未發也會有惡酋乃目素行不法川帥拘之未獲鼎坤給川帥以得一箇委可以擒至無難因卽給與安撫司割鼎坤反與乃目合率眾一二千人攻東川之巧家地

米糧備馬書諸處俱爲所殘而雲南尋甸武定俱爲戒嚴明年

皇上以東川府改隸滇省川督岳鍾琪

遂將土知府祿萬鍾題參請革職究審縱放兒酋祿鼎

坤綁擄抄掠等三十餘案然祿萬鍾猶孩提耳疏發摘

印官未到值冤山夷警烏蒙爲後路故爾遲遲但烏目

不平欲得鼎坤而甘心焉鼎坤懼率五百人而奔將從

披沙往建昌路投冤山賊方屯江濱東川汛兵遙詰從

何處來往何處去鼎坤告所以且曰雲南容我以魯甸

爲歸矣汛兵飛報至府時東川初歸滇轄前守周彬回

四川另補滇以馬龍州知州黃士傑道張允隨會勸疆

畧而劉起元先至聞報大喜立遣黃士傑渡江招之士

傑夜至鼎坤營相見結爲昆弟拈香立盟折箭設誓明

日鼎坤率壯丁并挈其二子萬富萬貴同士傑至東川

見起元禮待甚優劄委守備授以四品冠服并與朝珠

且撫萬富萬貴爲子而以萬貴令士傑子之皆衣之黃

金團蟒衣居然貴家子矣張道至歹補士傑稟其來故

並述劉鎮優禮狀張曰彼土目見上官豈宜踰越乎於

是設行臺使庭叩焉鼎坤退列四川安撫司銜具呈許

烏蒙府幕劉建隆及諸頭目人等語謂俱不肯向化歸

異詞也 總督鄂爾泰發兵伐四川烏蒙府并及鎮雄
州是時總督按臨黔省錄囚事竣將由大定威寧巡視
東川道中接劉鎮稟報亦喜先署鼎坤以都司發給劄
付又越三日總督至祿鼎坤投魯甸戶口冊并具呈一
紙如道呈總督乃令鼎坤作書與劉建隆令其勸麻萬
鍾歸滇且懼以禍福已而鼎坤呈送建隆回書曰建隆
年七十餘往承老府公之愛備歷艱危老府公抱忠完
節建隆區區懼藉以不負先府公承襲義不當去其
如一國三公紀綱頹廢會建隆有不良之疾痿躄至今
歸慶攝養以待天年不意先公去世少府穉年郡母使
命頻番且動以先世交誼提撫幼孤故凡建隆之所以
誦跽而至者義有不得辭而不圖三官之責我也三官
書云少府應齋印投滇抗而不來罪在於汝夫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在蜀在滇豈有分別但念烏蒙蜀郡少府
蜀員况蒙上憲題參印須候摘交送若使遵聽三官之
言攜投滇省則其跡似叛殆不可從建隆雖老悖固不
敢勸人以叛也又三官條言滇憲恩遇隆厚來者既加
德澤凡有血氣無不忻戴但少府與三官不同三官閒
散之人可以東西自由少府則川省有印土官不便徑
投別省自取大戾且如滇省亦以土官一旦攜印而投

於他省當亦演憲之不能容有者也然建隆已代少府
作稟申達川憲請示去訖倘蒙批准歸漢則星夜渡江
不敢少後謹佈腹心尙惟鑒諒等語書言如此固無大
舛當事意已稍解而鼎坤又密稟探得建隆主謀各路
聚集人馬已將蘇萬鍾送往鎮雄府其烏蒙印信交與
土官隴慶候收藏悉係其主文王之瑜與劉建隆逼同
商議意在不測適劉鎮遣子總過江行箚中爲飛矢所
中總督乃始檄調官兵未行間有前遣弁員探抄川箚
牌文一張內開冤山夷蠻不靖現在剿撫仰烏蒙郡守
速撥土兵三千名於山後各要隘把守毋使夷賊闖入
未便總督云彼處自有兵事不可以他端摸之遂命撤
檄中止劉鎮起元進見口大人威名豈遜岳公今以一
紙抄白未悉真僞之文使爾中止其事恐爲邊夷所侮
滇黔遍地苗獫心一內輕將來無所不至職竊以爲發
兵便不宜自斂其威力也總督是之遂檄調兵馬如初
議乃還會城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停需蓋大理兩
處鑄錢增雲南鑪四座臨安鑪五座 者樂甸長官司
正長官刀聯斗願繳印歸流 詔改爲恩樂縣設
流官仍賞聯斗九品頂戴者樂甸漢濮洛蠻地唐南詔
名者烏宋段氏爲阿契諸蠻所奪元爲蒙統蒙魯長官

司明刀氏內附授者樂甸長官司 本朝因之至是改
縣隸鎮沅府 總督鄂爾泰參革鎮沅府土知府刀瀚
改設流官先是以鎮沅該井歸公議三年定額至是委
大理府同知佟世蔭赴按板辦理井務時刀瀚先至候
迎適有土役本係漢人違令受責乘世蔭至互相喧嚷
謂土官擅責漢人世蔭詰瀚瀚以上知府責本門隸役
不論漢夷無干理法未肯受過是時井役江楚人多遂
砌列款跡告之世蔭世蔭據告通稟總督參疏請革卽
委威遠同知劉洪度摘印署理鎮瀚至省擬搶奪土人
生妻爲妾遣戍改鎮沅爲流府奉 旨刀瀚安置

江南按鎮沅舊名按板渡洛雜蠻所居原爲元江羅必
甸府南詔屬銀生府後爲金齒蠻所奪段氏莫能服元
憲宗時內附屬楚路改置按板寨屬元江路明洪武
時置鎮沅州永樂時陞府 本朝因之至是始改流官
於東川府置改會澤州初建於巧家營尋改附郭

識通文雲南漢夷田地不果行初總督鄂爾泰臨滇曲
靖府知府楊秘稟漢富民多隱田通以丈量陞糧可倍
而向來上下堅持藏富於民之說俱付不問今滇駐重
兵竄行協餉誠能清丈增科是亦經國理財之大政也
至是始發是議糧道張允隨具言滇省山多田少岩嵐

氣冷土性薄劣怯於陰潦是以穉短粒小比中州之穀
大較不如又糧賦而外一切雜派差徭俱從田出謂之
公件統而計之亦不下於中州正賦矣收糶而累繁苟
不田畝稍寬勢必逃亡轉徙然貧郭及平衍有泉之處
俱經丈過原無寬餘且有水衝山壓無從撥抵而不敷
者矣至於夷田奉文免丈以其山深箐冷益窘於收是
以加之寬政而山地代耕與古萊田不異且窮岩峻阪
斷莽荒榛之間所栽者蕎麥燕麥青稞毛稞皆苟於救
命之物歷古之所以不加勘丈者職此之故也雲南古
不毛地具盈千索便爲富家以銀而論未及百金而至
今猶稱富民曰有肥則其地可知矣竊以百姓之窮莫
窮於滇土地之瘠莫瘠於滇徭役之重莫重於滇況前
此類經喪亂平定以來蠲租之

詔類下民得稍

爲蘇息守土之官卽欲仰體 皇上聖心使百姓比

屋可封然而未逮也故吾以爲免其疆丈便當事以其
言愷摯乃止不行然趨事赴功已有如宜良縣知縣邢
恭先趙州知州徐樹閔率先開丈民雖未敢怨而亦不
能忘懷也

五年丁未執四川烏蒙府土知府祿萬鍾鎮雄府土知
府隴慶侯并劉建隆王之瑜及兩府酋目人等至滇總

督鄂爾泰具疏奏

聞戮王之瑜等於市建隆瘐死

祿萬鍾隴慶候俱奉

旨安置江南省正月滇黔

兵分道攻屯而進祿萬鍾懷印奔滇兵又攻鎮雄府隴
慶候亦孩提頭目欲抵禦其母祿氏曰吾家世忠義今
雖無罪安於氣數可也慶候遂逃豆沙關入蜀路也四
川摘印官方至滇兵亦迫及乃執祿萬鍾隴慶候劉建
隆王之瑜以行川員還蜀滇兵分投捕二府僉目一二
百名至滇交署按察使遠西道賈擴基審鞫於是以劉
建隆王之瑜爲叛首擬斬立決同叛僉百餘人俱論死
大抵皆祿鼎坤呈中所指之人也祿萬鍾聽人教唆未

減擬戍隴慶候藏匿罪人亦戍祿鼎坤前蜀中爲非亦
應遣戍以歸滇功准免仍給與守備職銜收効滇轅奉
旨祿萬鍾隴慶候安置江南餘依議

詔

以烏蒙鎮雄二府歸滇轄改土爲流 總督鄂爾泰清
出各衙門及書院官田一概歸公雲南省自道員而下
悉有官田蓋亂雜之餘官司自辦籽粒牛隻招民墾種
完賦收租如古公田然而且完納條銀並非估奪之民
業也至儒學教官需此尤急時總督方綜覈名實謂民
田不可以爲官據也乃取而盡歸之公於是永昌府梁
衍祚以其所徵昆明縣膳租上遂一併充公云 雲南

四川委員會勘疆界以紅石崖爲分址凡江外中甸江
內其宗喇普阿墩子等地方俱還滇轄而裏塘巴塘直
至查木道俱歸四川按此江內外地方俱係麗江府木
氏自以兵力取於蒙蕃者 皇朝初年木氏已世衰

中甸爲達賴喇嘛所佔而巴塘裏塘隨之及吳逆將反
又以其宗喇普至三巴東卡賂而查牙查木多隨之先
是滇督奏請中甸部議以江內外一併歸滇時適用兵
川督請事竣再議從之至是西藏安寧始委員會勘定
界址分轄如此 總督鄂爾泰請撥帑開水路達粵西
時以雲南之水可達黔粵江楚而人不加功遂失舟楫
之利以是庶司百職事澤起而言疏鑿矣土窮碧落下
及黃泉人人以爲禹益之功可以立就於是當事擇其
尤者先行之擬自阿迷州盤江達羅平州入達河逾陸
一百六十里至西隆州土黃地方復登舟至剝隘轉白
色達粵四左江奏請發帑開修從之數年卒不克成蓋
此水則群荆江其間險灘四五十處夷民之壩水而資
灌者亦四五百處又紆迴曲折雖千盤而行不數里且
平常水淺淺耳枯枝猶膠及時雨旣至百川灌河則滔
滔建瓴若萬仞之源自天而下雖鐵船亦碎矣昔漢光
武時群荆大姓龍傳董尹氏奉貢京師皆陸至廣南乃

繇水道入番禺江此卽今繇割隘白邑至廣東之水路也假令廣南以上之水可以行卽當時已行之矣往聞委員開修時所費甚鉅而夫役之死於歷者死於瘴者死於病者殆以萬計而不止而死於溺者亦時有之

欽差刑部侍郎黃炳審理巡撫楊名時任內事件臨安府知府栗爾璋廣南府知府潘允敏俱解任楊名時革職治罪以朱綱代之雲南布政司常德壽議民間欺隱地許諸邑人等指首丈出餘田卽給首人充賞總督許之雲南田畝雖弓口微寬而隱墾甚少惟夷田素未行文未免有餘而漢人之黠者又善魚肉夷民故此議一行百姓騷然不寧於是寧州知府姚應鶴又議

丈出夷田一畝折銀一兩充賞田給本主陞科亦苛政也幸不久德壽罷官去此法漸廢闕不行民以得安

移鶴慶府通判於維西設維西營駐兵一千名以參將統之維西卽爲習向緣麗江吳逆亦不曾送與蒙番舊防汎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把守至是始設參將營而移通判管民亦備監散也設劍川州州判一員駐中甸中甸本麗江地自有事西藏以來凡滇之駝輪期會皆以中甸是由因滇蜀之分未定也故僅委州判一員在甸督收青稞以及墾務稅課并僱募烏喇等事先和

曲州知州范鴻鈞羅招民開墾山地苦寒而又無水卒不能成所招墾民俱孑然一身雖只二三十人亦大都丐食不歸而死後祝宏楊正輔遂俱罷墾至是西藏平界址定乃設州判一員駐之與維西俱改隸鶴慶府
奏設東川等新設府州縣學校并取進童生額數府十
名州縣八名

六年戊申正月鎮沅夷民噪變殺署府事威遠同知劉洪度總督鄂爾泰遣副將張應宗討誅之鎮沅土官刀瀚參革委洪度署府事夷民既苦漢法繫委洪度又方信用頗張私謂丈量雖未遽行而歸流新府田土宜清故山陬水澁寸寸而稽之且諭二月爲期照敵上價論限不上入官變賣又洪度不修廉隅不飭僕隸暴虐夷庶甚至沿路索夫兼要折貼水火夫供應上下先納班錢肯送薪炭菜蔬亦有費用冤憤難堪激發思變冬時於箐林中宰羊歃血飲酒訂盟有楚人知之密首洪度以爲妄逐之其人復言之杖既而令各役於封印後習練鏢弩俟新正開印閱操正月初間運軍器於府內外者不少俱以府操爲名十七日夜洪度方與親友爲葉子戲忽有人叩宅門隔者側戶扇問之曰回話明日來言未畢而揮刀殺之矣外譁甚火光起洪度急滅燈

而賊已入無少長盡殺之惟留廚人一名蓋凡遇夷人
送供應來者每憐而欲食之識其恩故得不死而導之
行時洪度逃入馬廐蹲於廐傍之梅樹下明日賊登屋
四望見之呼其黨曰老劉在矣乃相率往擒之又取酒
一壘熾炭一鑪鍋一口刀砧數事列於燬閣下須臾擁
洪度立於堂中洪度出懷中印曰汝等不過要印可取
去賊曰印也要命也要命有一人持白梃從後擊仆之
眾賊褫其衣剖其胸壞其心肝而燬食之食畢乃斂署
內數十屍爲一處焚之於圍門口舉洪度屍曰官也以
兩桌合而焚之庭後尙存一股得入棺也署外亦焚數
十屍爲墩堆防兵素魚肉夷故殺死幾盡兵妻只有王
德遠之妻張氏義不受辱抱三歲兒赴火死時張守備
某查訊他出把總何遇奇爲賊所執而井官王廷柏游
擊楊國華俱奔景東飛報至省總督遣副將張應宗率
兵往討刀瀚之母命孫刀輔宸齋印迎接於軍前兵至
鎮沅賊首刀如珍等皆說仇憤已洩情願受縛就誅張
將乃獲百餘人旋還鎮後有人言威遠黑獐衣素同謀
爲變乃復遣總兵孫洪本往征之威遠人懼匿箐中洪
本發礮火擊殺之母慮數千人洪本旋即抱病死事聞
贈卹洪度戮刀如珍於市 總督鄂爾泰奏報陸涼州

馬廠新墾成田請丈量陞賦先是高種者控疏中漕澤
當年水至及害民田親行勘卹悔憾感病已欲廢之會
移制浙閩去各屬以其志在爲民可當遺愛因循茸治
之是年水災遲撤多有收知州祖良範遂請踏丈科糧
鄂督大嘉卽委新興州知州吳士鯉覆勘土銀驗報不
特水次寸寸皆田卽匝水之山亦稜稜可地也乃併山
水而行丈以科之蓋爲條賦千有七百餘兩卽令傍近
居民承墾自此年年水溢鳧鴈皆啖荇藻而夏稅秋糧
終不能間諸水濱也至若山石碑礮不可以耕與望洋
而嘆者同矣民逃官累將安所底止乃祖吳二牧俱以
幹濟陞亦俱以瘴癘死哀哉

詔旌王德遠妻張

氏建立坊表 新增歸公稅銀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五

兩三錢一分四釐零 總督鄂爾泰題報各處溢額銀

歸公 總督鄂爾泰巡撫沈廷正奏准烟瘴及新設各

官分別三年五年保題陞用 威遠夷獮黑老胖等結

連鎮沅餘賊聚眾肆掠焚燬盛倉總督鄂爾泰檄參將

邱名揚率兵追剿斬擒三百餘人招撫千餘戶遂平之

新平江外土目白得同阿達烏圖糾賊仇殺攻逼縣

城總督遣游擊李化龍率兵逐之乃遁初白得有女美

兒土縣丞楊昌祚弟昌鳳以勢娶之而奴視白得得憤

甚乃糾眾欲殺鳳適鳳在縣乃焚其居奪女以歸後以
他家有白得遣官擒捕不獲而以死覆故提案亦聲明
死矣至是乘威遠鎮沅之變糾同阿達烏圖聚眾數千
聲言報仇直逼縣治參將楊國華率兵禦之白得大言
曰我白得也汝等何以死誣我國華以其人眾未使輕
進對壘相持久之知縣黃開銓單騎入其營諭以大義
白得感動明日移營去國華尾追行稍及而白得已渡
江矣方造飯食軍上馬揚鞭拱手而去時總督聞報遣
標營游擊李化龍援應行二日至通海兵足趺劣不能
前留養三日及達新平而白得去矣遂歸又一年白得
就撫因彙入刀如珍案改其名爲柏疊取臨沅鎮標安
置至十五年茶山變始杖斃之 茶山莽芝夷人蘇布
朋等爲變總督鄂爾泰遣副將張應宗參將邱名揚率
兵討之莽芝產茶商販踐更敢發往往舍於茶戶有江
西客淫蘇布朋之妻事露蘇布朋殺江西客而割髮辯
傳示諸商於是諸商以被盜劫殺聞且言是檄檣壩舍
目力正彥指使正彥素有富名謂其由於盜也故議并
捕之張應宗聞其事由初於正彥無與遂具相機剿撫
一稟而與決意進剿原意不符幾蹈叵測之禍已而得
解兵至莽芝蘇布朋遁匿慢了慢五諸窩泥寨守備李

定海追捕至倚邦攸樂及江內各山夷人聚眾進圍官軍定海連戰兩晝夜退至慢岡賊自山箐衝截官軍把總王朝選被害明年正月始獲蘇布朋諸寨皆平

參將邱名揚擒刀正彥於猛臘誅之刀正彥車里宣慰司刀金寶之叔也傳聞其欲奪襲又曾戴盛受賀今且爲窩泥主使正彥逃至九龍江外邱名揚遣游擊雷應萬赴椒壩擒捕明年追至猛臘擒解省城與蘇布朋等并案論死

詔於貢士生員內選舉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文藝可觀者送部引見

東川知府黃士傑報法夏土酋祿天佑負固不法總督遣兵剿之祿天祐狡黠特甚素與烏蒙構爭尤於祿鼎坤以詐力相勝川督索之急乃以暴死報十餘年匿法夏不出會鼎坤奔滇與士傑善時有廠客於花椒園被賊地於法夏近坤疑是天祐子所爲設士傑請兵討之伏誅其族黨祿世豪亦大惡同時被獲與鼎坤婚姻親因滅等論

詔贈卹進藏死亡將士并兵丁家口

欽差副

都御史杭奕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任蘭枝勘定安南界址以開化馬白小賭呪河爲界北邊外地四十里皆賞之安南屬有都竜廠產銀銅頗旺盛與開化近江楚奸徒往往挾詐懲惡官司至是當事欲興問罪之師

方在具奏請旨聞文武急公之員踴躍鼓舞皆思滅此而後朝食矣鶴慶鎮總兵張維祖謂安南多象非獅不破此可以人力爲也乃造一獅於教場高一丈餘大數圍列板爲基縛竹爲表而蒙以繪布中空可容四五人各持花礮從口放出八輪旋行磊然大物孩孺見之咋而嬉經月餘始盡飲差至請試演之以爲樂而駕獅者不戒輪未百轉而花礮內逆獅人破腹而出鬚眉皆廢矣越月使者奉詔往安南賞國王黎維禔以邊地四千里且諭之曰十餘年皇上念安南屢世恭順不忍加兵况四千里之地在內在外並無分別

皇上天地覆載之恩亙古未有向使雲貴總督奏請動兵之時天威震怒准其所奏則此時尙能

安寢乎嗣後宜加倍虔敬永矢忠誠於是黎維禔君臣頓首泣涕感戴天恩於永永無極矣城東川府以經歷駐巧家營典史駐者海待補則補俱設巡檢總兵遣副將郭壽域率兵五百人捕土婦祿氏不獲殲於米貼總督遣總兵張耀祖剿之先是祿鼎坤與祿永孝有仇故呈內亦列其名并捕之而其妻祿氏猶在米貼也主讞者以永孝於烏蒙本案略無沾及而重以鼎坤之故不欲開之乃別坐以兇亡收嫂並擬絞爰書

上當事遣援剿協副將往捕祿氏郭壽域素持重且知木貼地險故於外暫屯欲探確而入乃忽有差持檄督之壽域卽拔營進既至寂無人惟永孝門首有一婦人言曰我男子放歸矣令人擒之忽不見因入室搜之亦無有時漸昏黑壽域遂結營於米貼至三更羣夷呼噪而至盡殲之幸而不死者僅甘姓步兵一名耳報至總督遣總兵張耀祖率兵進剿又檄黔將哈元生由烏蒙過江至川屬雷波地方搜捕洎耀祖至立沈命法在者殺去者殺婦孺殺小有鬻首之女子不殺苟稍持志節亦殺矣漢人妻而有兒者則其夫又必以漢奸殺而其殺又各不同鑿顛批面剝手截足剗腹抽腸活絀生竿極千古未有之慘酷凡三萬餘人其有先匿深箐令擬投出者聞而知不免奮身崖壑以死又數千餘血肉淋漓掛於樹石聞者五十里不止哈元生在雷波以用帥彈壓未敢縱恣然而祿氏終未獲也越數日米貼人殺盡祿氏乃自出至省自繼於獄張耀祖哈元生俱以功敘陞是時改米貼爲永善縣降鎮雄府爲鎮雄州隸烏蒙府總督鄂爾泰調兵協剿廣西入達儂苗總督鄂爾泰請開墾田事例以銀折墾上庫所捐生監吏員至通運及州縣正官止加捐者越班先用

詔

內外文武大小諸臣各保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者俱給領印文自齋赴部引

見

詔內府建造

福瀛益農龍王像二軀輦送至瀛總督鄂爾泰巡撫沈廷正立御龍寺於九龍池以奉之九泉所出匯而成池故名九龍池又名翠海俗呼菜海子昔沐氏名之曰柳營比之汧渭之間寺爲石巡撫文晟祠堂所改舊有石舟作舫齋停水中廢變亦久矣然後知峴山片石之爲貴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 萬壽節彩雲見總督

鄂爾泰奏

聞賜雲南文武大小官員各加一級

七年己酉正月開化鎮總兵南天祥自查木道領兵回

雲南五年六月西藏鳴隆阿拉布巴等殺康濟黎披羅

爾執仇職聞

詔川陝大糧柱藏安頓雲南近藏

令開化總兵南天祥領兵駐守查木道至是西藏平乃

回兵 三月願 世祖章皇帝御製人臣做心錄

於督撫司道等官 檄檣瑞夷酋李阿先等又爲變燒

汛房人民驚散提督郝玉麟親往撫平之刀正彥之擒

也其罪未明而所設汛兵不無欺擾故李阿先等復起

爲變營房燒燬成兵皆逃夷民亦皆駭散適提督郝玉

麟在省議欲提兵親往總督以小夷不足煩大師玉麟

曰茶山之民驚於風鶴渺此子遺豈有他變吾知不靖

者惟李阿先幾人耳然亦烏知其不有以激之使然也
若遣將弁恐致殘民乃親隨壯丁三百餘人而去既至
知首犯已伏冥誅卽下令其諸羽黨一概不問又聞汛
兵及居民俱逃在南掌國地方乃以所存房屋逐一點
驗封識一戶自爲一戶籍以記之遺糧至南掌招之兵
民聞風麋集各認其舊居至有不失七箸者凡夷民一
萬二千三百戶有奇爲男女數萬名口事聞上皇
上偉其功擢爲兩廣總督亦於是年始舉子總督鄂
爾泰奏設橄欖州於茶山橄欖壩城址俱定復撤不行
橄欖壩地雖肥饒烟瘴甲於茶山土人至春夏交亦必
多病當事委員率工匠至彼經理城址方定官役死殆
盡乃廢去而移於彼樂山頭拔地千尺而又無水屢築
屢圯三年不成官役之死又千餘人卒廢之總督鄂
爾泰奏設普洱府以彼樂設同知思茅設通判隸之普
洱於明洪武十四年土酋那直歸附末年那崑據之
本朝順治十六年那酋叛伏誅編隸元江府康熙二年
以元江通判駐之其車里十二版納仍屬宣慰司後以
半歸通判徵納羣夷以路遠每倍蓰折交爭先恐後通
判養廉六河修濬皆資其羨也防兵數十人安閒無事
稱樂郊者數十年至是因茶山姦殺之事醞釀滋蔓化

爲腫瘡於是所屬普洱等處六大茶山及橄欖壩江內六版納地地既廣遠隔普洱且二千里乃仍令宣慰司歲納糧銀於彼樂支給駐將官兵又裁移通判於思茅專管稅課又設普洱沅威鎮駐普洱府蓋文武之設於斯爲盛矣向使得人而用之則與內地之通都大邑亦何異哉 總督鄂爾泰奏設總茶店於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產茶向係商民在彼地坐放收發各販於普洱上納稅課轉行由來久矣至是以商民盤剝生事議設總茶店以籠其利權於是通判朱繡上議將新舊商民悉行驅逐逗遛復入者俱枷責押回其茶令茶戶盡數運至總店領給價值私相買賣者罪之稽查嚴密民甚難堪又商販先價後茶通融得濟官民交易緩急不通且茶山之於思茅自數十里至千餘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費繁多輕載重秤又所雜免然則百斤之價得半而止矣若夫遠戶經月往來小貨零星無幾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歸小民生計之計只有此茶不以爲資又以爲累何況文官責之以貢茶武官挾之以生息則截其根緒其山是亦事之出於莫可如何者也 閏七月趙州知州徐樹閔報溲醴泉二總督鄂爾泰奏 閏趙州報至委浪穹縣知縣

張垣勘驗覆稱是地沮洳舊名玉女潭小龍王廟則似
泉有泉源或已涸而今復出是否醴泉未敢臆斷且俱
涓涓細水自無長流又田地較出水處高四五丈斷不
足資灌溉可以引水成田陞科裕賦之說竊恐遺累異
時不能附會於是僅以祥瑞言之 秋八月舉行鄉試
中式楊名揚等五十九名是科成進士者楊名揚李學
周樊仲琇高揚靈韓苗良材江徵珉 總督鄂爾泰奏
設大關通判屬烏蒙府彝良州同威信州判俱隸鎮雄
州 南掌國人進家總督鄂爾泰奏送於 朝老撾夷
佩雕瓜爲飾故名相傳卽古越裳氏明永樂三年入貢
始置老撾軍民宣慰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
八百界北至車里界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省城
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身及眉目皆點繡花其長一丈
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
所至有定處曰等眼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其國人稱
極導曰天旺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纒掌蓋老撾屬部
地之最荒遠者纒掌卽南掌亦曰藍掌夷音無正字也
先是茶山有變兵民逃入南掌者頗多事平而歸俱無
恙當事賞賚之亦厚至是遣人持緬文至擇雲南掌島
孫小的嘎哩嘎撒必稟大老爺下小的們是外邊夷人

在先兩次有兵百姓們到我地方上他們遭難的人我們都是好好待承的去了大老爺兩次賞我們綢緞布疋東西我們地方苦寒沒有的出產有象二隻送大老爺轉交 天朝罷元江府知府遲維璽據實稟報當事以欠恭敬令維璽酌定款式而行時有千總陳綸係武舉工書頗通文理乃與素來行走阿瓦通曉緬文之人商議編蒲爲表而以金葉書之并原來之叭花先六目卽令陳綸伴送之入省當事亦以外國使臣待之將奏送入京而其二象追死乃以部購已至之象抵解馬

皇上詔賞筵宴一天賞緞綢紗羅綾錦八十疋

頭目通事各緞綢絹布有差以後准五年一次朝貢按叭管兵花管糧先管役猶內地里保催三頭役也 總

督鄂爾泰奏裁定邊縣以地歸蒙化府 請設東蒙雄

威鎮總兵官以劉起元爲之駐劄烏蒙府裁援剿協

詔雲南貴州總督兼制廣西鄂爾泰奏設馳馬驛

遞一十五站 詔賞給各標鎮協營銀兩營運生

息以濟兵丁吉凶之費 欽奉 諭旨凡營運生

息不許佔礙民人產業商賈殖然二端而外亦無別

營而雲南共領庫銀十一萬九千兩荒遠窮僻之區更

難措置質庫莊田已屬萬不得已乃有參將梁彪倡議

將景東府土官陶氏園田原爲漢人管業者查明年分
遠近分別二折三折以至六折不等勒限盡數回贖歸
營收租作息條稟當事檄掌印同知徐樹閔勸諭民情
何似樹閔以民情十分欣願具覆事行而小康之戶衰
落矣又普洱一切茶山放茶生息兵役催呼不得寧息
激發之由率伏於此司其出納者可不深加之意乎

總督鄂爾泰奏移大理府通判駐彌渡以原設巡檢駐
白崖 總督鄂爾泰奏置開化府附郭文山縣設知縣
典史裁去通判經歷 總督鄂爾泰奏增鑄外耗錢文
解送外省錢文自此而始 總督鄂爾泰奏徵卑塊浙
澤鉛課 設普洱府學以元江訓導分訓取進童生八
名 總督鄂爾泰委員查勘十八寨布詔等處田畝令
見業主變賣歸公雲南夷地其未歸化也悉是夷田小
有動作無非叛產自 皇朝平定以來百年於此卽

無是叛非叛而胥爲民業久矣而又何爲變乎傳券
契於先世納貢賦於 朝廷卽欲變諸烏得而變諸往
不知創說於何人揚其波者署廣西府永北同知汪巽
是也巽曰田且多不究隱變之宜也已而知府周琛入
覲歸捧檄而嘆曰布詔變價胥彌勒可變也浸假
而胥廣西胥雲南將何者不應變乎故遲遲不遽行於

是武定府同知王元烈據臂而起曰此則職之所能也
因是遂專檄委之元烈精銳刻覈既至集諸有田者而
訊其所從來無慮一二千戶俱係契買乃先稽其原價
而籍之田戶初不知所謂則贏絀其值亦或有焉元烈
越日復召令齎契以來爲之核對同者如契上價贏者
照贏而輸絀者杖之而沒其田若稍置辨三木隨之於
民間二三萬兩之業田而歸公却不止於二三萬元烈
遂以能吏名而陞敘矣時聞以此而失業破家者頗不
少云

八年庚戌巡撫張允隨題請修築普洱府城攸樂城思
茅城 總督鄂爾泰請築維西中甸阿墩子浪滄江其
宗喇普奔子欄格等城皆築土爲之 詔部揀選

舉人進士引

見候

旨發往雲南學習試

用

詔聖南壬子科鄉試每十名廣額一名

免本年通省額徵地丁銀十分之七

總督鄂爾

泰疏 昆明海口六河水利滇池水口久爲土石所填

則不暢流泊之者撈其淺斯已矣而議者輒欲其大鑿
鎖口之山以洩全池之水毋論崇巖疊嶂斷不能開卽
使五丁神力鑿而開矣又安得更有周迴三百里之區
而貯此水乎勢將胥安寧富民而魚鼈之矣方是時當

事銳於治功水利道黃土傑昆陽州知州臧珊皆有幹濟名狹小前人制度舉張立道贖思丁而更張之以求悅當事之心於是棄各子河而導之以出口總入下灘也諸子河之沙石不入池中而水口不壅矣殊不知大雨時行千山之水全下順受子河尚多潰溢而无欲以一橫河欄截之乎且河身由下邇上其將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乎動及公銀幾萬橫河傍田被滄者無數有怨憤被壓無遺而自縊殉之者亦有痛憾之深而毀裂賊牧衣冠者未幾雨集一夜而橫水平長堤傾水仍分流諸子河而司事者猶以功成流暢報也 總督鄂爾泰

請於舊維摩州築邱北城設節宗州州同駐其地 總

督鄂爾泰請設分巡遼東道駐劄尋甸 欽頒飭

訓府州縣條規 詔挑選壯健資給 驗看發

往陝西軍前聽用雲南選得九十人送京發陝無有汰

歸者以較他省爲勝也 七月阿迷州 文廟成彩雲

見大雨後日暈氣雲四圍有青紅黃色有司以慶雲報

因遂奏 閏越二日又見亦雨後也 八月烏蒙

賊孽祿萬福叛殺總兵劉起元游擊劉昆馬秉倫等力

戰死之官弁被殺甚多總督鄂爾泰調滇黔漢土官兵剿平之先是祿鼎坤犯事以魯甸奔滇當事受之連攻

烏家鎮雄皆歸漢鞞鼎坤給守備銜効力督轅以忠勇
奏薦奉 旨召見未有成命其子萬福卽萬富先

同鼎坤來而起元撫爲子後與其弟萬貴俱在省城鼎
坤具呈於總督請照泗城岑土官回本籍例將萬福萬
貴歸魯甸安業批布政司議張允隨察其奸乃覆泗城
事出自 皇上特恩不便引以爲例且鼎坤父子

安置省城奉准部議不聽歸應將所請之處毋庸議亦
經批允銷案矣不知何時潛去烏家上下俱不知也是
年春鼎坤未明密薦之事意甚快快既行至果子園其
子及頭目數十人來送別密約在烏探伺尙有不虔卽
乘機爲變則我歸有口矣約定而行至京已荷

聖恩賞資優渥又授爲歸德營參將抵任受事訖而萬
福等尙不知之會總兵劉起元素貪冒殘忍先與知府
陸世宣仁暴不合譖之調大理府去世宣去而後來者
無不與之俱矣夷民之馬上者官索之中者兵需之不
幸而妻女可觀無不鬻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輪抽以
爲過稅舊時營日向來自貴今見工匠務須下馬遲則
捶楚加之大關通判劉鎮寶丈量田地苛刻爲能教授
李焜管督城工迂疎繁碎於是遠近夷民皆無生之氣
有死之心遂陰與萬福等合謀適是月十八日爲起元

壽辰各村寨夷目俱以慶壽爲名於飼馬草中暗藏兵器捆載入城排比已定起元於時張筵數日萬福亦以養子侍至二十五日黎明城中譁外有數千人圍城而萬福等密引蠻賊亦至劉起元乘羸逃游擊馬秉倫等皆巷戰死夷賊先使人守前任陸世宣碑亭曰吾恩主之名在焉敢有損傷者死乃獲劉鎮寶掌其頰與之杖夷其足加之械曰田地皆吾世業汝何見而丈量之折罰之諸刑皆汝之慣施於百姓者故令徧嘗之忽一年少揮刃斷其頭於械上曰此人凶惡疾死爲宜耳鎮寶弟病啞少年亦欲殺之眾賊曰此啞吧不爲惡姑免之遂釋去李焜知不能免坐於堂賊入而殺之同時被殺者候補知縣樂枝大司獄陳天錫而劉起元逃至荔枝河爲賊追而殺之割其首以去其他死者尙多大關魯甸一帶悉爲賊踞魯甸巡檢某聞變具文申報而死此事五日而達於省此巡檢所報也而後以未定存亡不入植案可哀矣督憲事繁不暇親行乃檄安龍鎮總兵哈元生中軍副將魏春國統兵分道進剿提督張耀祖駐空山策應 九月烏賊掠永善縣吞都土舍木谷四哥乘豐殺阿興土千戶安永長而縣民素感知縣杜思賢恩思賢因公在省縣民皆相戒勿從賊以無負縣公

故永善獨全鎮雄州土目亦擬蠢動故土府龍慶侯母
蘇氏馳諭各寨解散賊黨故鎮雄亦全東川久爲流府
漢夷相安自招製之法行而知府黃士傑頗袒墾戶侵
佔熟田夷民怨甚東川屬夷者海田多與霑益鄰阿汪
地廣而接尋甸土婦小安氏善撫夷庶其子良宰方弱
冠以例爲監生烏變將作潛糾良宰告之安氏氏曰果
爾總督必親征我以眾從之可以立功無爲助人作賊
也迨魏有國奉檄統東川兵進剿屯於江濱烏賊復有
糾良宰者又以告母氏曰魏將屯江邊賊安能來乎旣
而烏國爲知府羅得彥所邀撤兵入城百姓恐并寨而
守東西釋駭烏國疑有變以兵擊之百姓僉恐者海之
人遂起而爲亂是夜殺墾戶二千餘家婦孺俱盡良宰
亦受烏賊之招而率眾助逆安氏不能禁矣賊圍東川
聲息俱絕烏國在城茫然無一策又以在途被祿羅明
斫傷之瘡增劇益爲難支羅明本鼎坤從弟與鼎坤同
惡初亦擬戍終以鼎坤故免之萬福之變願隨征爲鄉
導乃令隨烏國騎駿騾將抵東川有國恐其逸也因易
與一馬令其騎而隨羅明以其愛是騾而奪也心大恨
將至巧家地拔刀剖左股透戟入內方寸衛者劉羅明
如鸞有國遂止不進羅得彥來視傷因邀之入城以養

病以固圍也賊雖圍城而散聚倏忽當賊解去乃遣人
出報而提督近在空山不赴救直至總督有文始分兵
往亦嬰城守耳時並檄楚姚鎮總兵官謙往援於路風
聞水井竹箐一帶俱有伏賊故隨路藉詰撫馭而行用
以潛銷其餘想是亦兵家處女脫兔之說也而譏者以
爲恇怯不前及至崇禛言言門闕而入祿初臨客也奉
扁聽之主人耳蓋堅守不出魏張先之矣而僅官祿之
罪哉二十一日哈元生至得勝坡有賊拒敵敗退明日
行夷目黑寡連前似有進犯意元生伴擒挾烏槍在傍
卽發機而殺之元生亦抽矢而射已死矣然黑寡威寧
土目非烏蒙賊也兵旣會集搜捕各寨東川路通解祖
援兵亦出東川城舉肥擇尤而漢婦之貽累於其夫者
又不少矣總督乃以他過參革其職官祿獨坐以恇怯
閉城下獄論死 十月初八日哈元生同副將徐成貞
進兵至以那遇賊元生與成貞夾擊敗之遂由稻田壩
回過松林直抵烏蒙府 十一月游擊王先領兵渡江
至魯甸適遇元生游巡兵爲夷賊圍困內外夾擊破之
時川兵已抵豆沙關鎮雄參將韓勳亦進抵代烏關接
應川兵偵知大關賊眾乃分三路奪其寨柵諸賊奔潰
大關遂平韓勳進兵至永善阿元生檄副將剿涼山約

至永善會合時四川游擊王谷宰領兵亦至縣城永善固無賊自三路兵至而城墟矣元生攻破鼠屯獲東蒙鎮印信鄂爾泰令徐成貞署理隨捕擒賊首祿萬福等武定營參將南天章亦捕獲東川賊黨祿良珍等東蒙悉平時祿鼎坤亦從河南枷鎖解到滇省究訊得實與其子萬福萬貴並賊黨等俱伏誅軍功陞賞有差魏爾國報陞總兵卽從東川還省道卒當事哀之令接印土任畢而後發喪

欽賜祭葬贈卹廕一子入監讀書 藤條江外三猛邊界猛弄寨長白氏內附納之建水州知州祝宏申據白氏緬文云該寨係老撮所屬州

相隔遠輸納不便積廩內附計寨民一百九十戶年納戶口款銀四十四兩秋糧一十石并繳方銅印一顆大篆宣慰司印亦不知何時何處所給者也 總督鄂爾泰題設昆陽州水利州同一員駐海口定歲修銀二百兩又題復歲修松華壩并盤龍金汁寶象海源馬料六河諸堤岸開壩銀八百兩此項歲修銀兩惟海口二百兩是新增八百兩原有而康熙四十五年總督貝和諾奏裁者也 總督鄂爾泰奏定公件令百姓隨糧上納以充百官養廉雲南邊省向來一切公事俱係百姓攤應頭役人等指一派十勢不能免初巡撫楊名時核實

數目令有司照徵辦公以免侵派之弊而輕重且多未均蓋於昆明之五塘誠便而統行於他處則又有偏枯之病矣至是鄆督取而重核其數照徵彙解分給養廉大路秋糧一石上納公件自四錢以至二三錢不等養廉則自按察司三千六百兩以至巡典六十兩不等尙有旁及提鎮六百八百者約公件十二萬餘兩幾與正賦等至景東元謀有於款費均徭之外重徵公件者此俗所稱一兔兩皮所當亟爲刪除者也

九年辛亥總督鄂爾泰疏請永善縣黃草坪通蜀敘州水道烏蒙地方苦寒荒瘠產米無多不敷兵食故疏濬此水善運然道路悠遠水灘險長其運費每三四倍於米價云是卽金沙下流之一截若以迂迴達於近省而論尙止十分之一耳而謂雲南可資川米以利民者其亦未之思矣

詔卹贈烏蒙死事文武官劉昆劉鎮寶馬秉倫梁枝大李焜陳天錫楊天階等有差優卹陣亡戰士

詔旌表烈婦劉昆妻張氏姜吳氏楊

天階妻聞氏陳國政妻李氏陳天錫妻張氏俱入節孝祠游擊劉昆戰死妻張氏抽刀願兩女易璋可璋曰我爲命婦汝爲宦女義不可辱揮淚而刃之謂姜吳氏曰汝可無死當撫孤以存劉氏矣吳泣曰願同死子不能

願也授子於婢而自殺其婢保其子於豺虎中亦獲全
守備楊天階戰死於阿堡戶妻聞氏先令二女自縊而
後自刎千總陳國政妻李氏賊方圍城即同二女俱自
縊司獄陳天錫妻張氏與夫同死於難 巡撫張允隨
請建東川府鎮雄州大關魯甸等城 詔改烏蒙
府爲昭通府設附郭恩安縣設同知駐大關移通判駐
魯甸 昭通田生赤盡食稻葉有羣鴉食之盡昭東救
地不種自生總督鄂爾泰據所報奏之好妨害稼穡山
鴉喜食之五穀在地不種自生曰穉生穉音呂而滇人
呼作柳音蓋兵亂失敗遺種在地復出耳 詔副

將馮鸞領兵駐查木道仍令革職張耀祖軍前協辦効
力先是查木道原駐滇兵一千後議秦寧駐兵二千已
足遙應兩藏遂撤回至是以馬腊奏稱查木道通藏要
路與滇相近故仍遣兵一千駐劄 詔雲南另設

局鑄錢十萬千文俟陝西委員運領赴秦行用陝西省
向來行錢最高每錢一千文需銀一兩二錢零錢青綠
中而皆足陌且器皿用鐵多故無毀錢製器之事是以
錢亦常存愈加精美至是布政司楊祕以陝西錢少請
雲南歲鑄錢十萬串運陝西行用從之雲南奉

旨設局於東川府就湯丹銅便出鑄錢文陝西委官前

來三撥運去路既水陸並險每多損失脚費重大及至陝西而價已一兩二錢不止且雲南沙水俱多匠役手拙錢色不黃亮磨銼又多燥澀市里交易多不用之發給營站悉屬強受於是督撫於次年卽便咨題免鑄而雲南陝西俱多糜費矣 永昌府報緬甸木邦來內附已而無之先是康熙六十一年永昌府知府林世俊誤聽流棍虛談謂木邦欲背緬甸內附稟報至省當事以爲然頗遣人至彼偵探虛實緬甸疑發八都督兵至木邦而木邦初未嘗有內附心也緬廉知非實乃已至是又言緬甸木邦並欲內附鎮府逢迎上聞當事亦遽信之木邦近水得信遂早乃閉關索客將漢人在彼爲棉花商客者悉行驅逐出關且將棉花一項永禁不賣漢地并令嗣後勿種棉花以絕漢人交易窺視之端於是雲南布縷絲絮之用窘矣以是知經國之猷少一不慎而民生無不受其害者故事雖不果而亦必書之也

孟連夷酋刀派夷納募迺場銀總督鄂爾泰據奏奉

旨半收以昭柔遠至意孟連由姚關東南行十九

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良東爲車里西爲木邦蠻名哈

瓦傑悍好劫明正統中始內附及 本朝不事勒遠未

與授職其地募迺銀場旺盛三十餘年故漢人絡繹而

往馬先是署總督張文煥遣轅下官去意有所在刀曾
設等限而見之且席之地如待下屬禮又縛數人於前
斬之以示威各與以酒各給銀一餅曰好歸毋再來也
差歸陳狀文煥遂不復言募迺矣至是願納募迺廠銀
六百兩鄂爾泰奏之奉 旨孟連地處極邊貢納

廠銀六百兩爲數大多著減半收以昭柔遠至意 編

審實在定額民丁一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丁屯丁
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七丁滋生民丁四萬一千三百三
十六丁屯丁一萬七百六十四丁 總督鄂爾泰請設
奇兵營於尋甸從之康熙二十四年設援剿兩協左協

駐尋甸右協駐羅平極得控制之道雍正六年裁去兵

苦飄蓬而征調亦較前失便今以尋甸要隘復設奇兵
營撥督撫標兵一千名充之 總督鄂爾泰請以臨安

之新平縣改隸元江府 總督鄂爾泰請以元江營仍

歸臨安元江鎮轄先是元江爲協鎮雍正七年改協爲

營隸普元鎮至是仍歸臨元舊轄是時前後改易甚多
不勝書亦無關緊要但使兵士習勞免懈耳 裁曲靖

通判設元江府通判駐他郎并移元江營守備駐防設

姚州州判駐普湖南安州州判駐舊砮嘉縣 以攸樂
夷人每年認完烏得井土鹽銀二十兩定爲正課 通

雲南通志 卷十七 頁

省司道府應州縣正佐雜職等官爲總督鄂爾泰公建書院於五華山麓自題曰西林書舍將行奏之奉

旨以原賜鄂爾泰古今圖書集成六業編五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共一萬卷五百二十函五千一十八本存貯其中以廣遠士學識歷象彙編計乾象歲功歷法庶徵四典方輿彙編計坤輿職方山川邊裔四典明倫彙編計皇極宮闈官常家範交誼氏族人事閭媛八典博物彙編計藝術神異禽蟲草木四典理學彙編計經籍學行文學字學四典經濟彙編計選舉權衡食貨禮儀樂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

十年壬子

詔直省建立書院每年

賜給

銀一千兩以供師生膏火飲膳之費雲南自館穀歸公復司道量捐應用而往往不繼又是年鄉舉無得雋者遂致曠廢今

聖恩遍布不以僻陋遺棄勵志之士當思有報矣

署總督高其倬題請遣官往四川買

米以濟昭通兵食

閏五月署總督高其倬請招募農

民資給送昭通每戶撥田二十畝借發牛種開墾爲業

此猶蒙氏之人給田雙也

巡撫張允隨請建築昭通

府城

是年實在成熟民沐田地十萬九千七百三十

二頃七十三畝二分五釐零成熟屯田地八千六百五

十七頃二十一畝六釐零 七八九十年續增額外稅銀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兩八錢六分六釐零 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龔亮等六十五名是科成進士者陳世烈龔瀚蘇霖潤徐昌祖 運省鹽課正額銀共銀二十七萬八千三十九兩七分正額盈餘共銀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五釐額外盈餘共銀二萬五千六十一兩七錢六釐運省稅課原額新增續增額外歸公等款共銀七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兩五錢三分八釐零 姚安府知府臧珊承委修理河道議毀南壩士民不從奔控督撫止之時總督鄂爾泰臨行奏請動用變價歸公銀兩修理河道臧珊先以爲水利同知尙未宣力今願竭力承修以盡未盡之職因許而委之臧珊善心計能猷爲強力有幹雖物議不允亦堅忍必行利益之事無問人已至是以金太等河尾有沙衍成田之請許以二千兩助工珊託形家李某言壩不利於省城毀之居民自富按南壩在城南十里元襄興赤建明總兵沐璘巡撫鄭容發石水利最鉅五百年於此矣茲聞欲毀羣相惶懼至擬擡燒李某有家居御史陳瓚勸諭此事尙未的抑或非上司之意是宜呈告爲先豈可冒昧干罪乎於是士民具呈署總督高其倬巡撫張允隨同

至河干勸諭親諭止之民心乃安 茶山土千戶刀興
國叛署總督高其倬調兵征之茶山於彼樂設同知思
茅設通判而鞭長不及處仍以土目刀興國爲土千戶
有所征斂則願氣行事唯唯百諾靡反脣也兵差絡繹
於途酒不待熟雞不及成蛋且三分一枚矣而署總兵
李宗膺方旌節行邊囊橐之餘陶鑄踞蹠夷歌四起已
矢好音乃普洱府知府佟世廕有志過山聚糧三月遂
召興國而告之興國免冠頓首曰總督風行草偃民力
已竭似未能連奉後車請待之明年夷人例不肯賣一
兒女茶又歸官借貸路絕惟犴牛圈豕以爲貢獻之地
耳世廕不然而斥逐之悍吏碎其胡而起顧冠冠已鄰
之外方欲就胡牀坐門卒踢去之興國乃大怒褻其補
服曰死耳烏用此爲科頭跣足上馬徑行感慨號眾而
盟仍約弗劫庫勿破城但以得殺二人爲徇無他望也
時李以奉 旨降授參將之員而仍請署督標中
軍副將已准佟又題陞雲南糧道部文亦到因相率聯
鑣上省圖揜激變跡刀興國方率眾往普知已起行因
於路遇解火藥弁兵劫之而圍思茅通判朱繡被困經
三四月兵不出戰賊不進攻以是各無傷也 署總督
高其倬參奏李宗膺佟世廕革職拿問時署攸樂同知

郭倫被瘴給假在郡具文令伊兄親齋至省遞報世應
留其文曰我爲伏投可也竟匿不以聞旣而高督知之
問其故曰已遣役分投甫出寓館門失足墮菜海子文
書水浸破爛不堪俟另取到再投耳高督嘆曰文官愛
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愛錢雲南豈能太平乎遂飛章
參奏激變之由則未之及也後李忠頸瘡大如斗日令
人以棒槌數千百下乃始小快不逾時又須槌矣如此
幾兩月而死佟擬棄毀官文書于碾軍機坐絞監候
十一年癸丑新平土目楊昌奉糾眾叛圍新平縣殺揚
武臨巡檢丁珏昌奉土縣丞昌祚之弟素行不軌至是
聞曹思變亦糾眾起事昌祚密告知縣官應兆應兆呼
昌奉面問昌奉曰好官在上豈敢作亂乎應兆遂坦然
不疑上官行文密查亦以此應然越日卽殺揚武巡檢
而圍新平縣矣於是迺合曹思騷擾青龍太平等廠石
屏岩巖易門昆陽皆震動各處堵禦戒嚴已而由江外
往鎮元江適方景明自江南戍所逃歸與之合提督
蔡成貴自大理統兵往茶山剿賊擒刀與國斬之時刀
與國解思茅圍至攸樂劫營不勝而回聞提督兵至乃
入山避之爲游巡兵所獲斬於軍前其黨悉力伐茶樹
塞鹽井而逃提督駐莽芝元江土人白倭泥叛殺他

郎甸土民殆盡署總督高其倬調臨元鎮總兵董芳剿之元江有黑白倭泥二種白者賤漢人歎之益甚至是乘釁作亂殺田主汛兵無一免者嗣夙憤也董芳至駐元江與知府祝宏不和彼此交譖而宏自請爲總統高督破例從之然宏非洪濟才後難以薦陞糧道卒用此敗論死 普思新平賊合攻元江總兵楊國華參將哈元生游擊胡大勇等兵眾彙集賊乃徐退夷賊據山厯險是其所長若居平地則躡捷或反逼於兵也是時賊在羊街子爲平地或云楊國華等苟能踞山據勢不速下臨城中立列陣出擊然後從高突戰其勝機在我矣乃計不出此而聽登山策策而去楊昌奉大書調笑之餘於路蓋自殺柏守備王千總而後視將弁蔑如耳從此兵力不張賊心亦懈不必其剿撫不必其撫而已告蕩平矣然終亦得械數十百人而歸楊昌奉於十三年六月以出首劫事不死餘財斬於市是役也官兵死傷最多亦無賞卹 景東府掌印同知徐樹閔請設試院調考鎮元普洱等邊生童遠近皆使從之

十二年甲寅布政司陳宏謀檄行府州縣添設義學有差

詔雲南建設鑄局鼓鑄錢文解京議設局於廣西府歲鑄錢三十六萬餘由土黃水路歷剝隘白色

至楚解京然土黃之水終屬難行不得不兼陸運而錢
文終不能如京鑄似不若仍由黔蜀徑解銅斤赴京之
爲愈也 署總督高其倬發兵赴黔協剿古北苗

十三年乙卯

詔免本年應徵地丁銀兩

詔總督尹繼善仍管雲貴兩省軍務廣西昭舊歸兩廣
總督節制總督尹繼善通調鎮標協營兵赴黔援剿

秋八月舉行鄉試中式彭呂等五十九名 十月十二

日

遣詔到滇官民哭臨於五華山 皇上御極

乾隆元年丙辰正月二十四日接邸抄奉

上諭

朕聞之元后作民父母朕實代

天以子民督撫

大臣又代朕以子民均有父母斯民之任者也爲治之
道莫切於愛民其餘一切察吏理財明刑禁暴特教養
中之餘事耳其本歸於愛民而已矣天以愛民之責畀
朕天下之人皆以朕必能愛民而民或失所民其何望
朕以愛民之責分寄督撫大臣亦以督撫大臣之不體
朕心以宜德意卽朕之不能答 天心以恤民依

也爾督撫能知愛民之爲稱職始不負朕委任之心他
若錢糧不敢侵欺請託不敢假借弊竇不容毫髮羨餘
不隱分釐此不過一端一事之才能以矯飾夫外貌又
安足取副封疆重寄哉夫朕一人之心思不能周知天

下之利弊故有賴於督撫督撫一人之耳目不能遍悉地方之情形故有資於良有司是又在有司之各愛其民而仍借督撫之倡率鼓勵之耳設督撫之於有司舉動不當棄取失宜其害不在於有司仍在於百姓彼有司之中實心爲民不規小效所謂安靜之吏細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督撫將無以爲迂拙而罷之至於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此則拂人性逆人情者督撫將無以爲幹濟而舉之如此則吾民失其所依怙朕何賴焉蓋治天下者在於治天下之心心必使民氣和暢民情豫順快然知有井里之可安恬然知有室家之可樂斯爲無象之太平間實被其澤此必直省中息事寧人安全休養道在於優游馴至而非可取必於旦夕間也朕每與諸王大臣及督撫大吏經理庶績必寬之歲時無事乎督責之嚴程期之迫誠以欲速則不達久道乃化成也况郡縣長吏其才力遠不逮於諸大臣欲以責效數月其年間此中萬無速化之理亦惟有迎合意旨塗飾觀聽冀以博才能之名登報最之牘而民不堪命矣夫移風易俗邗隆之上理也然必漸民於仁摩民以義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倘爲督撫者一有移風易俗之見存之於心宣之於口朕知

不但不能移風易俗而風俗且受其弊何者不知因民
之利而日事驅民之術勢必更張成法煩擾地方爲吾
民之苦他如獻祥瑞報羨餘匿水旱奏開墾改土歸流
更隸州縣所云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其
不以此也歟卽據河南一省論之田文鏡匿報災荒於
前王士俊浮報墾田於後小民其何以堪各省督撫大
吏其當自省其有不務實心實政而邀近功小利者必
滌慮洗心董率僚屬與其天良以爲民勸務底教大成
務之治特論